

古文觀止

言文對照



廣益書局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再版

文言古文觀止 對照

洋裝四冊一冊價四角（外埠郵費另加）

譯者 陸文昭

校勘者 潘裕章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南京 南昌
廣州 漢口
長沙 開封
北平

重慶 成都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標點評註
古文對照
古文觀止 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辨頭引一語括窮字起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

一句說窮詩人多窮下詳寫詩非能窮人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

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

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述古今詩人作意慕焉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梅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一語點正引出聖俞予友梅聖俞，點出少以蔭補爲吏，累擢進士，輒抑於

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進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

業。辟書，聘書也。爲人佐，如作幕賓之類。點出遭遇正寫其窮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

經二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點出文章爲詩作陪引然時

無賢慙，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

於詩尤多。方正點出詩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之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

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設此

正駕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魏李相發論明合郎應盡懸極妍亦復感慨無既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

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

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精出作序意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

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並舊所藏，掇摛入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所組

集籍

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言于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故于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惘然不盡

【評語】「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爲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挫，一往情深。「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一段，尤突兀爭奇。

【白話】吾聽見世人所說的詩人得意的少，窮困的多；那豈是真的這樣麼？大約在世上所傳的詩，多出在古時窮人的說話啊。大凡士人蘊藏他所有的學問，卻不能施行在世上的，多自己喜歡放浪在山巔水邊的外面，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形狀，往往探他的奇怪，心裏有憂思感憤的鬱積，他興起在怨刺方面，拿來說羈臣寡婦的所歎息，卻是寫人情的所難講，大約愈加窮困，詩便愈加加工。這樣看來，那麼不是詩的能夠窮人，大約是窮了才能工正啊！我的朋友梅聖俞，少時因家祖上的庇蔭，補了一個小小的官吏，屢次放進工

常不得意在主司方面，窮困在州縣的，共總有十多年；現在年紀五十，還受了聘書，做人家的幕賓，抑鬱他舊積的才能，不能夠大大的發見在事業方面。他的故鄉在宛陵，小時就學詩，從做童子的時候，所作的詩，已能驚他的長老；既經長大，研究那六經仁義的學說。他所做的文章，簡潔古雅純粹，不求苟且也合在世上；世上的人，也只知道他的詩罷了；然而當時不論賢愚的人，說到做詩的必要求教聖俞，聖俞也自己拿這不得志的意思，喜歡在詩上面發揮他，所以他生平所做的，在詩最多。世上既是知道他了，卻是沒有荐舉他到朝上的。以前王文康公曾經見了嘆息道：「二百年來，沒有這種著作了！」雖知他這樣的深，也到底不能荐舉啊！如果使他幸而能夠用在朝廷上面，做了雅頌，拿來唱和吟詠大宋的功德，獻進到清廟去，追隨商周魯頌的著作，豈不是偉大的事業麼？怎樣使他的到老不能得志，卻做窮困的人，詩就不過發揮在蟲魚物類，羈旅憂愁感嘆的說話；世人不過喜歡他詩的工正，不知道他的窮困長久，并且將要老啊，豈不是可惜呢？聖俞所做的詩，既多，不肯自己收拾他的內姪兒謝景初，恐怕他的多了容易散失啊，拿他從洛陽到吳興以來所做的詩，分列做十卷。吾曾經喜歡聖俞的詩，卻怕不能夠完全得他；現在卻驀然喜歡謝氏的能夠替他分類排列啊，就做了一篇序，把他寶藏。這後來的十五年，聖俞患了疾病，死在京師，吾既經痛哭他，替他做篇墓誌銘；因此又在他的家裏，尋得他的遺稿一千多篇，和那舊時所藏的，探他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分做十五卷。嗚呼！吾在聖俞的詩論，得已很詳細了，所以不再說了。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先自謂往事提出學琴送楊了意在是夫琴之爲技小矣，折頌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

羽

商

操絃驟作，忽然變之。

聲以

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

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

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

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聽從嬖之讒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二罪投河，死，屈原楚懷

王臣被放作離騷。傳影形容連作三四疊，乃諷歎得意之筆。

喜怒哀樂，動人必深。

二句爲下轉筆。

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

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

必如此寫方不

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

其澀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

寫琴至

子友楊君

于入揚

好學有文，累以進士

舉，不得志。及從廢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

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

以久乎！

三句總攝幽憂

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

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

在琴也。止借琴以觀其幽憂耳。

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一結

【評語】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正欲爲楊子解其鬱

鬱耳。文能移情，此爲得之。

【白話】吾曾經有幽憂的病，退下來閒居，不能醫治啊！後來學琴在友人孫道滋處，學習宮商的聲音，和幾隻歌

曲，隔了長久，覺得很快活地，不知道自己的有病在身啊。想那琴的技藝小極了，等到了這極點，大的做宮商

小的做羽音；按了弦線，驟然彈起，忽然的聲隨情變；辭音急的，很悽慘的急促；緩的，很舒暢的清和。像山崩石裂，和那大風大雨的夜裏到啊，像怨夫寡婦的嘆息，和那雌雄雍雍和穆的互相嗚叫啊。他的憂深思遠，便是舜和文王的遺音啊；這悲感憂愁感憤，便是孤子伯奇，忠臣屈原的所歎息啊。喜怒哀樂的情緒，感動人家必定深刻，卻是那純厚古雅淡泊，和那堯舜三代時候的說話。孔子的文章，易經的憂思，詩經的怨恨諷刺，沒有兩樣。他能夠聽在耳裏，應在手上，拿他和順的發揮他的湮沒憂鬱寫他的幽思雅懷，那麼在感人的方面，也有至道在這上面呢。我的朋友楊君，喜歡研究學問，能夠做文章，屢次去攻進士，不能得意，等到靠了祖上的庇廕，做官在劍浦，小小的地方，在東南幾千里外面，這是他的心確有不平的地方，並且少時又多疾病，卻是南方少名醫良藥，風俗飲食，一切兩樣，拿多了多病的身體，和不平的心思，住在風俗不同，衛生不宜的地方，這怎能夠鬱鬱的支持長久呢！然而要平他的心，拿來養他的病，在這琴上面也着實可以得一點益呢！所以吾做一篇琴說，拿來送他的行，並且邀了道滋，酌一杯酒，進一隻琴，拿來做臨別的紀念。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

知之矣。

莊宗姓朱，耶名存勳，先世唐昭宗，性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有唐滅，梁自立，號後唐。先作德，梁感其得失四字，是一篇開端。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

而告之曰：「梁，吾仇也。」

朱溫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篡封梁王，克移唐祚。

燕王，吾所立。

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為尚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

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

契丹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

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

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收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

少牢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凱，軍勝之樂。以上敘事。方其係燕父子之組，守光之

開德賊伐燕守光曰侯晉，王至魏合晉王至而擒之。函梁君臣之首，晉兵人梁，梁主友貞請燕東騎曰李氏，晉世仇，理難降之。梁可斷晉首，燕並泣，試梁子因自殺，以木匣盛其首也。入於太廟，還矢先王

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一段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

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

也！一段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復作，意雖神，亦出。正意，應繼人事。書曰：「滿

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引書作漸，應。皆首釋字。故方其盛也，舉天

下之豪傑如能與之爭，又一段，揭仍用方其字妙。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伶人樂工也，莊

宗立晉律，戎將自傳約，獨與僉人共戲于庭，後為僉人難從，所賦。又一說，抑仍用及其字妙。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

哉！結出正意，慨想獨遠。

【評語】起手一段，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為頡頏。

【白話】咳，衰喪興亡的道理，雖說是天命，難道也不是人事麼？推考莊宗的所以得天下和他所以失天下的道理，可以知道了。世上說晉王臨終的時候，拿三枝箭賜莊宗，並且告訴他道：「梁國是吾的仇敵啊，燕王是我

親手扶立的，契丹和吾約做兄弟，卻是背了吾，去歸附梁國。這三件事情，是吾的遺恨啊。給你三枝箭，你切莫

忘記你父親的志向。」莊宗受了箭，藏在宗廟裏邊。後來每逢出兵，便差了一個人，拿一隻羊到宗廟裏去禱

告請這三枝箭，背了在前面先行，等到凱旋的時候，仍舊歸到宗廟裏。當他拿燕王父子把繩來縛了，拿梁國君臣的頭藏在木匣裏，獻到太廟，還先王的箭，敬告成功。這時意氣的豪俊，可以說是雄壯了。等到仇敵已滅，天下已定，只有一個人，夜裏起來一喊，擾亂的人，四面響應，倉倉皇皇的東面逃走，沒有見賊人，却是士卒已經離散。君和臣只有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還到那裏去。竟至於向天罰咒，斷下頭髮，眼淚吊下來，溼了衣襟。這時候是何等的衰頹呢！豈是得天下艱難，却反是失天下容易麼？或者照他成敗的陳迹，都在人自己做的。怎樣麼？書經上道：「驕傲遭禍殃，謙虛受福祿。」憂戚勞苦，可以興國，寫意安樂，可以傷身。一這是自然的道理。啊！所以當他盛的時候，普天下的豪傑不能夠和他爭雄；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伶人能夠圍困他，弄得身體死亡，國家分滅，被天下人譏笑。想那禍患常伏在細微的事情，却是智勇多困在他所有的嗜好，這豈單是伶人的事情呢！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提此特與極力分出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先標二擊語是宦者爲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宦者之害二轉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宦者之害二轉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

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宦者之害三轉

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

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宦者之害四轉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

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謂入其種類，盡殺以快天

下之心而後已。宦者之害五轉此有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照前自

一總兜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放寬一步正是

打緊一步履義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持頭髮而去之可也。以深切著明可不痛哉

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樞密謀宦官宦者體劉子進等乃

立太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與樞密謀宦官宦者體劉子進等乃

子發【評語】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層次，轉折不窮，只是「深於女禍者」一句，名論卓然，

可爲千古龜鑑。

【白話】從古太監亂人的國家，他的禍患比女色的禍還利害。太監的害處，不單是一樁事情啊。因爲他的用事，

常在左右親近習狎，他的心思專一隱忍，能够拿小善合人家的意思，小信固人家的心意，使得做人主的必定信任并且親近他等這君主已經信任然後拿禍福來恐懼人家，把持一切政權，這時候雖有忠臣賢士在

朝廷上面，却是人主心裏，以爲離自己疏遠，不如太監的起居飲食前後左右的親近，並且來得可靠啊。所以前後左右人的日漸親近，便忠臣賢士日漸疏遠，却是人主的勢日漸孤立，勢孤便怕禍的心，一天一天的利害，却是把持政權的一天一天的穩固，安逸危險，出在他的喜怒禍殃患難，伏在帷慢宮門裏，那以前所說可靠的，却就是現在所以爲禍的原因啊。到了禍患已深，方才覺悟想和疏遠的臣子計算，除去左右親近的人，緩一點麼，便培養禍患，爲害益深！快一點麼，便換了人主，拿來做押頭！這時雖有聖智，也不能替他計劃。計劃了却是不能做，做了却是不能成功，到了極點，便是兩敗俱傷，所以禍患大一點，便亡了國家，次一點，便亡了身體。却是使得一般奸雄可以借了題目，起來做事，進來捕捉太監的一黨，完全殺却，拿來快天下的人心。才能這是以前史上所載太監的禍患，常常這樣的，不是一代了！想那做人主的人，也並不是想養禍在裏面去疏遠忠臣賢士在外面，大約也是慢慢積成，在勢上使得不得不這樣的。那女色的禍患，不幸不能覺悟，便禍殃臨頭了，設使他一旦覺悟，提了頭髮，可以把他驅逐的啊。但是宦官的禍患，雖要想悔，却是在形勢上有不能把他驅逐啊！以前唐昭宗的事情，就是這樣了。所以說：「太監的禍患比女禍深的緣故。」就在這上面呢。怎麼不應當戒懼呢！

相州裴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富貴歸故鄉，那的常盡而歸何榮如之，更以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履夜

行謙知之者盡歸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

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爲炊。

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笑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日從君，終饑死不能留，遂去。

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

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

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歷數世盛衰，波何等痛切。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

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數句收拾前文，概起下意。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相也。公相去人也，州

在今河南彰德府，屬安陽縣。伏句。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

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二句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

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魏字子實，臣一段。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

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高牙車輪之牙，大纛車上羽葆，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

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

哉！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見其於季子買臣處。公在至和中，至和仁宗年號。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度來治相，是當貸而歸也。乃作畫

錦之堂於後園。題點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爲榮。故能出入將相，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夷平時險處難一節爲一致也。至於臨大事，決大

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公在諫，以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爲相，勳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

魏大事云云。此段所稱皆以實事初無虛美。

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

照前勅金石播聲詩二句

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

榮也。一篇結次只二語筆力千鈞。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

也。於是乎書。

指出作

【評語】魏公永叔豈皆以畫錦爲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爲

相，永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即畫錦堂記，以永叔之藻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

之文章。

【白話】做官到了將相，富貴還到故鄉，這是人情的所榮耀，也是今昔的所同啊。大約士子在窮的時候，困厄在

鄉里，常人和孺子都能够輕視他，並且欺侮他，像蘇秦的被他嫂子不拿禮節待遇，朱買臣被他的妻子拋棄，

一天坐了高車駿馬，旌旗在前面引導，騎卒在後面擁護，路上兩旁的人互相並肩舉足，一面望一面歎息。這

時那所謂庸夫愚婦的人，東奔西走，嚇得汗出，羞恥慚愧，俯伏地下，拿來自己懊悔告罪在車塵馬足的中間，

這是一個士子得意。在當時那意氣的雄盛，古人比他著錦衣一樣的榮耀。只有大丞相魏國公却不是這樣，

他是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世代有好的德行，做當時的有名公卿。從公少時，已中了高高的科舉，做個大官，

海內的士子聞風下拜，想仰望丰采的，大約也有多年了。所說將相和富貴，都是公所應受的，向來有的，不像

那窮陋的人，僥倖得志在一時，出乎庸夫愚婦的不料，拿來驚嚇并且誇耀他啊。那麼高牙大纛，不足以做公

的榮耀三公的命圭和禮服，不足以做公的貴顯，只有恩德普及百姓，功業立在國家，刻在鐘鼎碑碣，頌揚在

樂章，拿來光耀後世，一直傳到無窮，這是公的志向，却是士子也拿這件事情希求望公的，豈止浮誇一時和

石上，拿來給相州人民。他的言論，拿恩怨分明，誇張名譽，算是鄙陋；因為不拿以前人所誇耀的算榮華，以為應當警戒；在這上面，可以見得公的對於富貴是怎樣了！却是他的志向，豈是容易測度呢！所以能够出將入相，替國家服務，平時和患難，完全一樣。至於臨了大事，決斷大議，垂了衣帶，執了手版，不動一點聲色，却能把天下治理得像泰山一般的鞏固，可以算是一身關國家安危的臣子了！他的大功盛業，所以刻在彝鼎，和譜在樂章的，是國家的光輝，不單是鄉里的榮耀啊。吾雖不能登公的堂，也僥倖曾經私下誦讀公所做的詩了；快活公的志向，能够成功，却是喜歡為天下的人講啊，所以做這篇記。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

滁

滁在淮東，時公守是州。

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

始飲而甘，明初至滁未暇知水甘也。只此句意味含蓄。

問諸滁人，得於州

南百步之近。

出其處。

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

上階一

下則幽谷，竊然而深藏。

階一

中有清

泉，滃

滃上

然而仰出。

出泉

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

再階

往遊其間。

出亭：以上敘亭之景，皆滁之勝。末帶與滁人句為下文發論張本。

歷代

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

五代梁唐晉漢周也。諱論忽開一驚結構。

東門之外，遂以平滁。

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就平滁州出天下之平一

往深情是龍門得意之筆。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

升數。

周主柴世宗征淮南，唐人恐泉南暉、姚鳳逼保清流關，在滁州西南，世宗命匡

修嘗考其山川

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

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上聲 官韻一
等不窮 餘也

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就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

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再往一尋 虛神不盡

今澗今澗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

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

養生息，涵煦許於百年之深也！

師漢上之功德是爲豐樂之所由來此作
數以跌宕方落到此句文致生動不迫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

又愛其俗之安閒。

應舟車商
賈數句

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澗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春

而蔭喬木，夏

風霜冰雪，刻露清秀，

始題於露清爽
秀出。秋冬

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

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

點出題而應題
餘人往來遊

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

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結出作三意應
轉休養生息句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

遂書以名其亭焉。

收極端莊
鄭重絕妙

【評語】作記遊文，卻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之

柳州諸記，是爲過之。

【白話】修既治澗的明年，到了夏天，方才飲澗水覺得甘美。問澗人泉水的地方，才尋著在州南百步的遠近，他

的上面有高山聳然的特立，下面有深谷窈然的深藏，中間有個清泉瀟然的向上流出，上下左右的觀察，看

看得很快活。那麼就通泉鑿石開闢地，築個亭子，卻和澗人往來遊息在這中間。考這澗州在五代戰爭

的時候，是用武的地呢；以前太祖皇帝曾經用周兵破李景的兵十五萬在清流山下，活捉他的將官皇甫暉、姚鳳在滁州東門的外面，就此平定滁州。修曾經考他的山川，尋他的圖記，升到高地去望清流，關想求暉、鳳被擒的地方，終究不能得着。因為當時的父老，沒有一個存在的，大約天下的太平長久了，大家也不記得了。從唐朝政治不修，天下分裂，豪傑同時崛起，爭奪地方，彼此看同敵國的，怎能細算。到宋朝受了天命，聖人出來，卻是四海統一，向來靠了險要地方的，現在都削除消磨。這百年的中間，彼此絕不相聞的，只見山高水清，想問他的事情，卻是遺老已經死亡盡了！現在滁州介在江淮的中間，舟車而買四方賓客的所不到，百姓不見外面的事情，卻安逸在種田衣食方面，拿來樂生送死，卻是那裏知道上面的功德，休養生息，覆育在百年的長久啊。修的來到這裏，喜歡這地方僻靜，并且事情簡單，又愛他的風俗安閒，既經得着這個泉，在山谷中間，就天天和滁人舉頭望山，低頭聽泉，拾取幽雅的芬芳，蔭庇在高大的木的下面，到了秋冬的時候，山形峭刻呈露，更覺清爽秀美，四時的景緻沒有不可愛。又幸這裏的百姓快活他年歲，則豐盛，卻喜歡和我游散啊。因此照了這裏的山川，說他風俗的敦厚，使百姓知道，所以能夠安然享受這豐年快樂的緣故，幸而生在太平的時候啊。想那宣傳上面的恩德，拿來和百姓共同快樂，是刺史的事情啊。就此做了這篇記，拿來定這亭子的名稱。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

除

皆山也。

滁州名在淮東。一也。字領起下文許多也。字

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

從山阜出。西南諸峯

望之蔚

長

然而深秀者，

琅琊也。

從諸峯阜出。琅琊

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

殘

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

醜

泉也。從山

出泉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出亭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出作亭之人名

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出名亭之人名曰樂云太守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

故自號曰醉翁也。接手白注名亭之意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

心而寓之酒也。接手又白破名亭之意一若夫日出而林霏開，明雲歸而巖穴暝，晦晦明變化者，

山間之朝暮也。朝暮野芳發而幽香，春佳木秀而繁陰，夏風霜高潔，秋水落而石出者，

山間之四時也。四時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又池收朝暮四時申出樂字起下文數樂字

至於二字貫下段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於上僂僂提攜，僂僂不往來而不

絕者，深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深也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洌清山肴野蔌，適之雜

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先記設入並次宴酣之樂，非絲非竹；二句貫下段射者中，投奕者勝，圍觥

籌交錯，觥酒器坐起而喧嘩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記衆賓自慙已

而二字貫下段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歸時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

禽鳥樂也。歸後景然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

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刻畫以語從前許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

守也。

續出作也

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續出作記姓名

【評語】通篇共用二十個也字，逐層脫卸，逐步頓跌，句句是記山水，卻句句是記亭，句句是記太守，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創調也。

【白話】滁州的四面都是山，他的西南諸峯，林壑尤其好看；望上去樹木很茂盛，并且深秀的，就是琅琊山。沿了山走六七里，漸聽得潺潺的水聲，却是瀉出在兩峰中間的，就是醴泉。山峯回環，路也跟了旋轉，有個亭子，像鳥兒張翼的一般，靠在泉上的，就是醉翁亭。築亭的是那一個，就是山上和尙的智仙。題他名的是那一個，就是太守自己。說的太守和客人到這裏來飲酒，稍爲飲一點酒，便要吃醉，却是年紀又最大，所以自稱醉翁呢。醉翁的本意不在酒，在乎山水的中間。山水的快樂，有得在心，却是寄寓在酒上呢。至於那太陽出來，林中的霧露散開，白雲歸來，山中的巖穴黑暗，忽暗忽亮，變化無窮的，是山間的朝暮呢。野裏芳草發生有幽雅的清芬，佳木高秀有繁盛的山樹蔭，風霜高潔，水落石出的是山間的四時呢。朝晨去，夜裏歸來，四時的景緻不同，却是快活也沒有窮盡呢。至於那背東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行走的人，休息在樹下，前面的人喊，後面的人應，曲背提攜，在路上往來不絕的，是滁人游散呢。靠了溪去捉魚，溪水深，魚身肥，釀這泉水做酒，泉水香，酒味清，山裏的看饌野裏的蔬菜，夾夾雜雜在前面，而陳列的，是太守的請酒呢。宴飲的快樂，沒有絲的聲音，也沒有竹的聲音，投壺的中了，圍棋的勝了，酒杯酒籌，雜亂交錯，有的坐有的起，聲音喧嘩的，是衆賓客的快樂呢。蒼蒼的面色，雪白的頭髮，倒在中間的，是太守喫醉呢。停了一刻，夕陽在山，人的影兒零散雜亂，是太守歸去，賓客跟了一同走呢。樹林陰沈沈的，遮蔽鳥的鳴聲，上上下下，是游人歸去，那禽鳥快樂呢。然而禽鳥知道山林的快樂，却不知道人的快樂，人家知道跟太守游散的快樂，却不知道太守的快樂，他們的快樂呢，醉了能和他們一同快樂，醉了能把文章來記述的，是太守呢。太守說那一個是廬陵地方的歐陽修呢。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先出聲字悚然而聽之。聽字領起下文曰：「異哉！」初淅瀝以

瀟颯，轉入聲。含風雨句。忽奔騰而砰湃，澎湃，波濤句。含如波濤夜驚，喻風雨驟至。二其觸於物也，鏗鏘

錚錚，停金鐵皆鳴，含壯嚴二句。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銜枚所以止

月皎潔，明河在天，是方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是觀不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

乎來哉？併童子語翻出秋聲二字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色其容清明，天高日

晶，晶，晶光也。其容實其氣慄冽，透人肌骨；其氣其意蕭條，山川寂寥；其意故其為聲也，淒淒切

切呼號奮發，從其色其容其氣其意喚出其聲豐草綠縹，肉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二句草拂之而色變，

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實為秋聲已畢夫秋，刑官也，可謂為秋於時為

陰，以二氣言又兵象也，主肅殺於行為金，以五行言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鄭欽酒禮云天地

天之於物，春生秋實，實字會既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商聲屬金先夷則為七月

之律，夷則七月律名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注四句。此段又細寫秋之為義戮也，物過盛而當殺。注四句。此段又細寫秋之為義

法刷無餘下乃從秋轉發悲意

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

草木無情而人有情無情者尚有時而飄零，况有情者乎。四句起下數層，是作賦本意。

百憂感其

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

人之秋非一時也。

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

人或有時非秋而秋，又欲秋自秋也。

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黧

衣。

然墨者爲星星。

朱顏忽而變枯，髮黑忽而變白，猶草木之綠而變黃，蒼而變白也。

奈何

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

若欲任其憂思，必此身爲金石而後可也。奈何非金石而欲與草木爭一日之榮乎。

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

秋聲？

念此草木星星乃憂思所致，是自爲戕賊耳。亦何恨乎天地自有之秋聲哉。始出悲秋正旨。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

之歎息。

又於秋聲中添出一聲作餘波。

【評語】秋聲無形者也，卻寫得形色宛然，變態百出。未歸於人之憂勞，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凜乎悲

秋之意，溢於言表。結尾蟲聲唧唧，亦是從聲上發揮，絕妙點綴。

【白話】歐陽子剛才夜裏讀書，聽得有一種聲音，從西南方來的，很驚嚇的去聽他，說道：「奇怪得極啊！一起初

聽去，有淅瀝的雨聲，瀟瀟的風聲，忽然又變了人馬的疾走聲，波浪的洶湧聲，像是波濤的夜鷺，風雨的驟至。

他的觸在物體上面，縱縱錚錚，有金石皆鳴的聲音；又像開到前敵去的兵士，衝著快走，不聽得號令，但聽得人馬的行聲。吾對童子道：「這是什麼聲音呢？你可以出去看他一看。」童子還來報告道：「星光月色皎亮

潔白，明亮的天河在天上，四面沒有人聲，聲音出在樹間。」吾道：「咳！悲傷得極啊！這是秋聲呢，爲什麼來呢？

大約那秋天的形狀，他的顏色慘淡，煙氣雲收，他的容貌清光明亮，天高氣爽，日光光明，他的氣候寒冷，刺人的肌骨，他的神意蕭條，山河寂寞，冷靜，所以他的聲音，淒淒切切，呼喊奮起。當秋天未到的時候，盛草綠菌，披

此欣欣向榮，佳木青葱，爲可愛。秋光一到，花草觸着了便要變色，樹木逢着了便要葉脫，這所以摧敗零落的

緣故，就是一氣的餘威。那秋天本是刑官用事的時候啊，拿四時講，屬於陰的方面，又是兵象，在五行上屬於金，這就是所說天地的義氣，常常嚴厲摧殘做心意。天的在物類方面，春天生長，秋天結果，所以他在音樂上面呢，商聲主西方的音，夷則做七月的律令。「商」是悲傷啊，物類既老，卻是悲傷。「夷」是誅戮啊，物類過盛，應當肅殺。嗚草木無情，尙且有時要飄零，人是動物，并且是動物中的最靈，百種憂戚，感他的心，萬件事情，勞他的形，有動在中間，必定要搖動他的精神，何況想他力量的所辦不到，憂他智識的所想不出，宜乎這豐盛的面貌，忽的變了稿木，黑光可鑿的頭髮，忽的變了白色，怎樣並不是金石的質地，想和草木爭一日的榮呢？想那一個去戕賊他的，也何必恨那秋聲！童子沒有對，低頭睡著了，但聽得四壁的蟲聲唧唧，像助吾的歎息一般。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

英宗年號

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敷，異至於太清，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一生而爲英，死而爲

靈。生前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

者，後世之名。許其名傳後世此自古賢聖，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自古聖賢一說皆其名之必傳十九字一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喚起下文其軒昂磊落，突兀嵒嶭，嶭，宏

而埋藏於地下者，十六字一句語，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

而九莖。

恆。此從生前想起死後必當化為金石為長松為靈芝必不與萬物同為朽爛也。中間用不然一折更快。

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

宗

飛螢！燐鬼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逐而伊嚶。

今日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悲其後此自古聖賢，亦皆

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又幸自古聖賢嗚呼曼卿！呼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

臨了又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自述傷感尙饗！

一折【評語】篇中三提曼卿，一歎其聲名卓然不朽，一悲其墳墓滿目淒涼，一敘已交情傷感不置。文亦軒昂磊落，突

兀崢嶸之甚。

【白話】在治平四年七月的某日，歐陽修寫了官職履歷，謹遵尙書都省令史官李致，到那太清，拿清酒和各種

美味的奠荐，致祭在亡友曼卿的墓下，并且弔他一篇文章道：「咳！曼卿生在世上做英雄，死了做神靈。他和

萬物一樣的生死，仍舊還到無物的，是暫時相聚的形體，不和萬物一同消滅，卻是卓然特立，千古不朽的是

後世的名譽；這從古的聖賢，沒有不是這樣的；那著在書上的，像日星一樣的明亮。咳！曼卿吾不見你長久了，

還能勞號知道你平时的容貌。這儀度不凡，中懷坦白，突兀崢嶸，那埋藏在地下的，想來不會化做爛泥。應當

做金玉的精華，不是這樣，就生千尺的長松，產九莖的靈芝。怎麼那荒烟在野裏散漫，荆棘縱橫雜亂，風雨淒

淒，霜露降下，燐火走動螢光飛舞；只看見牧童樵叟，上下的歌唱，和那驚禽駭獸，徘徊不進的悲切嗚叫。現在

已是這樣，再隔了千秋萬歲呢，怎知道不洞裏藏了狐貉和鼯鼯？這從古的聖賢，也都是這樣了，單單不見那

相連的曠野和荒城，塵埃曼卿盛衰的道理，吾本來知道這樣的，卻是感念以前，悲涼悽愴，不覺得要對風下

淚了！但是對於「太上忘情」到句話，有的慚愧，望你來享受！」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

瀧岡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阡也

非敢

緩也，蓋有待也。

提出緩表之故，包下種種慰祭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

長以教，俾至於成人。

爲下告發之端

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

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

十四字一句設

吾何恃而能自守耶？

一反跌

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起下能養有後自吾爲汝家

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

必將有後也。

一段敘父之孝親爲後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

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

淺語起覺入情

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

一段示

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常不然。吾

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寫孝親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

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

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仁人之言，深痛憤側。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生因指而歎曰：「術

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謂死後求生之語。述至此不

持儀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描情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補其

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

之必將有後也。一段承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平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

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繩束數語有收拾。以上並太夫人之言。修泣而志之，不敢忘。結受先公少孤

力學，咸平真宗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

有九，葬沙溪之瀧岡。一段詳其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

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一段詳太夫人其家少微時，治

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逆知後

之亦有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

吾亦安矣。」一段又表太夫人安於貧窮。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

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史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帶點太夫人年壽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詳此年數應起

年六十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仁宗年號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

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

人進號魏國。一段敘出自己出處及歷朝號敘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此理之常也。名實至理足以論事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

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禮贊前人乃列其

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

阡。總收父母教訓言約而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情出己之立身本于先澤最得體要熙寧神宗年號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

聖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

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評語】善必歸親，褒崇先祖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寫出，不事藻飾，而語語人情，感動人悲，感增人涕，淚此，歐公用意合作也。

【白話】咳！想我先父崇公，占卜吉地在瀾岡的六十年，這兒子修方才能夠作墓表在墓道上，不是敢故意遲緩，因為有所等待啊。修不幸生來四歲，就沒了父親，太夫人自己開闢守節，居在貧苦的境地，靠自己的力量謀衣食，拿來扶養我，教導我，一直到成人。太夫人告訴我道：「你父親的做官清廉自守，喜歡佈施，又喜歡接待賓客，他的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說道：『不要拿這金錢累我家的清白。』」所以他死了以後，沒有一張瓦的覆戴，一畝田的種植，拿來教你託庇了生活，吾有什麼倚靠，卻能夠自守呢？吾對於你的父親，約略知道他一二，因此有希望在你的身上呢。從吾做你家的媳婦，來不及侍奉吾姑，然而知道你父親的能夠孝養呢？你既孤且幼，吾不能知道你一定成立，然而知道你父親必定有後代的呢。吾在起初嫁過來的時候，你父親滿你祖母的喪服，方才過一年，逢年逢節祭祀的時候，便必定涕泣道：「祭祀的豐厚，終不如活在世上養的寡薄呢。」有時自己進酒食，便又涕泣道：「以前常嫌不足，現在卻有餘了，但是怎能來得及呢！」吾起初見他一二次，以為新近免除喪服，偶然而有所感觸罷了。後來常常這樣，到他的終身，沒有不這樣的。吾雖然來不及侍奉吾姑，卻是因此知道你父親的能夠孝養呢。你父親的做官吏，常常夜裏秉燭治官家的文書，屢次拋棄了歎息，吾問他，便道：「這是死罪的案子呢，我求他的生路不能得着啊！」吾道：「生路可求麼？」你父親說道：「求他的生路不得，使死者和我都沒有遺恨了。況且確有替他求生路，因此能夠活的，因他的能夠活，便知道不替他求生路，就處死刑的，確有遺恨呢！想那常常替他求生路，還有一不當心，弄到死路上去的，卻是世上的人，常求他的死是多呢！」這時回轉頭來，看見乳娘抱你立在旁邊，因此點點你，嘆了一聲道：「算命的

人說我年歲排在戊的一年要死了；如果他的說話是中，吾來不及見這小兒的成立呢！後來應當拿吾的說話去告訴他。他平時教訓也常用這種話；吾聽熟了，所以能詳細記得呢。他行在外面的事，吾不能知道；他住在家裏沒有一點誇文飾，卻是所做的都像這樣，這是真個發生在中心的麼？咳！他的心重在仁道的一方面麼？因此吾知道你父親必有後代呢。你要勉力遵守他的話，想那養親不一定要豐厚，只要在乎孝利益，雖是不爾普及到萬物，只要他的心重在仁道一方面就是了。吾不能有什麼來教導你，這以上的話，就是你父親的志向呢。當時修一面涕泣，一面記憶，卻是不敢遺忘。吾的先公少時就沒了父親，極力研究學問，在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做道州的判官，涇綿二州的推官，又做秦州的判官，享壽五十九歲，葬在沙溪的瀾岡。太夫人姓鄭，他父親德儀，世代算是江南有名的望族，太夫人恭敬勤儉，仁愛有禮節，起初封瀾岡縣太君，後來進封樂安、安、彭、城三郡的太君，從那家裏微賤的時候，治他的家庭，就用儉約的手段，後來常不使過這用度，說道：「吾兒不能苟且迎合在世上，儉約薄奉，所以豫備處患難呢。」後來修貶夷陵的地方，太夫人談笑自若道：「你家本來貧窮，吾處他也覺得慣常了，你能够安他，吾也安了。」從先公的亡了十二年，修方才能够得俸錢去養親，再隔十二年，在朝上做官，方才能够贈封那親上，再隔十年，修做蒲岡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這時太夫人因病死在衙門裏，享壽七十二歲，再隔八年，修拿沒才的人，竟做了副樞密使，就此參與政事，再隔七年才能自從發二府以來，天子推廣他的恩德，褒獎那三代，因為從嘉祐年間到現在，蓬著國家有大慶，必定加寵幸賞賜，那先曾祖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先曾祖母累封楚國太夫人，先祖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先祖母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先父賜爵做崇國公，太夫人進封魏國太夫人，那麼小子修哭著并且說道：「咳！善沒有不報，卻是遲速有不同的時候；這是道理上的常情呢！想我的祖宗積了善事，成就德行，應當享受這隆盛，雖不能活在世上享受，卻是賜爵受封，顯榮褒大。」

實有三朝的寵命，也足以表見在後世，庇廕他的子孫了。」那麼就列序世代的家譜，詳細的刻在碑上；後來又載吾先父崇公的遺訓，太夫人的所以教我，和有所希望吾的，一起揭示在墓上，使人家知道小子修的德，薄能鮮逢了時候，竊取官位，卻是能够幸而保全大節，不辱沒他先人的，實在有這原因呢！……修表。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

威公即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改桓爲威

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

功管仲死，豎

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

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濬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

其禍蔓

萬延，訖簡

公，齊無寧歲。

案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

有所由兆。

接上生下

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

鮑叔與管仲桓公用之。鮑功所由起也。

及其亂也，吾不曰

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

承鮑所由。豎是主。

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願用之者

威公也。

實威公是客。

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

句舍願

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實管仲是主。亦見下文。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

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

可相者？管仲曰：知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飼君，非人情，難近。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入管仲罪，康余在此段以下反響暢快此意。

嗚呼！仲以

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

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故。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

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須看有無二字意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

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轉接不然，天下豈少三

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此轉嗚呼！仲可

謂不知本者矣。斯句有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

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段設身置地代仲爲難論有把握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

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之虐，不如孝公威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

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賢以有威

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齊以無賢而敗。此把管文來照齊桓方知管仲無所適莫夫天下

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也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

信也。見非天下無賢正非仲不能仲之書，管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管子雖疾病對桓公曰鮑叔

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強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斷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

謾，不足信也。

據仲之書竟以爲無賢故不足信。

吾觀史鮒，

秋。即史鮒。

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

諫。

家語史鮒將革命其子曰吾仕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洗尸闕下于我願足矣其子從焉鮒公形勢後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于是命鮒之客位漢蘧伯玉而退彌子瑕。

蕭何且死，舉曹

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明二人俱為文時進賢切說。

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

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語絕冷絕。

【評語】通篇只是責管仲不能臨歿薦賢，起伏照應，開闔抑揚，立論一層深一層，引證一段緊一段，似此卓識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

【白話】管仲做齊桓公的宰相，強霸諸侯，排斥夷狄，終他的一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離。管仲死了，豎刁易牙開方用事，桓公死在亂中，五個公子爭做國君，這個禍殃蔓延開來，一直到簡公，齊國沒有安寧的一歲。想那事業的成就，不是成在成功的日子，大約必定有個原因，禍殃的造成，不造在造成日子，也必定有個預兆。所以齊國的治理，吾不說管仲，卻說鮑叔等到他的亂呢？吾不說豎刁易牙開方，卻說管仲，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豎刁易牙開方三個人，他們固然是亂人國家的，但是用他的是桓公呢？那有了舜王，後來知道放逐四凶，有了仲尼，後來才知道除去少正卯，那桓公是什麼人呢？但是使桓公能夠用這三人的，是管仲呢？仲在病重的時候，桓公問他什麼人可以代做宰相，當這個時候，吾想管仲將要舉了天下賢明的人，拿來對答，卻是他的說話，就不過說道是豎刁易牙開方三個人不近人情，不可親近罷了。唉，仲以爲桓公果然能夠不用這三個人，的麼？仲和桓公相處有好多年了，也知道桓公的做人處，桓公在聲的方面不能斷絕在耳朵裏色的方面，不能斷絕在眼中，卻不是這三個人，便不能夠滿他的欲望，他們起初不能用事的緣故，只不過因有管

別罷了。如果一天沒有仲，這三個人，可以彈彈帽子，互相慶賀了。仲以為臨死的說話，可以縛住桓公的手足麼？想那齊國不怕有這三個人，卻怕沒有仲，有了仲，那三個人便是三個匹夫罷了。不是這樣，天下豈少這三個人的一流人物呢？雖桓公幸而聽了管仲的話，誅戮這三個人，卻是這其餘的人，仲能够悉數的去除他麼？咳！仲可以算是不知根本的了。因桓公的問，荐天下的賢者，爭來代理自己，便管仲雖死，卻是齊國不能說是沒有管仲的呢。那三個人有什麼可怕呢？儘管不說也可以的。想這五伯中間沒有比桓文再盛，文公的才情並不比桓公好，這臣子又都及管仲，靈公的暴虐，不如孝公的寬厚，文公死了，諸侯不敢叛離齊國，魯國承了文公的餘威，還能够做諸侯的盟主，一百多年，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們的君主雖不肯，卻尚有老成的人在呢。桓公的死了一敗塗地，這是一點也沒有疑惑啊！他單靠一個管仲，卻是管仲死了，想那天下末嘗不有賢者，大約有好的臣子，卻沒有君上能够用他罷了。桓公在世，卻說天下不再有管仲的，吾不敢相信呢。管子的一部書，有記他將死的時候，論鮑叔賓胥無的做人，並且各議論他們的短處。這是他的心裏以為這幾個人，都不足以託他國家的重任，卻又預知他的將死，那麼他的荒誕不經，不足以相信呢。吾看史嬾因不能引進蘧伯玉去，退除彌子瑕，所以有身後的諫議。蕭何將死，舉曹參來代理自己，大臣的用心，固然應當這樣的呢。想那國家因了一人興起，因了一人滅亡，賢者不悲傷他自己身子的死亡，卻憂他國家的衰弱，所以必定再有賢者的人出來，然後可以死。那管仲的人為什麼要死呢？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引成語起

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惟靜故能知微，此先生自言之言也。開端三句言必至必亂天下，仲靜以觀之，自見處

國富也

月暈

暈

而風變

變

潤而雨

暈柱下石也，月旁昏氣，日暈柱暈生汗，日潤

人人知之。

天地陽陰之事，人無不知

人事之推移，理勢之

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

人事理勢較天地陰陽則爲易知。

而賢者有不

知，歐陽公亦勸先生與荆公遊。

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常人尙能知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反不能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蓋其心汨於好惡利害而不能

醉也。此段申明起手三句意。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晉惠帝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令皆善談衍少

時山巨源見之歎曰何物老孺生寧馨兒然說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

唐德宗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有才辨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輒差不能制惟杞至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對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若得志吾族無遺類矣。

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

理有固然以

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

無慮杞

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

反顧神宗伏下願治之主

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

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

無王衍之虛名

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反顧神宗伏下願治之主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雖理有固然非事所必至。此段言衍杞之姦未甚得其惡惠帝德宗而爲亂耳正形容石爲姦

今

有人

暗指安石

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

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

有王衍之虛名

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

有盧杞之險

是王衍盧杞合而爲

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升

巽後卒生靖康之禍直是日見非爲懸歎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

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囚不帶首居喪者不洗而明指安石

此豈其情也

哉？從極情處出至處所
謂見微知著者以此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注見管仲論中
拓開一步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

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

樂入

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

辨宗

則其

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無上二子皆
有未然意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不欲有功
政傷人也

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

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寧願安石不見用使天下以吾言爲過毋願安石用使
天下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也。結得淋漓感慨

【評語】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姦論，譏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苛，流毒寰宇，見微知著，可爲千古觀人之法。

【白話】事情有必到這個地步，道理有本來這樣的，只有沉靜的人，才能够看見細微知道顯著。月周有了昏氣，

就要起風，柱石下面出汗，就要降雨，這是人人知道的人事的變易，理勢的相循，是疏遠迂闊，難以知道，變化

不可測度的，那裏比得上天地陰陽的事情。卻是賢者有所不知，這緣故是什麼呢？因爲好惡二字亂他的中

心，并且利害兩字縛住他的手脚呢。以前山巨源見王衍道：「誤盡天下蒼生的，必是這個人啊！」郭汾陽見

了盧杞道：「這個人得志，吾的子孫沒有遺類了！」從現在講起來，這個道理，確有可見的地方。照吾君來，王

衍的做人容貌言語，誠有辛來欺世，并且盜竊名譽的，然而不害人，不貪財，假使晉朝沒有惠帝，僅得中材的

人主，雖有千百的王衍，也何從去亂天下呢？盧杞的姦險，誠足以敗國，然而他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驚動人

家，說語不足以顯耀世上，不是德宗的鄙陋昏暗，也何從去用他？這樣講來，二公的料王、盧二人，也容或有不

是，一定這樣的呢。現在有一般人，嘴裏講了孔老的說話，一身學了伯夷、叔齊的品行，收集一般好名的士子，

和不得志的人，互相捏造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再生出世，卻是他的陰賊險狠，和人家有各別的志

趣。這是把王衍、盧杞合做一個人啊！這禍患豈可細細的講呢！想那面上齷齪，不忘記洗，衣裳污穢，不忘記澆；這是人的真情呢。現在卻不是這樣，著了囚犯的衣裳，喫了豬狗的東西，首不櫛，髮因犯面不洗，像屍喪，卻要講詩書，這豈是在情理中呢！大凡事情的不近人情的，少有不做大奸人的，就是呂弼、牙開方這一類人呢。拿冠蓋一世的名譽，幫助沒有發生出來的禍患，雖有願治的君主，好賢的宰相，還要推舉並且用他，那麼他做天下的禍患，必是這樣，可以沒有疑心的，非但是王廡、二人的可比呢！孫子道：「善用兵的人，沒有赫赫的功業。」假使這個人不用啊，便是善的說話過分，卻是這個人有不遇的嘆息，那裏知道禍患的到這樣呢？不是這樣，天下的人將受他的禍患，卻吾得了知言的名譽，真是可悲的呢！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舞然後可以制利

害，可以待敵。

第一段言爲將必先治心。此篇每段自爲節，而以治心爲主。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

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可義怒，可與百戰。

第二段言舉兵當知向背。

凡戰之道，未戰

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後○烽燧所以警遠，斥堠夜則使

斥堠，度可收，望也。望，烽火也。

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

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

此平教自歸重養心。

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

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

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第三段言通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

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第四段言將與凡

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縊縊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

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後漢張興元年魏將鄧艾人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橋

先登至油江遂至成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此段就上段分凡主

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

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

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

百動。第五段言主將當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

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暴之，使之疑而卻；

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第六段言主將當善用兵者，

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

奮呼而操擊，喻有徒手遇蜥，喻無變色而卻步，喻無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

楊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此喻不可徒恃比前喻更深一層 故善

第七段論有備無患之道而以善用兵者以形固終焉

【評語】此篇逐節自爲段落，非一片起伏，首尾議論也。然先後不紊，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段落鮮明，井井有序，文之善變化也。

【白話】爲將的道理，應當先治心。泰山崩在前面卻面色不變，麋鹿與在左面卻睛珠不動，然後可以制服利害，等待敵人。凡兵卒須尚義氣，不關乎義氣，雖拿利去誘他，不被搖動，不是一動，就有了你得的利害，卻在他日用兵的時候，將有所不能安，置手脚呢。那只有義可以憤怒士卒，士卒因義憤怒，可用他百戰。大凡戰爭的道理，沒有戰爭時，養他的財力，將要戰爭，養他的力量，已經戰爭，養他的氣，既經勝了，養他的心。謹慎烽火，留心探察，使耕稼的人，沒有什麼顧忌，所以養他的財力，豐盛的犒賞，叫他安閒遊散，所以養他的力量，逢著小勝，格外急迫，小有挫折，再接再厲，所以養他的氣，用人不盡他的所要做，所以養他的心，所以士卒常常含蓄，那憤怒，懷藏他的欲望，不盡使有餘勇，欲望不盡，便有餘食，所以雖并吞天下，這士卒並不厭兵，那黃帝的所以經了七十戰，卻兵士並不危呢，不去養他的心，一次打了勝仗，便不能用了。凡是做將的，要謀略精強，號令嚴明，凡是士卒要愚笨，謀略精強了，便不可測度，號令嚴明了，便不可侵犯，所以士卒都委身來聽命，這那得不愛他們愚笨呢！那士卒愚笨了，然後可和他們一同死生。凡是兵的行動，須要知道敵人的君主，知道敵人的將官，然後可以冒險發動，鄧艾把繩掛兵到蜀中，不是劉後主的昏庸，便百萬的兵，可以坐縛了，他自然有所輕視的地方，才敢冒險發動呢！所以古時的賢將，能够拿兵來嘗試敵人，却又能够拿敵人來自已嘗試，所以去就可以決斷。凡是做主將的方術，明白了道理，然後可以起兵，明白了形勢，然後可以加兵，明

白方略，然後可以用兵；明白道理，使不屈辱；明白形勢，使不喪氣；明白方略，使不窮盡。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和小患，不足以辱沒吾的才能呢，那然後可以拿來支持大利大患呢？只有那保養才能，並且自愛的，才能無敵在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支持百勇，一靜可以支持百動。兵卒有短長的地方，敵人和我是一樣啊？敢問吾的所長，吾出來用他，他如果不和我較量；吾的所短，吾隱蔽護他，他如果定要和我的角鬪，那麼怎樣呢？說道：「吾的所短，吾完全拿來暴露他，使他疑心，有所顧忌；吾的所長，吾隱蔽護他，使他墮吾的術中，這是用短處長處的方法呢。」善用兵的人，使他無所疑忌，有所倚靠無所顧忌，便知道死的不是惜，有所倚靠，便知道不至於必定失敗。拿尺寸的馬鞭，去抵當猛虎，奮然呼喊，拿了追逐，空手碰着四脚蛇，變了面色退步不前。人的常情呢？明白這個道理，便可以領兵了。露了手，拿一柄劍，便烏雞不敢相逼；穿了甲冑，據了兵器，睡覺，便童子也可以引弓殺他了。所以善用兵的人，拿形勢來自己鞏固，那能夠拿形勢來鞏固的，他力量有餘了。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

仁宗年號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

西語寫出將亂光景

妖言流聞，京師震

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目定。外亂不足，變且中起。既不

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人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

天代

子實便是天子真象且語語爲下文伏線

乃推曰：

兼推也

「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

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

伏根

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

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朔，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此事則

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有亂急無亂弛即上不可以武競不可以文合意惟是五年之秋，如器之鼓，漢

未墜於地。故不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遠，無矜容。

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賊盜之意，而繩

之以繩賊盜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

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福，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

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

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齊等之名吾不忍爲也。此段議論若從上敘事發出，標道張公其

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按拾遺文下乃蘇洵又曰：

「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史下三有字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

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

一先作一一作

得坐鎮之禮即上歸也推之意張公之言，抑本意。

以下至不忍爲也皆法

此段議論若從上敘事發出，標道張公其

實同讀蜀人蓋先生本蜀人不得不同議也

按拾遺文下乃

史下三有字

無以像爲也

且公意不欲

如何

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

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

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此段就人之至情上曲曲寫出，留像意文勢激爲筆墨精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

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視。數語想畫，首以起揭頓意。系係之

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

命我張公！』於武臣謀夫不用而特用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

暨暨，朱鏡貌。于于，自足貌。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祈，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

條，桑落也。此乃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駢駢，茂茂也。淵淵，鼓聲也。

和，不暴怒也。就歸屯帳守，推焉。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娟娟，美好也。閑閑，自得貌。

哇哇，小兒啼也。昔公未來，期汝棄捐。倒轉二句下。禾麻芃芃，倉庾崇崇。芃芃，美也。崇崇，高也。嗟我婦子，樂此歲時。是歸屯帳守後。

教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禮到公，歸得像。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

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皆存餘韻。

【評語】前敘事後議論，敘事古勁，而議論許多幹旋，回護尤高，末一段寫像處，不必有像，而亦不可無像。三四轉

折，味爲深妙。系詩一結，更見風雅遺音。

【自序】至和元年的秋天，蜀人傳說有寇賊到邊境，邊軍夜裏呼喊，野裏沒有居住的人家，妖孽的謠言流傳開來，京師震動，恐懼，方才命令選擇元帥。天子道：「不要延誤，養成亂子！不要激他生變！許多的議論一同起來，我的意志自會決定；如果外面的亂子，沒有平定，裏面還要生了變亂。既不可拿文教來感化，又不可拿武功來討伐；只有我的一兩個大吏，那個能夠治理；現在文武的中間，可以揀一個去撫慰我的兵士！」就大家推舉道：「張公公平這個，可以勝任的。」天子道：「好的。」公「拿要侍奉親上的話來辭謝，不能夠，就此出行。」冬十一月到蜀地，到的一天，就召回戍守的兵，撤陳守備的官，差人對縣郡的長官說：「寇賊來，有吾在，無需你們勞苦！」明年正月元日，蜀人互相慶賀，像以前一樣，竟沒有什麼事情。又到明年正月互相報告說：「要留公的畫像在淨衆寺。」公不能禁止。眉陽地方的蘇洵對衆人說道：「沒有亂容易治理啊！既經亂也容易治理啊！有亂的萌動，沒有亂的形迹，是叫將要亂。將亂最難治，不能拿文教來感化，也不能拿武功來爭競。那元年的秋天，像物知的傾側，沒有墮到地上。只有你們的弘公，安坐在這旁邊，顏色不變，徐徐的起來，正他，既經校正，很和順的退下來，沒有驕矜的容貌，替天子牧養小百姓不倦的；只有你們的張公，生你們身體，只有你們的父母，并且公曾經替我講道：『百姓沒有一定的性質，只要上面的人，跟了他走，人家都說：「蜀人的性質多變亂。」』那麼就把待盜賊的心意來待他們，拿管理盜賊的法律來管理他們；罵足不前，屏藏氣息的百姓，拿賊和盜賊去號令他們；罵百姓方才忍拿這父母妻子的所仰望靠託的，身體動了，去做盜賊，所以每每要大亂。想那約束他拿禮節管理他，用法律，只有蜀人最容易。至於激動他去生變亂，嗾齊蜀地方也是一樣。吾拿待齊魯人的來待蜀人，那蜀人也自己拿齊魯的人待他的自身。至於那任意放蕩，在法律的上面，拿威權脅迫齊魯的百姓，吾不忍做的呢。」咳！愛蜀人的深，待蜀人的厚，自公以前，吾沒有曾

經見過呢。大家都再拜叩頭道：「對的。」蘇洵又說道：「公的恩在你們心裏，你們死了在你們的子孫；他的功業在史官，何必要拿畫像來表示不朽呢？並非公的意思不要，卻怎麼好呢？」大家都道：「公固然不在這上頭，雖是這樣，然而我們心裏終有像放不下的在這上呢。現在那平居的時候，聽得一件善事，必要問這個人的姓名，和他鄉里的所在，一直到他的長短大小美惡的形狀，甚一等的，或要問他生平的好處，拿來想見他的做人，卻是史官也寫他在傳上，意思裏想差天下的人，思念在心裏，便存他在目中，存他在目中，所以他在心裏的堅固不動，從這樣看來，這畫像也未始沒有一點幫助。」蘇洵不能詰難，就此替他做篇記。公是南京人，做人慷慨，有人節，拿度量稱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以周託的。接他一首詩道：「天子在位，歲在甲午的一年，蜀人傳說，有寇賊在邊境，朝廷有一般武臣，謀劃在人像雲一般的多；天子道：『咳！差我張公去。』公從東而來，旌旗大纛，舒舒的樹立，蜀人聚了觀看，有在弄中，有在路上，說公的貌，很是果毅，公的行來，很像自足。公對蜀人說：『安你們的家室，不要造謠言，謠言是不祥的，仍舊去做你們平常的事情。春天你們去採桑，秋天去掃你們的草場。』蜀人叩頭，公是我們的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的茂盛，公宴他的僚屬，有擊鼓淵淵的聲音，蜀人來看，祝公的萬壽無疆，有美好的女子，在園房裏安閒自得，有小兒吟嘯的學語，也已經能够講的。以前公沒有來，望你們拋棄禾麻，凡凡的繁盛，倉廩崇崇的高大，咳！我們的婦子快活，這年豐公在朝廷，做天子的股肱，天子說來，公怎敢不奉命？築這個堂，嚴嚴的高峻，有廊有庭，公的畫像在中間，著了朝服，冠上拖了長纓，蜀人互相勸勉，沒有敢浮逸荒廢。公遷到京師，公的像在堂上。」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正

愚原此一篇主意在此一句。神旨以咏歎起勢是一種起法。

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

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一。意翻作兩層。故其吁俞之聲，歎

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吁歎其不然之辭，命無許之辭也。繼上。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

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呂曰：呂侯，解刑刑內器而謂之祥者。刑則無刑，民會于中，其祥莫大焉。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

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此段言其此。兩忠厚猶在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

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一。當罰而疑則寬與之密罰而疑則密不致。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皋陶曰二句，則卷人不知其出處及入謝

歐陽公同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耳。獄公大笑。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一。既而曰：「一試之！」

四岳官名。人而稱四岳，諸侯之事也。方命，違命而不行也。圮，敗壞。官，職類也。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

蓋亦可見矣。則舉堯以爲舜禹湯文武。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可

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可疑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當結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責。嗚呼！盡之矣。引經補注下乃楊發題旨得意。疾書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可以賞，可以

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

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蓋理快論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又振賞之以

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

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

又將刑賞振宕一番下，頓一轉而入快利無窮。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

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

之於仁，

到臨不，疑字。

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

前。

故曰：「

忠厚之至也。」

一句點出文氣，已完下作餘波。

詩曰：「君子如祉，

恥。

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亂，亂也。

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

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引詩引春秋亦見同論於忠厚深得夫子作春秋之意，又得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

【評語】此坡公應試文也。只就本旨，從疑上全寫其忠厚之至。每段述事，而繼以婉言警語，天才燦然，自不可及。

【白話】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的時候，爲什麼愛民這樣的深，愛民這樣的切，卻待天下的人，拿君子長者的道理呢？有一件善事，就隨手去賞他，隨手去吟咏歌唱嗟嘆他，所以贊成他的起初，并且勉勵他的隨了；有一件

不善的事，就隨手去罰他，又隨手去哀憐懲戒他，所以教他改過失，并且開他的新路，所以他嗟嘆應許的聲

音，快活喜歡悽慘悲感，見在虞夏商周的書上。成康既經歿世，穆王立，那周道方才衰微，然而還命他的臣子

呂侯去告訴人家，刑期無刑，是莫大的祥瑞。他的說話憂戚並不悲傷，威嚴並不怨怒。慈愛卻能決斷，惻然的

哀憐無罪的心，所以孔子還有可取在這上面呢。書上說道：「賞他有疑心，情願給他，所以推恩德呢；罰他，有疑心，情願不罰他，所以慎重刑罰呢。」當堯的時候，皋陶做獄官，將要殺人，照皋陶的意思，要二次殺他了。

堯卻說放他三次，所以天下的人怕早陶執法的嚴厲，卻喜歡堯用刑的寬大。四岳道：「鯀可以用的。」堯道：「不可以因為鯀違背命令，又是敗類，後來說道：「姑且試用他。」爲什麼堯的不聽早陶的殺人，卻去聽四岳的用鯀呢？那麼聖人的意思大約也可以見得了。書經上道：「罪孽有疑心的，從輕發落，功業有疑心的，從重賞他。與其殺沒有罪的人，情願給他生路，受失刑的責。」咳！說話也盡在這裏了。那可以賞，可以不賞的，賞他過了仁，可以罰，可以不罰的，罰他過了義。如果過了仁，還不失做個君子；過了義，使流入到做個殘忍的人，所以仁可以過的，義不可以過的啊。古時的獎賞不用爵祿刑罰，不用刀鋸，賞他用爵祿，是獎賞的道理，行在爵祿所應當加的，卻不行在爵祿的所不應當加的啊。刑罰用刀鋸，把刑罰的威嚴，施在刀鋸的所應當加的，卻不施在刀鋸的所不應到的啊。先王知道天下的善人，不能個個賞到，並且爵祿也不足以去勸勉他們呢；知道天下的惡人，不能個個罰到，並且刀鋸也不足以去阻止他們呢。因是這樣，有了疑心，便歸他到仁道方面，拿君子長者的道來對待天下，使得天下的人相連的都還到君子長者的方面，所以說是忠厚的極點呢。詩經上道：「君子如果快活，亂便快要停；君子如果動怒，亂便快要止。止想那君子的對於已亂，豈有奇異的方法治理呢？也不過得當他的可怒，不失在仁道罷了。春秋的意義，立法貴乎嚴厲，卻是責備人家，貴乎寬大，照他褒貶的規則，拿來制定賞罰，也是忠厚的極點呢。」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開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勢下一斷作留然則當以何事去？故作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

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故作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故作答。故作問。答以是下正意。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

雪，先集維霰。」線。嚴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自上而下，遇濕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則大雪矣。先引詩易語，文勢不迫。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

也。義帝命宋高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不羽所殺。通篇只「句加重」。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太子扶蘇之名。二人已死，陳涉詐稱以爲通人心。傳世引此項氏

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公曰：「義帝

者立以爲楚王，項羽爲尊，國王爲義帝，使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

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此言義帝之存亡，關乎增之存亡。羽之殺卿子冠

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三人先死，去就最相逼，涉推原出，末正見增之去當于殺卿子冠軍

也。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開無疑之主哉？

反振二句，結過疑。增不待陳平意。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借遺沛公引起。識卿子

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孰義帝之賢以起羽，與義帝之不兩立。羽既矯殺卿子冠軍，

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申上羽殺卿子冠軍。是弑義帝之兆句。增始勸項梁立

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中空

齊謂

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申上弑義帝則

方羽殺鄴子冠軍，增與羽

比肩而事義帝，

拔道時項羽次將范增，然未將故曰比肩事義帝。

君臣之分未定也。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爲增

計者，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

代增述

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於此時明去就之

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

首增之不能知龜由于不

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

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結尾作發嘆語

【評語】前半多從實處發議，後半多從虛處設想，只就增去不能早處，層層駁入，段段迴環，變幻無端，不可測識。

【白話】漢用陳平的計策，離間疏遠楚國的君臣，項羽疑心范增和漢朝私通，藉藉他的權柄，范增大怒道：「天

下的事情大定了，君王可以自己去辦理，情願乞賜骸骨，還到士卒行伍裏去。」沒有還到彭城背上的疽發

便死。蘇子道：「范增的去職，好極了！如果不去職，項羽必要殺增。但是單恨他的不能早早的去職罷了，那麼

應當因什麼事情去職呢？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到底爲了這事失掉天下，應當在這時候去麼？說道：「不對

增的想殺，是人臣分內的事情呢？羽的不肯殺，還有人君的度量呢？增爲什麼要因着件事情去呢？」易經上

道：「知道幾微的事，那就算神明麼？」詩經上道：「看那降雪的時候，先集合的只有細微的雪珠。」增的去

職，應當在羽殺鄴子冠軍的時候呢？陳涉的能夠得着民心，因爲假了楚將項燕和借了太子扶蘇的名，義軍

氏的興起，因爲立了楚懷王的孫子心，卻是那諸侯叛他的緣故，因爲弑了義帝，並且義帝的立，增是謀劃的

主人了，義帝的存亡，豈單是楚國的盛衰，也是增的所共受禍福呢？從沒有義帝死，却是增能夠單獨的長久

存在呢？羽的殺鄴子冠軍，是弑義帝的預兆呢？他弑義帝，是疑心增的根本呢？豈必要等陳平的離間呢？大凡

物類必定要自己先腐敗，這纔百蟲生出來；人必定自己先疑心了，這纔讒言可進來；陳平雖聰明，怎能够離開沒有疑心的君主呢？吾曾經論義帝是天下的賢主呢，單差沛公進關，不差項羽，識得卿子冠軍在衆人的中間，却升他做上將，不是賢明，怎能這樣呢？羽既經矯命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受，不是羽弑帝，便是帝殺羽，不必等聰明的人才能知道呢。增起初勸項立義帝，諸侯因此服從，中道去殺他，不是增的本意呢。那豈但不是他的本意，將要必定極力諫爭，却是不肯聽啊，不用他的話，却殺他的所立，羽的疑或范增必從這上起頭了。當羽殺卿子冠軍，增和羽比肩事義帝，君臣的名分，沒有定呢，替增計算起來，力量能够殺羽，便使他不能够便離開他，這豈不是很堅決的大丈夫呢。增年紀已經七十，合便留，不合便去，不拿這時候明去就的，分却想靠了項羽，拿來成功名，鄙陋得極了！雖是這樣說，然而范增是高帝所怕呢！范增不去，項羽不亡，咳，增也是人中的豪傑呢！」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

伏能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

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

不能忍

天下有大勇者，卒

猝

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

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能忍。能忍不是一篇主意。

夫子房受書於圯

爽

上之老人也，其事

甚怪。

楚人謂橋爲圯，史記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老父來衣褐至良所直躡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避之爲其老氣怒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棄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約後五日平明會圯上怒良後至者已涉後出一

驚書曰蓋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出不復見。入事

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

所以徵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

善老人事非辦法，鬼怪特作翻案影。

且其意不在書。

深入一層，發露此句乃一篇之真也。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

無罪夷滅者，不可勝

升數。上聲。

數。雖賈

孟育。

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

勢未可乘。

有大勇者當此時自能忍之。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

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

良韓人其先九世相韓，秦滅韓，良欲爲韓報仇，得力士爲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王，帝博浪沙中，誤中副中，秦皇大怒，大索天下，十日弗獲。此正不能

忍之故先抑一筆。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哉？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

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

再抑一筆。

此圯上老

人所爲深惜者也。

憤其不能忍。

是故倨傲鮮

上聲。腆。

而深折之。

鮮，與言不爲禮也。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

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此段見老人以一忍字說就子房是解上文意不在書一句。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

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鄭伯能忍。

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

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

句踐能忍。

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此匹夫之剛也。

此下又提前說。

申論之前只虛括此乃實說。

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

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以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

夏育的勇武，也無所施展他的手段。想那執法太急的，這鋒芒不能犯他，并且這時勢也不能夠利用。子房忍不住忿忿不平的心，拿匹夫的力量，却快意在一擊的中間。當這個時候，子房的不死，這中間細微得不能容一根頭髮，實在真也是危險得極了。有千金的人子，不死在盜賊手中，是什麼緣故呢？他的身體可愛，却盜賊不能夠死他呢？子房拿冠蓋一代的才能，不做伊尹、太公的謀劃，却特然的出來做荊軻、聶政的計策，拿來僥倖求免，死裏逃生，這是圯上老人所替他着實可惜的呢。因此裝着驕傲不遜，自大輕人的樣兒，去着實挫折他。他如果能夠容忍呢，然後可以成就大事。所以說道：「孺子可以教訓呢。」楚莊王伐鄭，鄭伯露身袒衣，牽羊的來迎接莊王。道：「他的君主，能夠下人，必定能夠信任他的百姓了。」就此赦免他。句踐的困在會稽，却能夠來做吳國的臣妾，做了三年，沒有倦容。並且那有報復仇人的志向，却不能下人的，是匹夫的剛強呢。悲那這個老人，以為子房的才情有餘，却憂他度量的不足，所以着實挫折他。少年剛銳的氣，使他忍不住小忿，能夠成就大的計劃。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非有生平的素相識，驍然的遇着，在草野的中間，却命他做僕役臣妾的事務，很和順的並不以為怪，這確實是秦始皇的所勿能驚動，那項籍的所不能動怒呢？看那高祖的所以勝項籍，所以失敗的緣故，多在乎能忍和不能忍的中間呢？項籍就因為不能忍，所以百戰百勝，却是輕用他的鋒芒。高祖忍耐他，能夠養他的全鋒，等待敵人的疲憊。這是子房教他呢？當淮陰侯破了齊國，就要自己做王，高祖勸怒，見在詞令面色，從這樣看來，還有剛強不忍的氣，不是子房，那個能夠保全他呢？太史公疑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他的狀貌，却像婦人女子，不稱他的志氣。嗟！這就是所以叫做子房呢。

賈誼論

蘇賦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賈誼，漢人，年二十餘，文帝召以為博士。一歲中主

中大天子謂以爲賈生在公卿之位，縉通之過，盡去之乃短。賈生帝於是縉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室，拜爲梁王太傅，因上疏十區，痛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可憐者二，可爲長致慮者六。帝雖納其言，而終不能用，卒以自傷，哭泣而死，年三十三。一起論盡立一篇主意。

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以其不能待且忍，故云自取。申不能自用其才，苟愚觀賈生之

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

可有所爲耶？破的冷語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

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荆楚水，號將，蓋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慮之位歟。君子之欲得其

君，如此其勤也。得君勤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

棄其君，如此其厚也。愛君厚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

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愛身至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

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得此一彼方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

漢文也。此段說得君勤，身必至，如是始可以無憾。舉寫古聖賢用世之不苟，以賈生見得賈生欲得君甚勤，但愛君不厚，愛身不重，耳故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也，甚有意味。夫絳侯親握天子鱣，而授

之文帝，帝初封代王，孝惠無兩大臣，迎立之始，置禮橋太尉，勃跪上天子履符。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上后時請呂欲危劉氏，大將軍灌嬰與齊王起連和以討呂氏

之愛共。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

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此言其甚疏中之意。此段發明賈生不善用才之故。爲賈生者，上得其

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

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代爲賈生畫策。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賈生覺治

安等語俱屬無謂。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有遺託湘流兮，數中先生句。榮紆鬱悶，趨同然有遠舉之志；有子獨憐其難語，風總其

高遠兮去國自引而遠去句。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梁王騎隨馬而死，賈生自傷，爲傷無狀，哭泣盡餘亦死。是亦不善處窮者也。不善處窮即不能自用意。

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文情嗚呼！賈

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維斷二句是不能用，漢文之本一字一惜。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

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洪，洪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

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賈王符堅因呂婆樓以招王猛，見大悅，自謂知劉玄德之遇，葛

孔明也，乃以時事任之，皆符無能，用王猛正跡過漢文，不能用賈生此一轉尤妙。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

有稍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二十一字爲一句。補出人主當憐才意。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

哉！仍歸結到本身上去，雙關作收，深情遠想，無限低徊。

【評語】賈生有用世之才，卒廢死於好賢之主。其病原欲疏閒絳灌舊臣，而爲之痛哭，故自取疏廢如此。所謂不

能謹其所發也。末以荷堅用王猛，責人君以全賈生之才，更有不盡之意。

【白話】不是有才的難，所以自己相用的實在是難。惜乎賈生有輔佐王者的才情，却不能自己用這才情呢！那君子所取的地方來得遠，便必有所等待，所就的來得大，便必有所忍耐。古時的賢人都負了可以羅致的才情，却到底不能行他萬一的，未必都是這時君上的罪，也許他自己弄到這樣呢！我看賈生的議論，如果照他的話做，雖在三代也怎能夠勝過他得君上像漢文帝，還要因為不用鬱死，那麼天下沒有了堯舜，就終究不能為嗎？仲尼是聖人，周游天下的各國，如果不是大無道的國家，都想勉強扶助支持，庶幾有一天能夠行他的道理，將到楚國，先把冉有去嘗試，再加上了子夏，君子想他的國君，這樣的勤呢？孟子離開齊國，宿了三夜才出齊地，還說道：「恐怕王還能用我呢。」君子的不忍棄他國君，這樣的厚呢？公孫丑問道：「夫子為什麼不快活？」孟子道：「現在天下的人離了我，那個能夠治理呢？却我為什麼不快活？」君子的愛他身體這樣的謹慎呢？那這樣的不能用，然後知道天下的人，果然不足以和他們一同做事，却可以沒有遺恨了。像賈生的人，不是漢文帝的不能用他，是賈生的不能用漢文帝呢？想那絳侯親自拿了天子的玉璽，去授給文帝，灌嬰結兵幾十萬，拿來決定劉呂的勝敗，又都是高帝的舊將，這是他們君臣話得來的程度，豈但單是父子骨肉手足的可比呢？賈生是一個洛陽的少年，想要使他在一朝一夕的中間，盡棄他的舊臣，却要用他新進的，也已經難了。做賈生的人，上面得他的國君，下面得他的大臣，像絳侯灌嬰的一等人，安閒自得，漸漸兒和他交知己來，使得天子不疑心，大臣不妬忌，然後可以盡天下違吾的意思，所要做，不過十年一定可以得志，怎能夠在立談的中間，却驟要替人家痛哭呢！看他過湘江的時候，做一篇賦，去弔屈原，愁緒像絲的環繞，鬱結不舒，躍然的有脫離塵世的感想，他後來因自己悲傷哭泣，竟弄到短命不壽，這也不會得窮困的環境呢！想那謀略的一次不能見用，便怎知道終究不能再用呢？不如一聲不發的，拿來等他的變化，却為什麼

自殘到這樣咳！賈生的志氣大，却是度量小；才情有餘，却是見識不足呢！古時的人有高出世人的才能，必定有不合時宜的受累，因為這樣，不是那聰明通達沒有疑惑的人主，便不能全他的用。古時和現在，多說苻堅得王猛在草屋的中間，一天用他，便完全排斥他的舊臣，却單和他計劃；那苻堅一個匹夫，竟大約有天下一半的地方，也許因這個緣故呢！我着實悲傷賈生的志向，所以詳詳細細的論他，也使得做人君的，如果得着賈生一樣的臣子，却知道他有一點耿介自持的節操，一不見用，便要憂憤悲傷，垂頭喪氣，不能再自己振作；却是賈生的人，也謹慎他們不得志中的所發見呢！

龜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時說景帝時坐觀其變，而不為

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明起而強為之，則天子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且習也。關時

諸侯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三句為一此固非勉強

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亮說龜錯非其天下治平，時說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時說前

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所犯龜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時說錯使他人任其責，

時說使天子將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時說錯。一段是承以昔者龜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

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景帝三年。錯忠七國強大請制諸侯都鄙矣

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

時說使王戊道王遂合兵反舉狀龜錯欲共誅之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
時說守守宜盡素與錯有隙因言誅錯可以謝諸侯帝遂斬錯東市。入事

以取之也。一句斷定全篇，但發此句。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惟堅忍不拔，故能從容收功，伏下徐

字反照下駭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會。冒衝突可

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信禹作證，爲立論之根。夫以七國

之強，而驟削之，不能徐爲之圖其爲變，豈足怪哉？不能前知其當然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

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一句指出賊錯破，越通篇從此發法。且夫發七國

之難者誰乎？一驚喝已欲求其名，應前安所逃其患？應前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

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自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斷盡錯錯於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承上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

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其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正凡受禍皆錯自取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

危，日夜淬礪，火入水爲淬，礪磨也。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

百盜，可得而閒哉？此段是代爲錯許作正意收住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又喚

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到底只責其不自將，收足出身犯難意。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

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收上帶句，可取之句。

【評語】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愷之死，人多嘆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之論，發前人所未發，有寫錯罪狀處，有代錯畫策處，有爲錯致情處。英雄失足，千古興嗟，任大事者，尙其思堅忍不拔之義哉！

【白話】天下的禍患，最難治理的，是表面上太平無事，却在實際上有不可測度的憂患。坐觀他的變亂，却不替他想個方法，便恐怕要到不可救藥的地步。如果起來，勉強做他，那就天下的人慣常了太平的安逸，却不來相信我。只有仁人君子豪傑的一等人，確實能夠挺身而出，替天下的人去冒大忠難，拿來求成就大功業。這本來不是勉強，在一年一月的中間，和那苟且求名的人，所能辦得到呢。天下太平，無緣無故的去發大難的端緒，吾去發動他，吾能夠收住他，然後能夠免除禍患在天下。如果事體到了，却慢慢的想卸去他，使旁的人擔這責任，便天下的禍患，必定聚集在我身上。以前龜錯竭盡忠心，替漢家打算去滅弱山東，諸侯的勢力，山東諸侯，一齊起來，拿誅錯做名義，却天子不能細察，就把錯殺了。平他們的氣，天下的人，悲傷錯的，因了竭盡忠心，却受誅戮的禍，不知道錯實在有自取的道理呢。古時建立大事業的人，不但有超出世人的才能，也必有堅忍不拔的意志。以前禹王的治水，罄開龍門，疏通大河，却放這水到海裏，當他功業沒有成就的時候，大約也有水的決出上冒，和橫衝直撞可怕的憂患呢。只不過能夠預先知道他必定這樣，事體到了，並不怕懼，却慢慢的替他計算，所以能夠到成功的路。想那七國這樣的強盛，却要驟然去減削他的勢力，他有這種變亂，怎能夠去怪他呢？錯不在這時候去犧牲他的身子，替天下的人做大難的衝要，去制吳楚的死命，却做自全的計策，想教天子親自領兵，自己住在裏面防守，試問發動七國大難的人，是那一個呢？自己想求這名譽，怎能夠逃過這患難，拿親自領兵的極大危險，和住在裏面防守的最大安逸，自己做了發難的禍首，反揀這安逸的來做，却留下天子去做這最危險的事情，這是忠臣義士，所以要憤怨并且抱不平之心的呢。當這個時候，雖沒有袁盎，錯也未見得能免這殺身的禍。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自己想住在裏面防守，却使人主

去親自領兵，拿常情來論，天子本來已經難忍受了；却還要極力違背廷臣的議論，所以袁盎的說話，能够行在這中間。假使吳楚反叛，錯能够親身擔任這危險，成日成夜的磨礪他，領了兵朝東去等他，使得不至於累他的君上；那就天子將靠了他，拿來有恃無恐，雖有一百個袁盎，怎能够去離間呢？咳！世上的君子，想求非常功業的，便不要專門爲自己安全的計策。假使錯自己領了兵，去討伐吳楚，未必沒有功勞；只因爲他想自己保全他的身子，弄得天子心裏不快活，奸臣能够拿來逞他的間隙，錯的所以自己保全的，大約就是他所以自己受禍的原因麼？

標點評註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卷十一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

乃作鷓鴣之詩以貶王君奭，周公名者考尊之稱，周名公名也。
成王幼，周公攝政，當踐紂名公疑之，乃作君奭。勞則數周公起奇絕。及觀史記，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

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

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

如此。接乎又得孔子更奇。
適意以樂字爲主。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

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能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

足以樂乎此矣。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始周公所以不知夫子也。
變收周。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

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先出歐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

其議論。次出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樂其

所樂也。

歐符之樂
只重寫妙

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

如作詩及
國賦之類

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

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欲寫其得見先寫其
不得見文勢開拓

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

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

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忠文之臨，異恩有以拔之，梅
聖俞特與其事，得公論判實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

士，疑曾子庸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

不爲世俗之文，以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己處。

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

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

以上敘冠極之盡快自己
之遺過極於淋漓酣暢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

可以徒貧賤。

原在富
貧賤

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

占地步

苟且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

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

自東坡說出自己之
真樂乃一篇之關鍵

傳曰：「不怨天，不尤

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明成語因
句收住

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

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未復以樂乎斯道專
願相公是樂字結文

【評語】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首援周公，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以形起而自比於聖門之徒。坡公之推尊

梅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其議論真是破千古來俗腸絕妙。

【白話】軾每讀詩到鷓鴣一章，讀書到君爽一篇，常常暗地裏悲傷周公的不遇。第到讀了史記，不見孔子困厄在陳蔡的中間，卻是絃歌的聲音，仍舊不斷，顏淵、仲由的一般學生，互相問答，夫子道：「不像牛的一類，不

像虎的一類，到那曠野裏去，吾的道理不對麼？吾爲什麼到這樣！顏淵道：「夫子的道理太大了，所以天下的人不能夠容納，雖是這樣，不能容納，也有什麼害處，並且不能容納，然後可以見得是君子。」夫子油然的笑道：「顏回，如果你多財，吾情願替你做官。」那天下雖不能容納，卻是他的學生，能夠自足，拿來互相快樂，竟是這樣。現在才曉得周公的有富貴，實在有不如夫子的貧賤。想那召公的賢明，管蔡二叔的親近，卻不知道他的心思。那周公有什麼人，和他一同快樂這富貴，卻是夫子的所和他一同貧賤的，都是天下的賢才，便也足以快活在這上面了。賦在七八歲的時候，方才知道讀書，聽見天下有歐陽公的人，他的做人，像古時孟軻、韓愈的一等人，卻又有了梅公的人，跟他一同交游，和他上上下下的議論。後來到了壯年，方才能夠讀他的文章，詞賦，想見他的做人，想他一定飄然的脫去世上塵俗的快活，卻自己能夠快活他的快活呢。剛才學做對仗排偶詩賦的文章，求一升一斗的俸祿，自己想來，沒有能夠進來見諸公的面，到了京師，一年多沒有曾經一看公卿的門。今年春天，天下之士，多聚集在禮部考試，先生和歐陽公，實在親身考試他，就沒有自己想到，考中在第二，後來聽得人家說：「先生愛這篇文章，以爲有孟軻的遺風，卻是歐陽公也，因他能夠不做世俗的文章呢。」那錄取的原因，就在這裏。」沒有左右的人先替他通關節，沒有親衛的人替他請求，囑託卻是在以前十多年的中間，聽他的名望，不能夠見一面的，一旦做了知己，退下來想他，人果然不可以苟且求富貴，但也不可以只求貧賤，有了大賢人，我去做他的學生，便也可以靠託了。如果圖一時的僥倖，跟了成隊的車馬，幾十個人，使得鄉閭里巷的小百姓，聚了觀看，並且贊美歎息，他也怎能夠換這個快活呢。書上說道：「不怨天，不怨人。」因爲閒暇自得，可以過年了。先生的名望滿佈天下，卻是官位不滿五品，先生的容貌面色，溫順的沒有怒容，先生的文章，寬厚敦重樸實，卻沒有怨言。這必定有所快活，在這種道理呢。這個道理，吾願難在中間，參與參與呢。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

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折開，點出已盡一節之意。

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周禮：凡國事共名其書，以備國公於東土，別公嘉天子命作嘉禾。

漢武得鼎，以名其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爲元鼎元年。

叔孫勝敵，以

名其子。

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偕如乃名其子曰穀。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引古爲證。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

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

先記作亭。

是歲之春，雨麥於

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

權一節下便可引既而字轉文始曲折。

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

次記雨。

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

又跌。

丁卯大雨，三日乃止。

次記雨。

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

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

慶忭皆三字易法。

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緊接此句妙雨，更不可不喜。

更不可不志志喜，更不可不以名亭在此。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

視。

曰：「五日不雨可乎？」

問波。

曰：「五日不雨可乎？」

更五。

「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

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

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

得以為禱；如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一眼注者亭即此一筆便說亭民曰：『

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功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

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歌非此文蓋喜雨因必志而志喜雨何故即亭亭此理還未說出因倍欲以發之

【評語】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寫，實寫，即小見大，以無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窮，筆態輕舉而蕩漾，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

【白話】這個亭子拿「雨」字來題名，是記喜歡的意思呢。古時有了喜歡的事情，便拿來題物的名，表示不忘記呢。周公得了嘉禾，拿來題他的書名；漢武帝得了寶鼎，拿來題他的年號；叔孫勝了敵人，拿來題他兒子的名字；這喜歡事情的大小雖不齊，他的表示不忘記却一樣呢。我到扶風郡的明年，方才治理官衙，做個亭子在堂的北面，又鑿個池在他的南面，引了流水，種植樹木，拿來做休息的地方。這一年的春天，落麥在岐山的南面，占卜下來，說是豐年的預兆；後來整月的沒有下雨，百姓方才因此憂患得很。到了三月乙卯日，方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以為沒有夠了。卯日又大大的下雨，下了三天，方才停止。官吏彼此在亭上慶賀，商賈的人，彼此在市上唱歌，種田的人，彼此在野裏歡喜，愛的人因此快活，病的人因此全愈，卻是吾的亭子，恰巧在這時造成，那塵在亭上備了酒，聚集了許多客人，并且問他們道：『五天不下雨，可以麼？』說道：『五天不下雨，便沒有麥了。』十天不下雨，可以麼？』說道：『十天不下雨，便沒有稻了。』沒有麥，沒有稻，年歲就要一年兩荒了，監獄訟案，夾雜起來，強盜竊賊，陸續添多，便我和你們的幾個人，雖要想安閑自得，拿來快樂在這個亭上，這豈能夠得着呢？現在上天不肯拋棄我們的百姓，方才早就賜他的甘雨，使得吾和你們的幾個人，能夠彼此安閑自得，并且快活在這個亭上的，都是雨的賞賜呢！這又可以忘記麼？既經拿來題這個亭子，

又接了唱一隻歌道：「如果天上落下珠子來，冷的人不能夠拿來做衣裳；如果天上落下美玉來，餓的人不能夠拿來做米粟。下雨一連三天，是那個人的力量！百姓說是太守，太守不有這力量，歸到天子，天子說不對，歸到造物，造物不肯拿來算自己的功勞，歸到他太空，太空杳杳冥冥的沒有地方去叫他，吾因此拿來題吾的亭子。」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筆亦凌虛而起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而都邑

之麗者，莫近於扶風。縣附也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

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論宜若句此凌虛之所爲築也。臺點出方其未築也，太守

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

計也。曰：「是必有異。」按未築臺之知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

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較既築臺之後恍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意

公曰：「是宜名凌虛。」點出名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點出作記軾復於公曰：「物

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提句寄想其遠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

時，豈知有凌虛臺耶？臺從無而有是說與成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

也。臺自有而無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祈年臺泉皆宮名其南則漢武之長

楊五柞。柞。長楊殿之。前五柞能神宮。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計其一時之盛

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例興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

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例發歎。感歎欲泣

夫臺有不足恃，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

則過矣。推道。屢說。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託意存在前不說出妙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

記。

【評語】通篇只是興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悲歌慷慨，使人不樂。然在我有足恃者，何不樂之？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故以至理出爲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

【白話】任在南山的下面，那起居飲食，應當像和山接近呢。四方的山，沒有比終南再高，卻是郡邑附近山的，沒有比扶風郡再近。拿最近去求最高，這在形勢上可以必得的，卻是太守所住的地方，沒有曾經知道有山的。雖不是事情的所以損益他，卻物理上有不當這樣的。這凌虛臺的所以建築呢，當他沒有築的時候，太守陳公手中拿了杖，徜徉逍遙在這下面，看見山嶺露出在樹木上面的，相連不斷的，像人的行在牆外，看見他的髮髻呢，說道：「這必有奇異可觀的。」使工人鑿他的前面，做個方池，就拿這個泥土做個臺，臺的高度，只不過高出屋簷為止。後來人家到這臺上的，恍恍惚惚，不知道臺的高低，卻以爲山的踴躍奮發，迅速出來呢。公

道：「這應當稱他『凌虛。』」拿來告訴他的佐吏蘇軾，並且求寫文章，做個紀念。軾回答公道：「物的興廢成毀，不能夠預先知道呢！以前的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藏，隱蔽狐狸，所逃竄伏匿，當這個時候，豈知道有凌虛臺出現呢？廢興成毀的事，相循環到沒有窮盡，那便臺的再變做荒草野田，卻不可以知道呢！我曾經試和公登到台上去一望，他的東面是秦穆公的祈年臺，泉兩宮呢；他的南面是漢武帝的長楊場，五柞宮；他的北面是隋文帝的仁壽宮，和那唐朝的九成宮呢！計他一時的興盛，規模闊大，形式奇美，建築堅固，不能搖動的，豈但百倍那凌虛臺呢！然而隔了幾代後來，想求他鬚鬢的形像，就是破瓦壞牆，也沒有再存在了。早早的已經化做禾黍荆棘，土阜田畝了，那何況在這個臺呢！想那臺還不能夠靠了長久，何況那人事的得失，忽然去忽然來的呢！那有的人想拿來誇耀世上，并且自己滿足便差了。因為世上實有可靠的，卻不在乎臺的存亡呢！既經拿來告訴公，退下來做這篇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

樂字是一篇主旨

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餽糟啜醢，醢酒薄皆可

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此即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雖食蔬飲不改其樂意。一起便超然夫所謂求福

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指富貴利達美

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不超然則不然是謂求禍而

辭福。福可嘉，禍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故而多悲，少樂，是求福辭福也。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蓋蔽也。承上起下。彼遊

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

反超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

如孟子勿視

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

小界之

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

此段皆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

予自錢塘移守

膠西，

膠西屬青州，膠州府屬，即膠州府也。

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

采椽

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

安得

始至之日，淺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

然，日食杞菊。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實，安得超然。

人固疑予之不樂也。

然，日食杞菊。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正為己之安，往而不樂。

於是治其園囿，潔

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

安邱高密

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

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

欲完正臺事，上寫因樂園存臺下寫因臺而得樂放意肆志，字正為樂字寫照上下關鎖。

南望馬耳常

山，

二山名，秦漢間高人多隱於此。

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

南

而其東則廬山，

人廬敖

秦博

之所從遁也。

東

西望穆陵，

穆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

隱然如城郭，師尚父

公

即桓

之遺烈，猶有存者。

四

北俯瀕水，

韓信與龍且戰夾瀕水而陣即此。

慨然太息，思淮陰

韓信討淮陰侯

之功，而弔其

不終。

北。悲。思。弔古感愷。瀕水而陣即此。

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

冠

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

客未嘗不從，寫入擷賢入園蔬，取池魚，釀蒸去秫街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擷，採取也。園蔬，園中蔬菜之結者，即謂之蔬。然而出之也。脫粟，糠脫殼而白，言不精潔也。寫人與空之日用平常。樂字一振。

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

臺曰超然。點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評語】是記先敘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形勝，忽入四時之佳景，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

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白話】凡是物類，一定都有可觀的，苟其有可觀，一定都有可以快活的，不必定要有怪奇偉大美麗的呢。米糲薄酒，吃了都可以醉，果實蔬菜草木一類的東西，吃了都可以飽，照這樣類推出去，吾到那裏去，怕不能快樂呢。想那所以要求福祿辭禍患的，因為福祿可喜，那禍患可悲呢？人的所要，沒有窮盡，卻是物類可以足吾欲望的有限，美惡的辨別，在心中戰爭，那去取的選擇，交涉在前面；這樣的做，便可樂的常少，那可悲的常多了。這就叫做求禍患去辭福祿，想那求禍患，辭福祿，豈是人的常情呢？實因為物欲去遮住他呢。他游在物的裏面，卻不能游在物的外面，物並不是有大小啊，從他的裏面看出來，沒有不高而且大的呢。他挾了高大來對我，我便常常昏亂反覆，像在洞裏看人家的爭鬪，又那裏知道勝敗的所在。所以美惡的心，縱橫發生，那憂戚快活出來了，豈不是大大的可以悲傷呢！吾自從錢城遷移，守那山東滕州，放了舟楫的安逸，卻管這車馬的勞苦，去了雕刻牆壁的美意，卻居在樸木做的房屋，離了河山的大觀，卻行在桑麻的野裏。方才到的時候，年歲屢次不熟，盜賊滿在野裏，獄中的囚犯充滿，談詞相連接的，那辦素食的廚房，索然無生氣，天天只吃蔬菜一類的東西，人家固然要疑心吾的不快活了。但於吾住了一年，卻是面貌加豐，頭髮向來白的，一天一天的反而黑起來，吾既經快活他風俗的淳厚，卻這裏的百姓，也安我的拙笨呢。那麼就整理他的園圃，清潔他

的庭宇，斬伐安邱高密的木材，拿來修補破敗的地方，做暫時安逸的計策。那園的北面，築了城拿來做台的，已經舊了，稍爲修理，拿他刷新一下，時常互相登台看遠，放了心意，逞了意志，非常的快活。南面望馬耳常山，出沒隱現，又像近，又像遠，也許有隱君子在這裏麼？他的東西有廬山，秦人盧敖所逃避的地方呢？西面望穆陵，隱隱然像城郭的一般。姜太公、齊桓公遺下來的功業，還有存在的。北面俯下來望望灑水，慨然的嘆息，懷想淮陰侯的功業，卻弔他的不得善終。這個台高大并且安逸，深廣并且明亮，夏天風涼，冬天溫暖，下雪的日子，風月的夜裏，吾沒有曾經不在，客人沒有曾經不跟的。採了園中的菜蔬，拿了池中的魚蟹，高梁的酒，煮了脫粟的飯，却去喫他，并且說道：「快活啊！這種游散呢！」當這個時候，吾的弟子由，恰巧在海南，聽見了做篇賦，并且題他的台叫「超然」。因此見吾的不論到那裏，沒有不快活的緣故，因爲能夠游在物的外面呢。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

神宗
年號

十年秋，彭城

彭城今
徐州是

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

雲龍山在州城
南，張天翱隱此。

明年

先點

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

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

山足

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

承寓因異
境作亭

彭城之

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

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

境作亭

春夏之交，草

承寓因異
境作亭

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冥之閒，俯仰百變。

又從異境上
藝高一番

山人有二鶴，甚馴，而

善飛。

馴順
習也

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

陂田
澤澤

或翔於雲表，暮則

澤澤

僚

僚

僚
也

東山而歸。

僚
也

故名之曰放鶴亭。

次點名。二段
敘事錯落多致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

僚

僚
也

東山而歸。

僚
也

故名之曰放鶴亭。

次點名。二段
敘事錯落多致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

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字作後案挹山人而告之。挹的也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

君，未可與易也。三句最一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二爻辭曰：九二，中學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鳴鶴于隱處之處，而其子和之也。

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詩小雅鶴鳴之篇。皋，澤中水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在於九皋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天，猶鶴至幽而有至著者焉。蓋其爲物，

清遠一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

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鳴鑾而行，一旦敵衆攻，之皆曰：公有鶴，何不以繫敵乃煩吾爲遂亡國。周公作酒誥。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醴酒。

天下化之，隸土商之，都邑其塗，惡猶甚文。王以其地封康叔，故周公作酒誥以戒之。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卽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抑戒以自戒。其第三章云：履行德，蓋湛于酒。以爲荒惑敗亂，

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晉劉伶，阮籍，樂飲，虛誕，輕蔑，禮法，縱酒，皆得遺忘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嵇康，爲竹林七賢。明始從上。

名享來飲，從上飲酒來。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選世之

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

也。陸士隱居之樂三句。遠遊，遊龍，華，彭，潤，淵。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仍就山人作收。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

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

終日於澗谷之閒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歌放「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

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歌招

【評語】記放鶴亭，卻不實寫隱士之好鶴，乃於題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真見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

【白話】熙寧十年的秋天，彭城地方的水大發，雲龍山人張君的草堂，水浸到他的門一半。明年春天水退，灘到舊時住屋的東面，東山的山脚下，登高一望，得有一塊奇異的境地，就築個亭子在這上面。彭城所有的山，圍嶺四面圍合着，隱隱然像大的圈兒，單缺他西邊一方面。那山人的亭子恰巧當他的缺處。在三四月的時候，草木的茂盛，像是連天一般；秋冬的月光雪色，千里一樣顏色。風吹雨下，或亮或暗的時候，在一舉首一低頭的當兒，有百樣的變化。山人有兩隻鶴，性質很是馴良，並且極會得飛。朝晨便望了西山的缺處去放他，隨他的意思到那裏去；有時立在山邊的田上，有時飛翔在雲霧的上面。晚時便向東山歸來，所以叫他做放鶴亭。這裏的太守官蘇軾，時常後面跟了一般賓客，佐吏僚屬吏民，去見雲龍山人，飲酒在這個亭上，很是快樂。他酌了酒給山人喫，並且告訴他道：「你知道隱居的快樂麼？雖是朝了南面的君主，也不能夠換這個快活呢！」易經上道：「鶴叫在隱幽的地方，這鶴子會得和他。」詩經上道：「鶴叫在九折的泉澤，聲音能夠聽到天上。」一因為鶴的這個東西，清遠閒放，超然在塵世的外面，所以易經和詩經，都拿來比賢人君子，有隱德的士子，常常把他玩弄，應當像只有益，也沒有害處了。然而衛懿公，喜歡了鶴，便亡了他的國家。周公做酒誥去戒成王，衛武公做抑戒，一篇文字，拿來警戒自己，以為荒惑敗亂，沒有比酒再厲害的；然而劉伶、阮籍這等人，卻因喫酒保全他的天真，並且名譽傳在後世。唉！做了南面的君主，雖是清遠閒放，像鶴的東西，還不能喜歡，喜歡了便要亡他的國家，卻是那一般隱在山林，逃離世俗的人，雖喜歡那荒惑敗亂像酒的東西，還不能去害他；何況喜歡這鶴呢？從這樣看來，他所有的快樂，竟不可在一天同說呢！山人聽了這一番話，很快活的笑道：「真有這樣的麼？」那麼就做了放鶴招鶴的歌道：「鶴飛去呢，在西山的缺處，高高的飛翔，朝着下面望呢，揀

所安適的地方，驟然的收斂羽翼，像似打算停下來呢；忽然的見了什麼東西高高的在飛到上面，單是一天到晚在澗谷的中間呢；嘴上啄的是青苔，腳上踏的是白石。」一鶴還來呢，在東山的北邊，這下面有個人呢，黃的帽子的草的鞋，穿了葛衣，坐了彈琴，自己種田自己喫呢；這多下來的一起來統你喫飽，還來還來吧，西山不可以長久居留！」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

彭蠡即鄱陽湖引水經起更與實

酈

力注水經元

以為下臨深潭，微風

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

一說伏下是說也，人常疑之。

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

一發伏下

至唐李渤

少室山人唐順宗為左拾遺稱疾不仕

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

聲函胡，

音北音清越

音枹

止響騰，餘韻徐歇。

枹鼓也

自以為得之矣。一然是說也，余尤

疑之。

疑余

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一發伏下

元豐

神宗

七年六

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

齊安臨汝皆邑名

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

饒州府德興縣尉送之

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鏗鏘然。

此即李渤之鼓

仍然是疑

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

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鵲，

元

聞人聲亦驚起，磔磔

擊

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歛

傲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一段點綴奇景，極淡極其，使人毛髮代下。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句。余方心動欲還，折筆

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噌吰，鐘聲。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

聲去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一處見開舟迴至兩山間，將入

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輿之

聲，窾坎鏗輿，鐘鼓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兩處見開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

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輿者，魏獻子之歌鐘也。魏獻子，晉大夫。兩處石梁與古，聲無異。古之人，不余

欺也。始知古人以鐘名石爲不謬。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人謂石梁水中不能鳴，蓋聽斷耳。酈元之所見聞，殆與

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

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疑之句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

破余尤疑之句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結

【評語】世人不曉石鐘命名之故，始失於舊註之不詳，繼失於俗人之淺見，千古奇勝，埋沒多少。坡公身歷其境，聞之真察之詳，從前無數疑案，一一破盡，爽心快目。

【白話】水經上說：「鄱陽湖的湖口上，有一個石鐘山。」酈元以爲下面臨了深潭，微微的風，吹動波浪，水和石頭相撞，像撞大鐘的聲音。這個說話，人家都疑心他現在拿鐘聲放在水裏，雖有大風浪，也不能叫他有聲音。

何況那石頭呢？到了唐朝的李渤，方才去訪他的遺跡；得看一雙石頭在漂的上面，敲起來聽他的聲音，南聲兩胡的像宮音，北聲清越的像商音，鼓槌停了，聲音還是騰起，餘下來的聲韻，慢慢停歇，自以為得着石鐘山命名的意思了。然而這句說話，吾尤其疑心他石的鏗然有聲音的，到處都是這樣，卻單是這裏拿鐘來叫他，是什麼緣故呢？元豐七年六月丁丑的日子，吾從齊安乘了船行到臨汝，那大兒子邁將要到饒州府的德興縣尉任，送他到湖口，因此能夠一看所謂「石鐘」的景緻。寺裏的和尚，差小童拿了斧斤，在亂石中間，隨意揀一兩塊去敲他，有磴磴的聲音，吾仍舊笑他，卻不相信呢。到了夜裏，月色明亮，獨和兒子邁乘了小船，到絕壁的下面，大石側面立着有千尺的高，像兇猛的獸，奇異的鬼，森然的像要咬人，那山上所棲的鸞鳥，聽見了人聲，也嚇了飛起來，磔磔的鳴叫在雲霄中間，還有像老人歎嗽的聲音，并且笑在山中的，有人說道：「這是鶴鶴呢。」吾的心中，受了驚動，想要還轉，卻有大的聲音發在水面上，嗒嗒像鐘鼓的聲音，不斷，舟人大嚇，慢慢的去察他，卻是山下都是石頭的縫，不知道他的深淺，小的波浪，到縫裏面去，出出進進，澎湃衝突，才發出這種聲音呢。船還到兩山的中間，將要進港口，有一塊大石，砥柱中流，可以坐一百個人，中間是空的，并且有許多小眼，和風浪互相吞吐，有窸坎鏗的聲音，和以前嗒嗒的聲音，互相應答，像是奏樂呢。因此笑對邁道：「你曉得聲音的道理麼？嗒嗒的聲音，是周景王的無射鐘呢；窸坎鏗的聲音，是魏獻子的歌鐘呢。古時的人，不來欺騙我呢！事情不是親眼看見，親耳聽得，卻拿自己的心思，去斷他的有無，可以麼？酈元的所見所聞，大約和我相同，卻是記他不詳細，士大夫終究不肯拿小船，泊在絕壁的下面，所以沒有能够知道。卻是一般，的漁夫水手，雖是知道這樣，然而不能說出他的道理，這世上所以不能傳呢。到那鄙陋的人，竟拿斧斤敲他，去求他的聲音，自以為得了這實在的情形！」吾因此記他。實在嘆息酈元的簡略，并且笑李渤的固陋呢。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東坡作此碑不識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道，認得此兩句是從古來聖賢遠道想人。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

關盛衰之運。

用「參贊」二字接他，括古今聖賢多少。

其生也有自來，

生不

其逝也有所為。

死不

故申呂自嶽降，

推得神生甫又申即呂其昌則禮也作甫則而，孔氏以爲呂侯後前侯是也申申何也。生有自來。

傳說爲列星，

能了傳說東嶽歸箕尾，逝有所爲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忽然而出，氣字來。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

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相

陳長

失其智，賈育

夏育

失其勇，儀秦

蘇秦

失其辯。

一遇是氣則，皆無所用，縱見浩然。

是孰使之然哉？

下有力。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

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

其氣字。

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

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以上言古今聖賢。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

年

明皇

之盛，輔以房

必與神心一氣。

相，姚

宋瑒

而不能救。

新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

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

文公諱興，臨明大直正人心，在衣而挽回世教，其功尤烈。

蓋三百年於此矣。

官句

文起八代之衰，

八代更漢魏晉宋齊梁陳隋。

而道濟天下之溺。

公卓立等諸賢，實宏深障百川，道在斯所以救濟人心之耐。

忠犯人主之怒，

文宗通佛骨入禁中，公上表極諫，帝怒貶潮州。

而勇

奪三軍之帥。

鎮州亂，韓帥洪正而立王，漢謂公宜攝衆皆危，之公帝對紅紫力折其疑。四句說崇佛公一生。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而浩然獨存者乎？

德前結作下，提擊而說。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

可以智

惟天不容僞。

必以時感。

智可以欺王公，

人不可以欺豚魚；鳥中學鳥曰信及豚魚。天。力可以得天下，人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天。四知亦上。下。故公

之精誠，能開衡山之穴。公有揭衡山南隄廟詩云我東正逢秋廟前隄氣味無所感當心發若有照登非正直能感。須與靈攝繁累出仰其靈凡擇鳴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靈也。天。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謂詔潮州。人能馴。句。鱷魚之暴。謂州鱷魚爲患公移文投水中是夕暴風颶。電。此說中數日水盡湖西徃六百里。天。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

吉之謗。憲宗得公潮州謝表頗愜博悅用之。博恩公奏改旌州李逢吉因奏。電。此說中數日水盡湖西徃六百里。天。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謂潮州之廟。公自觀察推官入任旆山揭旆潮州代袁州行。軍。潮州官換鎮州不能一日不朝也。人。蓋公之所能者，天

一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任旆山揭旆潮州代袁州行。軍。潮州官換鎮州不能一日不朝也。人。其所不能者，人也。所不能。句。宋。往。人無。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

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齊等。之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謂公。千潮。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謂公。千潮。而

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人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哲宗。年。則出令曰：

「願新公廟者聽！」謂其。所命。民懼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謂新廟下。起。辨。文。情。湧。起。或

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於一歲而歸。不及一。年。而。去。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

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何嘗不。在。潮。而潮人獨信之

深，思之至，蒸蒿悽愴，使人精神懷然。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何嘗專在潮。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昌黎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點出潮潮人請書其事於石。點出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

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手抉瀕入雲漢分天章，詩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謂公天孫為織雲錦裳，

天孫織女也。昔若織女為公織就雲錦之裳。此言公之文章自天而成。飄然乘風來帝旁，飄飄然乘高風而下與濁世掃秕糠，濁世秕糠喻世俗文

天而降為一西遊咸池略扶桑，淮南子曰出陽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謂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于扶桑日拂之方草木衣被昭回光，公光輝發越被及草木猶日月之昭回于

天而光明也。此才民光被四表而為民物所知瞻仰。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唐之詩士公與之追逐參列翱翔于其間汗流籍湜走且僵，籍湜晉南河同名於時而不及公遠甚汗

流者言其慷慨如漢也。走且僵謂其退避奔走而走仆也。滅沒倒影不能望，日光冲擊謂之滅沒反從下照謂之倒影喻公之道德光輝被作書詆佛

讖君王，謂佛要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政涉嶺海是謂要觀南海窺衡山湘水歷舜九嶷弔英皇，九嶷山名在蒼梧峽陵之間舜所葬處英皇舜女嫫毘女

英也從舜南狩而死衡湘之間公歷行舜所巡之地祝融先驅海若藏，祝融為之神曰祝融海若亦海神公涉海外海立約束蛟

鱷如驅羊，謂驅鱷魚之暴。此言公之德足以感神威足以服物。鈞天無人帝悲傷，九天中天曰鈞天言大鈞之謳吟下招遺巫陽，謳吟下招遺巫陽

巫陽謂以下招文公操牲難卜羞我觴，操牲即牛豕雞卜也。凡小事必卜名難卜鼠卜盜道也。言祭以牲難卜之薄而違我之願所以我誠也。於餐荔丹與蕉

黃，公羅池廟碑荔枝蕉分蕉葉黃為理透柳子厚之歌東坡引用其公不少留我涕滂，傷公翩然被髮下大荒。

韓公詩云：「燭然下大流，髮鬢鶴髮，事竣用此語，覽其來享也。」歐陽文忠公直道：「韓公。」

【評語】韓公貶於潮，而潮祀公爲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之歿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東坡極力推尊文公，豐詞環譏，氣饒光采，非東坡不能爲此，非韓公不足當此。千古奇觀也。

【白話】一個匹夫能夠做百代的師，一句話能夠做天下的模範，這一定多有可以參天地的造化。關盛衰的命運，他的生在上，有所從來，他的死亡，有所原因。所以申伯、呂侯從讖神降下，傅說比做列星，古今所傳下來的，不能夠狂妄呢。孟子道：「我善養吾浩然的氣。」這個氣啊，寓在尋常的裏面，卻充塞在天地中間，驟然的逢着他，便王公失他的貴顯，晉楚失他的富厚，張良、陳平失他的聰明，孟賁、夏育失他的勇敢，張儀、蘇秦失他的辯論，是那個人使他這樣呢？這必定有不必靠了形體成功，不必靠了力量行事，不必待生活去保存，不是跟了死，就一起遺失的了。所以在天上是星辰，在地下是江河山嶽，在幽冥做鬼神，在陽世就是人。這是道理上的常情，沒有可以奇怪的。從東漢到現在，正道喪失，文章衰頹，不正道的學說，一齊起來，經過了唐朝貞觀、開元這樣的隆盛，加上了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的賢明，竟乃舊不能救。只有韓文公崛起在布衣裏面，在談笑中間，指撻天下的人，因勢所趨，完全跟他再還到正道。大約到了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年了。他的文章，興起八代的衰疲，他的道理，救濟天下的沉溺。一團忠心，犯了人主的怒，他的勇敢，能奪三軍的將帥。這豈不是參天地的造化，關盛衰的命運，浩然獨存的麼？吾曾經論天命和人事的分別，以爲人事無所不到，可以拿智力勝的，只有天命，卻不能作僞的。聰明可以欺王公大臣，不能去欺豚魚；力量可以得天下，不能拘得着匹夫匹婦的心。所以公的精靈，誠信能夠開衡山的雲，卻不能挽回憲宗的迷惑；能夠馴服鱷魚的暴虐，卻不能够消滅臯甫、縛李逢吉的誘毀；能夠見信在南海的百姓，立了廟宇，百代的祭祀，卻不能使他的身子一天安在朝廷的上頭。因爲公所能够的是天命啊，他所不能够的，是人事啊。起初潮州人沒有知道研究學問，

公命進士趙德做他們的先生，從此潮州的士子，都極力在文章德行方面研究，一直普及到平常的百姓；到了現在，號稱容易治理。孔子的說話，真個可信的：「君子學了道，便能夠愛人，小人學了道，便容易差使呢。」潮州人的奉事韓公，一飲一食，必去祭祀，水旱災病疫癘的災難，凡有請求，必定祈禱，那廟在刺史公堂的後面，百姓以為出進艱難，以前太守想請在朝上建個新廟，不成功。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濬君到這裏來做官，凡他所有贊上治民的方法，一起從公做先生，百姓大家快活誠服，便出一個號令道：「情願刷新公廟的，都來聽令！」百姓很快活的趨附他，占下一塊吉地，在潮州城南的七里，隔了一年，韓公廟造成。有人說道：「公雖開故鄉論萬里，卻貶在潮州，不到一年，就離去，如果死了，有知覺，他的不眷戀在潮州，明白得極了。」蘇軾道：「不對公的神靈在天下，像水的在地中，沒有一處地方不到的。卻是單有潮州人，信他這樣的深，想他這樣的利害，精氣上處，使人悚然懷愴，像是見他一樣的；譬如鑿井得着一個泉，卻道水專門在這裏，豈是合理的麼？」元豐元年，皇帝詔封韓公做昌黎伯，所以題他叫昌黎伯韓文公的廟，潮州人請寫他的事在碑上，因此做一首詩，拿來贈他，使他們用歌來祭公。這首詩道：「公以前騎了龍，乘白雲，有帝鄉，親手扶開了天河，分為天下的文章，織女替他織了雲綿的衣裳，飄飄然乘了高風，從上帝的旁邊降下來，到塵濁的世上，一掃簡陋的文章。當公出世的時候，西面游那咸池，和經過扶桑的地方，公的光及四方，像日月的光明，被及草木，光輝還轉到天上。追隨李白杜甫，遨遊在天地的中間，張籍皇甫湜的一等人，愧汗交流，退避奔走的僮仆，公的道德光輝，耀人眼睛，不能矚得到的。做了文章，排斥佛老，拿來護護君王，公被謫潮州，一路看見廣東的南海，和衡山，湘水，經過九嶷山，去弔娥皇，女英的兩后，祝融神替他做先鋒，帶了海裏的怪物去獻，匿約束蛟龍，鱷魚，像羊的一般，九天中央，沒有公的一般人，上帝因此悲傷，差了巫陽，一面唱歌，去招他歸來。從此把對牛雞骨，進我的酒杯，喫這紅的荔枝黃的香蕉，公不肯少留世上，使得我涕淚多流，望公翩然的降臨大地來享受。」

進祭品。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臣等猥

委

以空疎備員講讀

時任翰林與李希哲范祖禹同進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

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

自謙

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

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閒不必皆從於己出

設一確喻似可轉入宣公奏議

伏見唐宰相

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

誦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

極贊

但其不幸仕不遇時

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

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已

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

謂中大

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

能言謂也心下爲膏左傳晉欒公疾病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運焉

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

太宗

可得而復

反正作頌起下仁宗常用宣公之言

臣等每

退自西閣

始

卽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君主之同時

取善不必
以時代拘

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

漢文帝謂馮唐曰：嘗有爲我言道時李齊之賢，我子鉅鹿下書，每飯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倘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附辭曰：

我獨不得頗、牧爲將，何憂何效哉。

魏相條龜

湖董之對

則孝宣以致中興。

魏相好親漢故事，數陳漢興以來國家風化，行本及龜、鍾、仲舒等所習請施行之。上任用焉。

若陛下

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

此段勸勉仁宗，信之言最爲婉切。

夫六經三史

史記及兩漢書爲三史。

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

足爲治。但聖言

六

幽遠，末學支

史子

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

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

以經史諸子形出著述深明實公之論便於觀覽推行。

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

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

功於歲月。

直寫名校正進御之五。

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評語】東坡說宣公便學宣公文章，諷勸鼓舞，激揚動人。宣公當時不見知於德宗，庶幾今日受知於陛下。與其

觀六經諸子之崇深，不如讀宣公奏議之切當，尤使人主有欣然嚮往，恨不同時之想。

【白話】拿臣等胸無實學的人，竟備充做一個侍講侍讀的官員，幸而聖德聰明，沒有限量，學問一天一天的進

步。但是臣等的才能有限，却是道術沒有窮盡，心裏想說，卻是嘴上不能講，因此自己慚愧，不知道怎樣做是

好。私下說人臣的進納忠言，譬如醫生的用藥，藥雖從醫生的手裏用進來，藥方卻從從古人傳下來的。如果

已經在世上用他有效，不必要都從自己想出來的。臣等伏見唐朝的宰相陸贄，本有王佐的才情，學問可以

做皇帝的先生，議論切實，中肯在事情方面，說話不離在道德，聰明像張子房一樣，然而文章勝過他，善辨

像寶誼一樣，然而道術不疏遠。上面拿來正君心的差誤，下面拿來通達天下人的心思，但是他沒有運氣，做

官不能遇時。德宗拿苛刻算能幹，贊卻拿忠厚去諫他；德宗拿猜忌做道術，贊卻拿推誠布公去勸他；德宗喜歡用兵，贊卻拿消弭戰爭做先決問題；德宗喜歡聚財，贊卻拿散財做要緊的事情。至於那用人聽言的方法，治理邊疆，統御將帥的方術，責罰自己，拿來收拾人心，遷善改過，拿來適應天的道理，排斥小人，拿來除百姓的禍患，愛惜爵號，拿來等待有功的人享受，像這樣的一類事情，不能完全把他舉出來。可以說是進獻苦口的藥，鍼刺害身膏肓的病了！如果德宗完全用他的說話，便貞觀的治理，可以再見。臣等每從衙門裏退下來，就大家私下談論，拿陛下這樣的聖明，必定喜歡贊的議論，但使得聖賢人的相合，就像臣主同時的一樣。以前馮唐論廉頗，李牧的聖明，漢文帝便爲他嘆息，魏相條陳，董仲舒的聖明，拿來對答，孝宣便因此中興。倘然陛下能夠得師，便沒有比取法陸贄最近。想那易書詩春秋禮樂史記前後漢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不是沒有可觀，都可以治理的，但是六經的說話幽深高遠，諸子百家的說話支節不詳，譬如山海的高深難拿尋常的意思去推測選擇，像贊的議論開卷一目了然，聚集古今的精華，實在可以做治亂的龜鑑。臣等想取他的奏議，稍爲加一點校正功夫，謄寫好了，進呈陛下。情願陛下放在坐位旁邊，像和贊見面一般，反反覆覆的熟讀他，像和贊談論一樣，必定能夠發揮聖上性質的高明，成就治理功業。在幾年中間，臣等說不盡區區的意思。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元豐四年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遣劉備求救於孫權將周瑜討長三萬拒之瑜將黃蓋建議以

覆載焚柴先以少許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着箭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火發火烈風猛燒盡北輪操軍大敗石壁皆赤赤壁有二惟蒲圻縣西北烏林與赤璧相對乃周瑜破曹處東坡所遊乃黃州之赤璧誤也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謂明月詩中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

牛之間。斗牛二尾。次賦月風月是一篇法本。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寫秋景。二句。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一葦謂小舟也。葦兼葭之。

屬衛風誰謂河廣一葦航之。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列子御風而行的然若也。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

登仙。受此風此月者一踏和嘉樂景。於是飲酒樂甚，點出樂字。扣舷而歌之。敲船。歌曰：「桂棹兮蘭

槳，舟中前進曰棹。擊空明兮泝流光。擊擊曰擊。擊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泝水而上曰泝。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泝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美人謂同朝君子也。先生一眷存不忘朝廷之意也。客有吹洞簫者，無處者。依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餘音嫋嫋，鳥。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嫠婦寡婦也。望因吹洞簫故出一段悲感感愴起下慷慨意。蘇子愀

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生出後中。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

曹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為魏武帝。先引實所詠詩。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岳州夏口。在鄂州江夏縣西。山川相繆，同。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魏魏也。周瑜字公瑾，曹操呼為周郎。此謂曹操為周郎敗於赤壁。現其今所遊境。方其破荆

州，劉琦。下江陵，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酺酒臨江，橫槊賦詩，

酺酌酒也。壘子壘曹氏父子。韓其開往後極樂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段借曹公發端其傷心卻在下一段。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

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扁舟小舟。舉匏樽以相屬，屬之。匏樽酒器。寄蜉蝣於天地，渺滄

海之一粟，蜉蝣小蟲名。粟喻朝生暮死。無石曹公願解千里此其誠空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承上面今安在。挾飛仙以遨遊，抱

明月而長終。

此事

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終無可奈何也。故借此章於悲風之中。以上擬客發語以抒下文。

蘇子曰：「客

亦知夫水與月乎？」

現前

逝者如斯，

客所

而未嘗往也。

客所未知

盈虛者如彼，

客所

而卒莫

消長也。

客所未知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

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舞。瞬目搖也。客所知

自其不變者而

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客所未知。羨字領上。即水月天地以自解。見得天地盈虛消長之理。本無終窮。況眼前境界自有風月可樂。何悲感。

且夫天地

之閒，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推測

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閒之明月，

耳得之而爲聲，

風

目遇之而成色，

月

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曰：悅吾與子此日而吾與子一酬一對之閒。差卻境界多少。

客喜而笑，

客喜

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

藉，

藉

相與枕藉，

爾

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結出人自在

【評語】欲寫受用現前無邊風月，卻借吹洞簫者，發出一段悲感。然後痛陳其胸前一片空闊，了悟風月不死，先生不亡也。

【白話】壬戌這年的秋天，七月十五的後來，蘇子和客人雇了一隻舟，遊在赤壁的下面。這時候清風徐徐的來，水面的波浪不起，舉了酒杯勸客人飲酒，誦明月的詩，唱窈窕的一章，停了一刻，月亮出在東山的上面，徘徊

在斗牛兩星的中間，雪白的露水，橫在江上，水光和天色相連接，乘了葦葉的小舟，隨他去行，經過萬頃的地

方，茫然不知大得極啊，像臨在空中，列子的御風而行，卻不知道到那裏才止，飄飄然的像離了塵世，人孤立的境界，又像道士羽化了，入仙界一樣。那麼飲酒快活得極，敲這船邊就唱起歌來，唱道：「桂的棹呢蘭的櫂，

的境界，又像道士羽化了，入仙界一樣。那麼飲酒快活得極，敲這船邊就唱起歌來，唱道：「桂的棹呢蘭的櫂，

過那水中的空明，衝破水色和月光，遠得極啊，吾的懷抱；望朝上君子，在天的那一邊。一客人中有善吹洞簫的，照了這隻歌，吹起簫來和他。這個聲音嗚嗚然的，像怨恨，像羨慕，像哭泣，像告訴，餘音嫋嫋的悠揚，不絕的像一縷細線，可以舞動幽深山壑的藏蛟，可以哭泣孤舟的寡婦。蘇子變了面色，正衣襟，端坐的起來，問客人道：「爲什麼有這樣的聲音呢？」客人道：「月色明亮，星光稀少，烏鵲向南面飛，這豈不是曹孟德的詩麼？西面望夏口，東面望武昌，山川相環繞，鬱鬱的有蒼蒼的顏色，這豈不是曹孟德的被困在周瑜的時候麼？當他破了荊州，直下江陵，順了江流，到東面的時候，船頭船尾千里相連，旌旗蔽在空中，對了江，灑點酒，橫了矛，做首詩，固然是一代的英雄啊！現今卻在那裏呢？況且吾和你捉魚樵柴，在江湖的上面，和魚蝦做伴侶，麋鹿做朋友，駕了一葉的小舟，舉了飽做的酒器，彼此勸酒，寄蜉蝣一般的生命，在天地中間，細小得極，像大海中的一粒米粟，悲傷吾生命的不久，羨慕那長江的沒有窮盡，怎能夠挾了飛仙，一天到晚的游散，抱了明月，長生不老，知道不能夠平空得着，所以寄託餘音在悲涼的風景裏！」蘇子道：「客人也知道水和月麼？水這樣的流，卻到底不會去呢；圓圓缺缺，像那月亮，卻到底沒有消滅生長呢。因爲從這變的方面看他，便天地中實在不能有一霎時的不變化，從這不變的方面看他，便物和我都沒有窮盡的，卻還有什麼羨慕呢！并且那天地中間，不論什麼物件都有主人，苟其不是吾的所有，雖是一釐一毫，也不可以拿他。只有江上的清風，和山間的明月，耳朵碰着了就成聲音，眼睛碰着了就成顏色，拿他沒有禁止，用他沒有窮盡，那是造化的無窮盡的寶藏呢，卻是吾和你的所共同快樂。」客人聽了這幾句話，快活得笑了，洗了杯子再喫，等到肴饌喫完，杯盤也雜亂了彼此縱橫相枕的在船裏睡覺，卻不知道東方已經發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

承上

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

公年四十七在黃州高陽山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堂以大雪中爲之故名。寫不必定遊赤壁。

二客從

予，過黃泥之坂。

黃泥坂雪堂至臨皋之道也。寫不必定約某客。

霜露既降，木葉盡落，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賦顧而樂之。

行歌相答。

賦自本欲歸客亦偶從。

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仍用風月二字乃坡公二

生韻

客曰：「今者薄暮，

薄暮，薄道也。道，晚曰薄暮。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願安所得酒乎？」

一

客制

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

婦更

於是攜酒

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

遊之端最有頭緒。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狀景高情字字若畫。

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感慨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

履巉巖，履巖高也。

披蒙茸，

披蒙茸，披草也。

披開也。蒙茸，草卉號生。

踞虎豹，

石類虎豹之狀。

登虬

求龍。

攀栖鵲之危巢，

危巢，巢處危則置于危。

俯馮夷

馮夷，水神也。

之幽宮，

幽宮，水神息於深淵之幽宮，俯而欲觀之。

蓋二客不能從焉。

上六句又添此一旬寫遊時喧嘩。

劃然長嘯，

嘯聲口出聲以舒憤鬱之氣。

草木驚動，

山鳴谷應，

寫出蕭瑟景況。

風起水湧，

寫出蕭瑟景況。

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

先生至此亦不能不知歸而退也。

反

而登舟，

登舟，登舟也。

放乎中流，

寫出蕭瑟景況。

聽其所止而休焉。

賦出人白衣。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

來，翅如車輪，

寫出蕭瑟景況。

玄裳縞衣，

甲

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空中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

夢

登舟

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

問其姓名，

應樂

俯

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

僧鶴與道士奇
驚駭達胸次

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覺惟無鶴，無道士，井無魚，井無酒，井
無客，井何亦賦，只有一片光明空闊

【評語】前篇寫實情景，從樂字領出歌來；此篇作幻想幻境，從樂字領出歌來。一路奇情逸致，相逼而出，與前賦同一機軸，而無一筆相似。讀此兩賦，勝讀南華一部。

【白話】這一年十月的望日，從雪堂出來，將要還到臨皋，兩個客人，跟我過黃泥的坂地。這時候霜露已經降下，木葉完全脫落，人的影兒在地上，仰起頭來看見明月，瞧瞧他很是快活。一面走，一面唱歌，互相酬和。後來嘆息道：「有了客人沒有酒，有了酒沒有肴饌，月白風清，怎麼這良夜呢！」客道：「今天將晚的時候，提起網來，得着一個魚，巨大的口，細微的鱗，形狀像松江的鱸魚，但是那裏地方，能够得着酒呢！」我還去和妻商量，妻道：「我有一斗酒，藏他長久了，拿來等你不時的需要。」那麼拿了酒和魚，再游在赤壁的下面。這時江裏的流水有聲音，斷續的岸頭有千尺的光景，山覺得高，月覺得小，水勢退落，石頭顯露出來，只隔得多少時候，那江山的面目，便不能認識了！那麼我就提了衣裳上岸，踏着高危的巖石，披開叢生的草木，跪坐在虎豹形狀的石上，登那像虬龍的古木，仰攀鷲鳥的危巢，下看水神淵夷的幽宮，因為兩個客人不能跟到這裏，劃然的長嘯一聲，草木震動起來，山谷叫應，風起來，水湧出，吾也悄然的悲傷，肅然的恐懼，凜然的像不能長久居留呢。還轉來上船，放到水流中間，聽他所到的地方，總休就是了。這時候將要半夜，四面望望，寂寥得很，恰巧有一隻孤鶴，橫渡江面，從東飛來，翹翼像車輪一般，黑的裳，白的衣，竟然的長叫一聲，掠過我的船，一直到西面去，停了一息，客人辭去，吾也到岸上睡覺。夢見一個道士，着了羽衣，打幾個盤旋，過臨皋的下面，向我作過揖道：「赤壁的游散快活麼？」問他的姓名，低了頭不回答。駭咳，吾知道了！前日的夜裏，且飛且叫，過我旁邊的，

不就是你麼道士回頭一笑，我也甦醒。開門看他，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人乎惟作疑問

文勢曲折

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證引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

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息，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

也。判斷極得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蘧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

者，其天定也。即物以驗之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不必待其已報而後定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

其可必也密矣。此句便是入題筆勢國之將興，時指宋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時指晉顯然後其

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時指魏公先虛虛說起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顯於漢周之

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兼厚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不食其報蓋嘗手

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未定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王相真宗皇

帝，於景德祥符，俱年號之閒，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與守文太平之

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皆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

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前言其可必也，而矣此言天之果可必也，正是決詞以應天可必乎之起轉，盼有情。

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

王素，高世德之孫，故又添出一世。

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

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

此言王氏之得天未已，意思嗚歎不盡。

世有以晉公

比李栖筠者，

唐云。請李固聘李固聘其雄才直氣，直不相上下。

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

且說

名富貴，略與王氏等。

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

請李固聘乃只爲此句也。

由是觀之，王氏之福，蓋

未艾也。

此文借一相送人出色一番。

懿敏公之子羣，

拱

與吾遊，

又譯出

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

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

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蓋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

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銘意了促槐即是種德。

【評語】起手以可必不可必，兩設疑局，作詰問體。次乃說出有未定之天，有一定之天，歷世數來，乃見人事既盡，

然後可以取必於天心。此坡公作銘微意。王氏勳業，與槐俱萌，實與此文面俱永。

【白話】天道可以說必定有麼？但是賢者不是一定貴顯，仁者不是一定壽長。天道可以說不是必有麼？卻是仁

者必定有好的子孫。這兩種主張，將取法那一種呢？吾聞得申包胥道：「人定能夠勝天，天定也能夠勝人。」

世上論天道的人，都不等他定了去求他，所以算是天道茫茫難測。善的人因此懶惰，惡的人因此放肆。盜跖

的壽長，孔子顏淵的困厄；這都是天道的沒有定的呢。松柏生在山林中間，起初的時候，被蓬蒿圍困，牛羊欺侮，卻是到了後來，通過四時，閱歷千年，不改他常度的；這是天定的呢。善惡的報應到了子孫，便是他的定奪，長久了，吾拿所看見所聽得去考察他，卻是這天道可以說必有的是明白得極了國家的將興，必定有世代積德的臣子，大大的布施，卻不受他的報應；然後他的子孫能夠和遵守文法太平的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祿。所以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貴在五代，漢周的時候，歷事太祖、太宗，文武俱全，忠孝俱備，天下人望他做宰相；然而公因照了直道做，不能容納在當時，因此曾經親手種三棵槐樹在庭中，道：「吾的子孫將來必定有做三公的。」後來他的兒子魏國文正公做真宗皇帝的宰相，在景德祥符年間，朝廷清明，天下太平無事的時，享他福祿榮名的，共總十八年。現在想那借一樣物件給人家，明朝去取他，有的得着，有的不得着，卻是晉公修德行在自己身上，實望報答在天道，拿得隱在幾十年的後來，像拿了左券，親手交割的一樣，吾因此曉得天道的果然可以說必有呢。吾來不及見魏公，卻見他的兒子懿敏公，拿直諫去事仁宗皇帝，出人侍從的，做將帥三十多年，這種位置，不能盡他的德行。天將再要興起王氏的麼？怎麼他的子孫這樣的多賢明呢？世上有拿晉公比李桐筠的，他的雄才大略，剛直氣概，確是不相上下，并且桐筠的兒子吉甫，孫子德裕，功名富貴，大略也和王氏相等，然而這思想仁厚，不及魏公父子從這樣看來，王氏的福祿實在還「方興未艾」呢。懿敏公的兒子眾，和吾交游，好修德行，又善文章，拿來傳他的家聲。吾因此記錄他，做個銘道：「咳，盛美得極呢。魏公的事業，和槐樹一齊萌動，種植的勤勞，必定隔了幾代才成功。既經做了真宗的宰相，四面八方，像磐石一樣的太平，還來看他家裏的槐蔭，滿在庭中。吾輩小人，朝晨等不到夜裏，擇了時候去求利，那裏知道保全他的德行，庶幾兩個僥倖，不去種植，要求收穫，不有君子，人怎能夠建這國家王城的東面是晉公所住的地方，鬱鬱茂盛的這三棵槐樹，只有這樣德行，才能符合咳，盛美得極呢。」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

伏案

少時慕朱家、郭解。

俱漢時遊俠

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

好俠是一貫之綱

梢

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

乃是

然終不遇。

總是發快氣概，伏下使酒好劍，輕財一服

晚乃遜於光黃閒，曰：岐亭

。

伏峻亭

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殿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

伏山

見其所著

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

因謂之方山子。

後漢書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采綴爲之。方山子是想像得名。

余

謫居於黃。

調黃州監稅

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

姓名字何爲而在此？」

。

驚怪

方山子亦矍。

覺

然問余所以至此者。

察接妙真似一時途見光景

余告之故。

皆以調

俯而不答，仰而笑。

過彭蠡

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自得之意。

描寫隱居之情

余既聳然異之。

一作波瀾

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

追敘

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

挾二矢，遊西山，鵠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

游俠之聽如擊

因與

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

得此一轉更見悲壯

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

而豈山中之人哉！

應前山中之人喚起有得意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

伐

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

一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

二

皆棄不

取，獨來窮山中，此其無得而然哉！掉轉自得意余聞光黃閒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

而見。方山子儼見之歟！作不凡語 餘波寄深

【評語】副幅自其少而壯而晚，一一順敘出來，中間獨念方山子一轉，由後追前，寫得十分豪縱，並不見與前重複，筆墨高絕。末言舍富貴而甘隱遁，為有得而然，乃可稱為真隱人。

【白話】方山子，光州黃州的隱居人呢。年幼時，羨慕朱家郭解的做人，鄉里中的豪傑，都歸附他。稍為大一點，屈節下人，去研究學問，想拿來替世上做番事業，然而終究不遇。晚年來就逃避在光黃二州的中間，叫做岐亭。地方住草茅的房屋，喫蔬菜的東西，不和世上通音信，拋棄車馬，毀壞冠服，穿了兩隻腳，來來去去。山中人沒有認識的。見他所戴的帽子，四方的簷然高出，說道：「這豈是古時方山冠的遺像麼？」因叫他做方山子。吾謫居到黃州，路過岐亭，恰巧見他，我道：「咳，這是我故人姓陳名慥，號季常啊，為什麼在這裏？」方山子也很驚懼的，問我所以到這裏的緣故，吾告訴他這個原因，他低了頭，不回答。朝天一笑，請我到他的家裏住宿。他的家裏，四壁蕭條的沒有一物，卻是妻子隸婢都有自得的神氣。吾已經悚然的奇怪他了。單想方山子在年輕時候，專門喝酒，喜歡弄劍，用起劍劍來，看得像叢土一樣。以前十九年的時候，吾在岐山見方山子，跟了兩個騎馬的人，挾了兩枝箭，遊歷西山。若他鵠在西面起來，差騎馬的人追了射他，不能得著。方山子騎了快馬，自己出去，只一箭就得到他。因此和吾在馬上論用兵的方法，以及古今成敗的道理，自以為一代的豪傑。雄士現在回想起來，像是隔得幾天罷了。精壯強悍的面色，還現在眉目中間。這豈是山林中隱居的人麼？然方山子世代有功勞的人家，應當得個官職，如果他從事這中間，現在已經貴顯了。卻是他的家裏，本在洛陽，花園房屋，雄壯富麗，和公侯相等。河北地方有田，每年得綱帛一千匹，也可以享富厚的快樂。他都拋棄了，勿辜，

單到這深山窮谷中間，這難道是沒有什麼心得，肯這樣的呢！吾聞得光黃兩州的地方，多奇異的人，常常假裝顛狂，醜陋的行爲，人家不能夠看見，方山子或者能夠看見他麼！

六國論

蘇軾

嘗讀六國世家，

史記六國俱有世家

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

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

先逐六國失許

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

次爲六國代許蓋未

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次言當時策士不知天下之勢下乃要議

夫秦之

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

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

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

此言韓魏爲六國蔽障爲秦咽喉深明天下之勢

昔者范雎用於秦，而

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

收者使之附秦也

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於攻齊之剛壽，而范雎

以爲憂。

一更一

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

引證以明己說之有據

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

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

韓魏之憂。

八句只是一句

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

知天下之勢耶？

此切責韓魏

委區區之韓魏，以當虎狼之強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

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

此切責東諸侯

夫韓魏不能獨

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

選篇精穴下以

秦人不敢逾

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

轉

一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

二

以四無事之

國，佐當寇之韓魏，

三

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

四

以二國委秦，而

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

五

蓋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

此段深著自安之計在知天下之勢

不

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

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悲歎作結，這恨千古

【評語】是論只在「不知天下之勢」一句。蘇秦之說六國，意正如此。當時六國之策，萬萬無出於親韓魏者。計

不出此，而自相屠滅，六國之愚，何至於此！讀之可發一笑。

【白話】曾經讀六國世家的一篇文字，暗地裏怪天下諸侯，拿五倍的地方，十倍の兵士，發憤朝西而走，拿來

攻打山西地方，只有千里的秦國，卻到底不免到滅亡的路，常常替他細細計算，以爲必定有可以自安的計

策。因此末嘗不怪這當時的士子，思慮的疏忽，和見利眼光的淺，并且不知道天下的大勢呢？想那秦國所和

諸侯爭天下的，不在齊楚燕趙呢，卻在韓魏的城外；諸侯所和秦國爭天下的，不在齊楚燕趙呢，卻在韓魏的

野裏。秦國有了韓魏兩國，譬如人的有心腹的病呢，韓魏阻住了秦國衝要地方，并做山東諸侯的屏障，所

以那天下所最重要的，沒有像那韓魏兩國呢。以前范雎用事在秦，卻收服韓國；商鞅用事在秦，卻收服魏國。昭王沒有收得韓魏的心，卻出兵去攻齊國的剛壽，那韓魏心裏以為可憂，那麼秦國所有的可以見得了。秦的用兵在燕趙兩國，秦的危險事情啊，越過了韓魏去攻人家的國都，燕趙抵敵他在前面，那韓魏乘勢攻擊在後面，這是危險的路呢。卻是秦的打燕趙，不會有韓魏襲擊的憂患，便因為韓魏附秦的緣故呢。想那韓魏做山東諸侯的屏障，卻使得秦人能夠出進在他的地方，這豈是知道天下的大勢麼？委託小小的韓魏拿來抵當虎狼一般的強秦，他們怎能夠不受挫折，到秦國的手裏去呢？韓魏受了挫折，到秦人手裏去，然後能夠通他的兵，東面來打諸侯，卻使得天下人都受他的禍患，想那韓魏不能單獨抵當秦國，卻是天下諸侯靠了他，遮蔽那西面的秦國，所以沒有再好，厚結韓國，親近魏國，拿來擯絕秦人，秦人不敢越過韓魏拿來窺探齊楚燕趙的四國，那齊楚燕趙的一般國家，因此能夠拿來自己保全在這裏面了。拿四個太平無事的國家，幫助適當攻擊的韓國，使韓魏沒有東顧的憂患，卻替天下人挺身出來抵當秦國的兵，拿韓魏二國，抵敵秦國，卻是齊楚燕趙休息在裏面，拿來暗地裏助他的急難，照這樣做，可以應敵無窮，那個秦國有什麼方法去破他呢？不知利用這個計策，卻去貪疆場上尺寸的利益，背棄盟約，自己拿來互相屠滅，秦國的兵沒有出來，卻是天下的諸侯，已經自己困乏了，弄得秦人能乘這機會，拿來取他們的國家，怎麼不可以悲傷呢！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以養氣爲起一爲大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一太史公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豪俊交遊，故其文

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

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非親嘗者不能道此。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

遊者，不過鄰里鄉黨之人；一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二百

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三恐遂汨沒，故決然捨

去，求天下奇文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下四段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一

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二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

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三見翰林歐陽公，歐陽

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

此也。四又引一歐陽公陪赴太尉妙太尉以才略冠天下，轉接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

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皆周宣而轍也未之見焉，上一句提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

大，雖多而何爲？若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

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一齊東野語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

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唯奇聞壯觀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

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又自明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

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住意

酒然

【評語】意只是欲求見太尉，以盡天下之大觀，以激發其志氣。卻以得見歐陽公，引起求見太尉；以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引起得見歐陽公，以作文養氣，引起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絕妙奇文。【白話】太尉鈞鑒：轍有生以來，就喜歡做文章，想他很深，以爲文章是從神氣內形容出來的。然文章不可以一學就成的，氣可以涵養求到。孟子道：「我善於養我浩然的氣。」現在看他的文章，寬宏大廣博，充滿在天地的中間，恰稱他氣的大小。太史公游歷天下，看盡四海的名山大川，和燕趙地方的豪傑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落豪蕩，很有奇氣。這兩個人都常常拿了筆，學做這樣的文章呢？因爲他浩然的氣，充滿在胸中，就洋溢到他的容貌，發動在言論，卻露在文章上面，自己也不知道呢。轍活到現在，已經有十九歲了；我住在家裏，所和我交游的，不過是這鄰里鄉黨的人，所看見的，不過幾百里中間的事情，沒有高山大野，可以登臨游覽，廣自己的見識；諸子百家的書，雖沒有不讀，然而都是古人的陳迹，不能夠激發我的志氣。恐怕就此埋沒，所以決心離開本鄉，求天下的奇聞壯觀，拿來知道天地的廣大。經過秦漢的故鄉，恣意看終南山、嵩山、華山的高峻；北面看黃河的狂奔橫流，慨然的想像見得古時的英雄豪傑；到了京師，舉起頭來，看天子宮闕的壯麗和倉廩府庫城池苑囿的富厚，并且廣大呢？方才知道天下最雄壯的所在。看見翰林歐陽公，聽他議論的宏大辨論，瞻仰他容貌的秀麗魁偉，和他的門人賢士大夫交游，方才知道天下的文章，聚在這裏呢。太尉拿雄才大略，冠蓋天下；天下的所崇託，因此沒有憂患，四夷的所怕懼，因此不敢發難；進來是周公、召公，出來是方叔、召虎，卻是轍從來沒有見過的。并且那人的求學，不記他大的地方，雖多要來什麼用場。轍的來到這裏，在

山，看見終南山、嵩山、華山的高峻；在水，看見黃河的大井且深；在人，看見歐陽公，還以為沒有見太尉，覺得美中不足，所以情願一瞻仰賢人的光耀，聽一句話，拿來壯自己的志氣，然後可以盡天下的大觀，沒有遺憾的人。轍年輕，沒有能夠通習吏事；以前的來，不是單要求升斗的俸祿，偶然的得他，不是我所有的快樂。但是難得賜歸等選，使得優游在這幾年中間，將拿來研究那文字，并且學習行政的事情。太尉如果以為可以教訓，卻不以為恥辱來教訓我，那是更加有幸了！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

西陵即黃州地

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

原

北合漢沔，

沔。沔沔二水名。漢水出焉。漢水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河。

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以亭覽觀江流，故從江敘起。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

州黃

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

點亭

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快哉

善亭

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合，瀾澗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

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

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

上

此其所以爲快

哉者也。

一段寫當日所見以爲快

至於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

睥睨

周瑜、陸遜之

所馳騖，其風流遺蹟，亦足以稱快世俗。

曹孟字孟德，孫權字仲謀，吳視間瑜，權將等破曹操赤壁下陸遜亦權將皆破曹休，振旅過武昌，楫以御蓋，覆過出入直隸曰臨觀，臨曰臨。一段帶往

古之事
以爲快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

楚

於蘭臺之宮，有風颯

聲入

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

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

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

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因快哉二字發此一段論端學說到
張夢得身上若斷若續無限波浪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

將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快字從其中看出纒起
得張君謫居之快來

今張君不以

適爲患，收會

稽計

之餘，

會稽指海
青錢穀言

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

與上兩
度照應

將蓬

戶褰牖，無所不快；

蓬戶繩窗爲戶也。兜羅以
破囊口爲牖也。踟蹰

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

以自適也哉！

發收正高快
說何等醜鴨

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

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爲快也哉！

升

反結更
有餘韻

【評語】前幅擬定「快哉」二字洗發，後幅俱從謫居中生意，文勢汪洋，筆力雄壯，讀之令人心胸曠達，寵辱都

忘。

【白話】長江出了西陵，方才得着平地，他的流水，奔馳放蕩，水勢浩大；而面合湘沅的水，北面合漢沔的水，他的

水勢，愈加浩大；到了赤壁的下面，各處流水，漸漸的灌入，像海一樣。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地方，就在他屋

的西南，築個亭子，拿來望江流的勝景，卻是我的哥哥子瞻，題他的名叫「快哉」。因爲在這亭上的所見，南

北有百里光景，東西一齊會合，波浪有洶湧的水勢，風雲開合；白天使船隻出沒在他的前面，夜裏使魚和龍悲慘的長嘯在他的下面，變化倏忽無常，動人心意，嚇人眼睛，不能常久看他。現在卻能夠玩弄他在几席的上面，抬起眼來，就可看個像意。西面望武昌的許多山岡，疊起起伏，草木一行一行的排列，煙氣消滅，太陽出來，捉魚人，樵柴人的房屋，都可以指點計數。這就是所以叫「快哉」的道理呢。至於那長州的水濱，故城的遺址，曹孟德，孫仲謀，邪了眼光的經營，周瑜，陸遜的所馳驅戰爭，這種風流遺跡，也是以稱快世俗。以前楚襄王跟了宋玉，差到蘭臺的宮裏，有一陣風，颯然的到他面前，襄王披開了衣襟，迎這風道：「快活的很呢！這陣風啊！是寡人和尋常百姓所共有的麼？」宋玉道：「這單是大王的雄風罷了，尋常百姓那裏能夠共同享受這陣風呢？」宋玉的說話，大約有所譏諷啊！想那風沒有雌雄的分別，卻是人事有遇不遇的變化。楚王的所以算快樂，和尋常百姓所以算憂患，這是人事的變化呢，和風有什麼關係呢？士子生在世上，如果他的心中不得意，不論到什麼地方，總不能快活的；如果他的心中，坦然無憂，不拿物欲害他的本性，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快活的。現在張君不拿譎居算憂患，在治理銀錢簿餘下來的時候，卻能自己放蕩在山水的中間，這是他的心中，一定有過人的地方。就是蓬做的門，甕做的窗，沒有什麼不快活的；何況洗了長江的清流，引了西山的白雲，窮竭耳目的勝境，拿來自己安適呢？不是這樣，那相連的山，幽絕的壑，長的森林，古的樹木，清風去振動他，明月去照耀他，這都是牢騷的人，憂患的士的，所以悲傷。容貌憔悴，不能忍受的啊！怎見得他的快活呢！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去秋入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

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三句此一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

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古之銘，銘必物之石，或留于家廟，或置之

墓前其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史秉嚴善惡銘詞記善所以異也，此段申明與史異句其辭之作，所

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嚴敬也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

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

非近乎史，其將安近？此段申明義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

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

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此段言後世世情不得實，起下段當觀其人意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銘以人重，此句爲通篇關鍵苟

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陶私則不公，感獲則失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

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又從觀其人，翻出公與是

一語見今之銘，非其義之近于史者亦失之矣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奮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此一

轉徐徐引入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公於衆人則能辨焉；是而人之行，有情

善而述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辨之

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

而議之不徇。

此以見必畜道德者而後可以爲。

不惑不徇，則公且是

矣。

從道德則到文章。

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

此以見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而後可以爲。

故曰：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

此段申明能盡公與是必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下便可直入歐公。

然畜道德而能

文章者，雖或竝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

如此！

可直入歐公矣。編又作此一頓文更曲折。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

千里來龍至此結穴。

先祖之言行

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

提上略頓。

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

人之事，至於所可感，則往往齷齪，然不知涕之流落也。

體傷痛也。波瀾。

況其子孫也哉？況羣也

哉？

收傳感慨嗚呼。

其追慕祖德，

嗚呼不明之際也。

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羣，而及其三

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即感恩圖報意。頓住下乃發出絕大議論。正是銘與史異用而開功。

抑又思若羣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

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閣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

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媿以懼？

遠應前說。賢聖之道。

爲人之父祖

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

銘一人而天下

父祖子孫者皆知所贊助其爲美更多於作史無數美歸于先生一語極爲指重歐公者徒爲己之願交作感激是猶一人之私耳。

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以感歐公者，所論世族

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承歐公書之數而加詳愧甚不宣。并結出自慚意

【評語】子固感歐公銘其祖父，寄書致謝，多推重歐公之辭。然因銘祖父而推重歐公，則推重歐公，正是歸美祖父。至其文紆徐百折，轉入幽深，在南豐集中，應推爲第一。

【白話】去年秋天，有人回來，承蒙賜一封信，以及所做的墓誌銘；反覆的吟詠諷誦，又是感激，又是慚愧。那墓誌銘的著名在世，意思和歷史差不多，卻也有和歷史同樣的地方。因爲歷史上對於善惡的事情，沒有不寫的；顯露他。（有的進獻到廟裏，有的存在墓上，道理是一樣呢。）如果這人是惡人，那麼在銘上有什麼記載呢？這所以和歷史有兩樣啊。這銘誌的作意，所以使死者沒有遺憾，活在世上的人，能夠得他的尊敬；那善人喜歡能夠見正傳上，便勇於自立；惡人沒有什麼記載，便因此慚愧恐懼。至於那通材遠識，義烈節士，好的言論，善的事情，都見在文章上面，也可以做後代警戒勸勉的道理；不是近乎歷史，是和那一種相近呢？到了世道衰微，做人子孫的，一味想褒揚他的祖宗，卻不根據那誌銘原來的道理，所以雖是惡人，多專心要刻了銘誌，拿來誇耀後世。立言的人，既是不能拒絕他不做；又因他子孫的請求，如果寫他的惡事，在人情上有點說不過去。這樣一來，那誌銘的所記載，就失了真實面目。後來做誌銘的，應當看他做的人怎樣；如果請託不得當的人寫起來，那就不能夠秉公和求，是不便能夠行在世上，傳給後代。所以千百年來，從公卿大夫一直到里巷的人，沒有一個不有誌銘的，卻是傳的人很少；這個緣故沒有別樣，因請託不得適當的人，做起文章來，不秉公和求是的緣故呢。那麼要怎樣一等人，才能夠秉公和求是呢？不是積蓄道德，並且能夠做文章的，不能當這個責任呢。因爲有道德的人，對於惡人就不肯受理，替他做誌銘；在衆人裏面，能夠辨明他該做不該做。

卻是人的行爲，有動機是好的，卻結果不好的；有意思好險的，卻外面像好的；有善惡大相懸殊，卻不能夠實在指出的，有的實際比名譽大，有的名譽過了實際，好像那用人一般，不是索有道德的人，怎能夠辨他不疑惑，議他不徇私，不疑惑不徇私，便是秉公，并且求是了。然而他的文辭不精工，還不能傳世，那麼又在他的文章上面拿來取勝了，所以說道：「不是積蓄道德，并且能夠做文章的人，不能當這個責任呢。」豈不是這樣麼！然而積蓄道德，並且能夠做文章的人，雖或同時生在世上也有的，但也許隔了幾十年，或者幾百年，方才有的。這傳流的不易，已是這樣，遭逢的不易，又是這樣。像先生的道德文章，確就是所說隔了幾百年才有的呢！先祖的言行，卓然不羣，幸而逢着先生，能夠去銘他的公道和實在，這傳留世上，行在後代，沒有可以疑心了。卻是世上的學者，每每看傳記上，所載古人的事情，到了可感的地方，便往往悲傷哀痛，不知涕淚的落下呢！何況是他的子孫呢！何況自己呢！我追慕先祖的德行，想因此傳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推廣這一種賞賜，在眾的身上，卻及到了三代，這感激和報答的心，應當怎樣的去打算他。并且還想眾的學問淺薄，性質愚笨，卻是先生引進他，先祖的因了頗連，困厄死亡，卻是先生顯揚他。那世上一般的魁閥豪傑，不常出世的士子，那一個不情願進先生的門牆來，潛藏隱遁，抑鬱不遇的士子，那一個不有希望在世上，善事那個不願做，惡事那個不慚愧恐懼，做人家祖父的那一個不要教訓他的子孫，做人家子孫的那一個不想寵愛榮幸他的父祖，這幾樁美事，一起歸到先生身上，已經拜受賞賜銘誌的屈辱，並敢說明感恩的意思。先生所論世族的次序，怎敢不奉承教訓，並且詳加攷察呢？慚愧得很，不要宣布！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從蘇軾
說入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

點出
二生

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

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敘出二生之文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

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一總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

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一選驚意在贈二生以行，道不當但求爲文詞黎生曰：

「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補入安生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

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一因迂闊解感二句，生出下兩段文字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不自負知信乎古，而不知

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迂闊世之迂闊，孰有

甚於予乎？句妙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愚爲笑於里之人。若子之迂大

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一設字他笑，以爲迂闊句然則若子之於生，將何言哉？謂

予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

矣。無前語，若有致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一段答他解，惑于里人句遂書以贈二生，并

示蘇君，以爲何如也？照起，作結

【評語】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則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闊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讀之覺文章盛氣，

去聖賢名教不遠。

【白話】趙郡蘇賦吾的同年友呢？從四川到京師，拿封信給我，稱道四川的士子，有黎生、安生兩個人。後來黎生拿他的文章幾十萬言，安生攜他的文章，也有幾千言，不以爲恥辱，拿到我處。看他的文章，確是闔壯雋異偉大，會得有詩歌一般的可以反覆吟詠，像馬的馳騁，窮竭了事理，他材力的英放豪縱，像是不能測度的呢。二生確是可算魁奇特起的士子，卻是蘇君也可算善於知人的了。不多幾時，黎生補了江陵府的司法參軍，將要出發，請吾拿句說話來做贈別。吾道：「吾的知道生，已經明白在心裏了，卻要拿說話相求，做外面的虛榮。」黎生道：「生和安生的學過種文章，鄉里的人，都譏笑吾們，以爲迂闊，所以現在要求先生的說話，實在想解里人的疑惑。」吾聽了這句話，自己想想，覺得很是可笑。想那世人的迂闊，那裏有比我再過呢？只知道信用古人，都不知道迎合現代；只曉得傾心道理，卻不知道求同世俗；這吾所以窮困到現在，卻自己不知道呢。世上迂闊的人，那裏有比我再過呢？現在生的迂闊，只不過因爲文章不近世俗，是迂闊中的小事罷了；何必憂被鄉里人的譏笑？像我的迂闊，才是大了。如果生拿了吾的話歸去，並且要重重的得罪，那裏只在譏笑便能呢？那麼像我的對於二生，將用什麼說話贈別呢？如果說我的迂闊算好，那我的憂患是這樣；如果說他不好，那可以拿來迎合現代，必定違背古人，可以拿來求同世俗，必定離開聖賢的道理了。我勸生不要急在解釋里人的疑惑，就在這個道理上面，必定能夠選擇取他。就此寫了贈給黎安、二生，並且給蘇君看，以爲怎樣呢？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

秦昭王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遂解其縛。

書必謂得符孤白其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秦獻之昭王客有能爲狗盜者乃夜爲狗入秦宮竊中取以獻幸姬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得
出孟曰君即馳於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出孟嘗君衣裘之已去即使人馳傳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逐客有能爲雞鳴
而雞鳴鳴遠
得出立案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雖然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

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較得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

不至也。斷得盡。典釋
疾收字字警策

【評語】文不滿百字，而抑揚吞吐，曲盡其妙。

【白話】世上的人，都稱道孟嘗君能得賢士的心，賢士因此歸附他，卻是到底靠了他們的力量，拿來逃脫在虎豹的秦國。咳！孟嘗君不過是雞鳴狗盜的梟雄罷了！豈能算是得賢士的人麼？不是這樣，靠了齊國的富強，只要得着一個賢士，應當就可以南面去制服秦國，還要用什麼雞鳴狗盜的力呢？想那雞鳴狗盜的出他門下，這賢士的所以不到呢。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兩非今所謂賢人者見其俱以古處自期也。分攝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先翻予攷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大詰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

似也。適然。同上。合爲。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

子固亦以爲然。空中立說句法。變換自成筒水。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醒發同學二字先。後綴映百倍精神。子

固作懷友一首遺余，其大略欲相拔，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此處幾分主客。是文家點題法。

夫安驅徐行，轡音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闕軍也。舍二賢人者而誰哉？寫出二人階級。到底只用合法。余昔非

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插入。噫！官有守，私有繫，會

合不可以常也。結出別意同學兄弟。每每若此言之慨然。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正文只此二語。

【評語】別子固而以正之陪說，交互映發，錯落參差。至其筆情高奇，淡而彌遠，自令人尋味無窮。

【白話】長江的南面，有一個賢人號子固——不是現在所說一般的賢人——吾羨慕他，和他交友。這兩個賢人，足跡不會彼面，有一個賢人號正之——不是現在所說一般的賢人——吾羨慕他，和他交友。這兩個賢人，足跡不會彼此過往的，嘴裏不會彼此講過的，辭令幣帛，不會彼此接近的；他們的先生和友人，豈是完全同呢？吾考察他們的言論德行，不同的地方，爲什麼這樣的少呢？說道：「只因爲效法聖人罷了。」效法聖人，那就他們的先生朋友，必定效法聖人的聖人的言行，豈有兩樣呢？他們的相像，固然應當。吾在淮南，替正之講起子固，正之，不疑心，吾的還到江南，替子固講起正之，子固也以爲對的。因此吾又知道，所說賢人的，既是相同，又彼此相信，沒有疑心呢？子固做懷友一首詩贈給我，他的大概意思，想互相攀引，拿來到中庸的路，正之也會經講過的。想那安爲驅馳，慢慢的行，到中庸之道的庭上，卻登他的堂，離了這兩個賢人，那個能夠到呢？吾以前不是

敢自己必定能夠到這個地步呢，也願從事在左右，幫助了進去就是了。唉！官有職守，私情有記念，會合不能夠常見，所以做同學一首，和子固分別，拿來互相警戒，並且互相安慰呢。

游襄禪山記

王安石

襄浮圖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僧也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襄

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錄出所由名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

之陽名之也。通借信遊華山洞贊 據故先點出洞名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伏諸末案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

華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問文生趣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

前洞也。點前洞是實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游者不能窮也；謂

之後洞。點出後洞是主予與四人，擁火以入，人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隱下正有怠而欲出

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已上敘遊事華 兼伏後議論蓋余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

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借此以喻 學之深造方是時，余之力尙足以

入，火尙足以明也；頓既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游之樂也。

歸結在此一句於是余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

而無不在也。

文語開拓

夫夷以近，則游者衆；

無前

險以遠，則至者少；

無後

而世之奇偉瑰怪，

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接入主意

有志矣，不隨以

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翻映虛致亦以曲折遞下

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

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挽上痛火句

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讖，

願其欲出句

而在己為有悔，

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讖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無悔與讖便是有得真論學名曾一語俱是論避按之却俱是輪

學古人謂力到時頭頭是道川上山樂同一趣也

余於仆碑，

無篇首

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

可勝道也哉！

無吳感概

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或說此方點明學者記體當常收拾已盡

四人者：廬陵

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

點出人結

【評語】借遊華山洞，發揮學道，或敘事，或詮解，或摹寫，或道故，意之所至，筆亦隨之，逸興滿眼，餘音不絕，可謂極

文章之樂。

【白話】靈禪山也叫華山，唐朝的和尙慧褒，開始住在這個地方，死了葬在這裏；因此後代的人，稱他做「褒禪」。現在所謂慧空禪院的，就是真的廬墓呢。隔開這禪院東面五里，所謂華山洞的，因他在華山的南面，所以這樣叫他呢。離洞一百多步，有塊石碑，倒在地上，他的文字已經糊塗，單只兩個字，還可以認識是花山。現在說「華」字像華實之「華」的，大約是聲音弄錯呢。這下面土地平曠，有個泉水，從旁邊出來，那遊玩的人，記在上面的很多，所謂前洞的就是。從山上走去過五六里，有個洞很清靜的，進去很冷，問他的深度，便是

好遊的人，也不能窮盡；稱他叫後洞。吾和四個人拿了火把進去，進去愈深，這走路愈難，卻是這所見愈奇。中間有個疲倦的人，想出來的，說道：「如果不出來，火將熄滅。」就此和他一同出來。大約吾所遊的地方，比那好遊的人，還不及十分之一；然而看這左右兩面來遊的人，記在上面的，已是很少，因為他愈深，那到的人愈少了。當這個時候，吾的足力還能夠進去，火光還能夠明亮呢？到了我們出來，有的人便怪這要出來的人，卻是吾也懊悔，跟了他們出來，不能窮盡遊散的快樂呢？因了這樣，我就發生了一種感想：古人的君那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心得；因他求思的深，並且沒有不到的。想那平夷路近，就遊的人多；危險路遠，就到的人少。卻是世上的奇偉瑰怪非常的大觀，常在那險遠，並且人家所少到的地方呢？所以不是有志的人不能到的。如果有志向了，不跟人家停止呢？然而力量不夠的，也不能到呢。有了志向和力量，卻又跟人家怠惰。如果到那幽暗昏惑的地方，沒有像火的東西去幫助他，也不能到呢。然而力量可以到的，卻不去做；在人，家是可以譏笑，在自己是有懊悔。如果盡吾的志向，仍舊不能達到的，可以沒有懊悔了。這那個能夠譏笑他呢？這是我所有的心得啊。我對於傾倒的碑，又拿來悲那古書的不能保存，後代傳聞的差誤，竟不能得他真實名稱的，怎能夠細細的講呢？這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長思慮，並且謹慎取法呢。同游的四個人，是廬陵蕭君圭，號君玉；長樂王回，號深父；吾的弟子安國，號平父；安上，號純父。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秦州海陵縣主簿者也。有政得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爲當世大人所器。略寶

元仁宗年號

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

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長才顯於下位者不堪展詒 貴人

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能一用

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一句斷下發議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

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齟齬語 固宜。齟齬謂不過也。此是另一種人提過一邊。 若夫智謀

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似假許又似不說許 辨足以移萬

物，而窮於用說稅 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據非工說而發憤于韓王李廣善射而終歸于後武

千古恨事不少 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敬上妙不說盡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仁宗年號 某年某月某

甲子，葬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規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

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秦州秦興令陶舜元。銘曰：「有

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指范鄭 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一感撫不盡

【評語】起手敘事以後，痛寫淋漓無限悲涼。總是說許君才常大用，不宜以秦州海陵縣主簿終，此作銘之旨也。

文情若疑若信，若近若遠，令人莫測。

【白話】君諱平，字秉之，姓許，吾曾經做他的世家，就是現在所謂秦州海陵縣主簿的呢，君既經拿兄弟的友愛，

被天下人所稱美；卻是自少就卓然超絕，善長辯論，和他的兄元都、智、誼才略，被當代士大夫所器重。寶元年間，朝廷特開用兵方法謀略的徵求，拿來招天下異能的士子。那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先拿君所做的書來薦舉。因此能夠召見面試，做太廟齋郎的官職。後來選做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許君，有大才，可試用做事，不應當拋棄他在州縣。君也曾經慨然的自己期望，想做一番事業，然而終究不能一用他的智能，竟含才死亡。咳！這也真可憐呢！士固然有離異世俗，獨行他的意思，挨罵受譏，被人笑侮，窮困受辱，卻是不悔；他們都因沒有衆人的請求，卻有所等待在後世的呢！這不合時俗，確是應當。至於那有智謀功名的士子，探了時候，上下逢迎去求權勢利祿的會合，然而常常不遇的，卻也不能細細計算。至於辯論可以移動萬物，卻窮困在用行游說的時候，謀略能够侵奪三軍，卻受辱在尙武的國家，這還有什麼講呢？咳！那有所等待却不悔的，可以知道了。君年五十九，在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葬在真州的楊子縣甘露鄉某所的墳地。夫人李氏，兒子環，不做官，兒子璋，做真州司戶參軍，兒子琦，做太廟齋郎，兒子琳，舉進士，女兒五個，已嫁的有兩人。一個女婿是進士周奉先，一個是秦州秦興令陶舜元，做個銘道：「有人去提拔他，沒有人去傾軋他，咳！許君卻到底止在這上面，是那個人使他這樣的。」

標點評註
古文對照

古文觀止 卷十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

提一句作一篇之目

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

棧上

道之險

難一水有瞿唐

灘

新預之虞。

難二跨馬行，則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

遊上栗

陸行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

高詭；舟一失勢，尺

寸輒糜碎；土沉，下鮑魚鼈

水行其難至如此！

總錄一筆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

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

極言遊歷之難，句句伏下案嗜奇之士恨焉

懸奇字，惟佳天台陳君庭

學，能學詩

材有文，官屬由中書左司掾

屬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

視，權

力有

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

皆成都人，物形之所居，英雄俊傑

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

述成都人物形勝，思致勃勃庭學無不歷覽

無處不遊既覽，則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

遊有所得於是其詩益工

提能爲詩一筆，對察越三年，以例自免歸

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

山水一應予

壯彌不老死

予

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願以學未成而不暇；非材及年壯可出，而四方

有力

非仕

兵起，無所投足；

有文材

遂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壯非

欲如庭學之遊，尙可得乎！

收轉庭學一句下文又推開

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

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逆動

一層山水最應

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庶愧字結

【評語】先敘遊蜀之難，引起庭學之能遊，是正文。繼敘己之不能遊，與前作反覆，末更推進一步，起伏應合，如峯迴路轉，真神明變化之筆。

【白話】西南山水，只有四川最奇。然而離開河南幾萬里，陸路有劍閣棧道的危險，水路有瞿塘峽、灘瀾灘的憂慮。騎馬走那竹林中間，山嶺高峻的，走了十多天，不見他山嶺的邊際。到上面朝下一望，極險的小壑，有幾萬尺深，杳杳冥冥的，不能測量他的窮盡。肝膽爲他戰慄。水路上走那江裏石頭凶悍尖利，波浪險惡，水勢不順，船一失了勢，一尺一寸，都要粉碎。泥沉到下面，鮑魚蟹的腹，這難走的，竟到這樣。所以不是做官有力量的，不能去遊；不是材情有文采的，即使去遊，也不能有所得；不是強壯的人，多老死在這塊地方。好奇的士子，很恨在這上呢。天台陳君庭學，能夠做詩，從中書省左司掾，屢次跟大將北征，有功勞，升四川都指揮使，照磨。從水路到成都。成都是四川的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的所住，英雄豪傑，戰爭攻伐，駐防守禦的遺跡，詩人、文士，遊覽、眺望、飲酒、射箭、賦詩、吟詠、歌唱、歡呼的地方。庭學沒有不到處遊覽，既經遊覽，必定發揮在詩上，拿來記這景物時世的變化。那麼他的詩愈加工正。隔了三年，援例自免歸來，碰着吾在京師，他的氣愈加充

盛他的說話愈加雄壯，他的志氣愈加高尚；大約得益在山水的幫助，是很多了。吾很自己慚愧：當吾年輕時，曾經有志要出去遊歷天下，但因學業未成，沒有空閒時候，到了壯年，可以出去，卻是四方兵起，沒有插足的地方；到現在聖主興起，天下平定，盡四海之內，合做一家，却是吾的年紀老了，想要照庭學的游歷，還能夠麼？然而吾聽說古時的賢士，像顏淵、淵、憲的一等人，都坐守陋室，那蓬蒿沒他的門戶，卻是志氣常常很充然的，像能够包括天地的，這個原因，是在那裏呢？也許有出在山水的外面麼？庭學可以歸去試做試做，在這上面求他，如果有所得，便拿來告訴我，我也可以不是一愧到底了！

閱江樓記

宋 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

金陵卽江南京寧所

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

六朝謂東晉宋齊梁陳也五代時

齊梁陳也五代時徐知誥號爲南唐

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聖教所暨，罔閒朔南。

暨及也朔南朔北與極南之地也禹貢朔

南暨暨教訖於四海

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

二句是立言本旨

京城之西北，有

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

盧龍山名蜿蜒龍屈伸貌虹蟠遶也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

於巔，

先點作樓

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

次點樓名以上敘事

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

祕，一旦軒豁，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夫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

登高一呼氣勢雄闊

當風

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

平

闌遙矚。

竹山巔曰椒矚視之甚也

必悠然而動遐思，

一思字生下許多思字

見江漢

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

諸侯眷見天子一朝覲見曰宗小雅河彼流水朝宗於海言流水亦知所向也

必曰：「此朕櫛

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一。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一段思有以保之見風波之浩蕩，風帆

之上下，番舶白接跡而來庭，蠻琛丑森切，聯肩而入貢。船海中大船琛寶也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

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一段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閒，四郊之上，耕人有

象膚黻，均足之煩，農女有捋婦人聲桑行饁之勤。黻是斧頭與捋取也，饁皆羹也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

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一段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

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郅治之思，奚止闕夫長江

而已哉！一見文勢開宕彼臨春結綺，起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臨春結綺齊雲落星皆古樓名不過樂管絃之

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不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又狀前代所建之樓以爲鑑觀雖然，長

江發源岷山，岷山在蜀委蛇移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

筆去聲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前從閣字上注出此又從江字上點釋筆無滯然則果誰之力歟？呼

句承上呼下逢掖之士，逢掖大衣也，儒行丘少丘後衣逢掖之衣有登斯樓而闕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

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可謂贊揚之至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既頌君又諷臣意極周匝得體臣不敏，奉旨

撰記，欲上推宵旰，幹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民○珉石之美者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

懼衰也。結又補出此意何等鄭重

【評語】奉旨撰記，故篇中多規頌之言，而為莊重之體，真崑崙應制文字。明初朝廷大制作，皆出先生之手，洵堪稱為一伐詞宗。

【白話】金陵是帝王的住處，從六朝到南唐，大概都偏居一方，不能相應山川的王氣。到了我朝皇帝，建都在這裏，方纔能夠當他。從此風聲教化所到的地方，不分南方北方，心神所注和穆清高和天一樣，雖是一件樂事，一種遊散，也可以做天下後世的模範。京城的西北，有偶獅子山，從鳳龍蜿蜒到這裏，長江像虹一般的橫貫盤曲，環繞他的下面，皇上因這地地形勢雄勝，詔諭築樓在山巔，和百姓同游觀的快活，就此賜一個嘉石，叫「閱江」呢。登臨遊覽的時候，萬千氣象森然布列，千年來的秘密，一天裏軒輅顯露，豈不是天造地設，拿來等那一統的君主，開闢千萬世大觀的麼？當那風日清美，御駕到來，升到這山巔，靠了欄干，遠望出去，必定悠然的要動深遠的思想，看見江漢的還到海裏，諸侯的敘述自己職守，城池的高深，關塞的嚴固，必定說道：「這是我的風梳髮，雨沐頭，戰勝攻克所得到的代價呢。」中國的廣大，愈加想拿來保存他。看見波浪的浩浩蕩蕩，風帆的上下，外國船隻相連的來朝見，蠻狄的寶貝，聯肩的進貢，必定說道：「這是我的德行安他，威嚴服他，延及內外所到的地方呢。」四疆的遼遠，愈加想拿來柔服他。看見兩岸的中間，四野的上面，種田人有肌膚經太陽薰炙，腳受寒冷拆裂的煩勞，農家婦女，有採桑送飯的勤勞，必定說道：「這是我把他們提揀在水火中間，去登那被席上的安逸呢。」萬方的百姓，愈加想拿來安寧他。觸類旁通的思索，不止一樣。臣知道這個樓的建築，皇上所以用來發舒精神，因了物類興起感想，沒有不寄寓求治的思想，豈止看那長江就罷了，那陶春結綺的樓，不能不算他華麗了，齊雲落星，的樓，不能不算他高了，不過他們的樓，只聚了管絃

的淫蕩聲音，藏了燕趙的妖艷姬人，不多幾時，就煙消火滅，感慨隨他發生了，吾不知道他們有什麼說法呢。雖是這樣，長江發源岷山，曲曲折折的行了一千多里，纔入海，白浪洶湧，碧波翻騰，六朝的時候，往往靠了他做天然的險要。現在卻南北一家，看做安流，沒有用事在戰爭了，那麼果真是誰的力量呢？善了儒服大衣的士子，有登這個樓，去望這個江的，應當想聖德像天一樣，蕩蕩乎的不能形容，和神禹疏通開鑿的功勞，一樣的沒有窮盡；忠君報上的心，怎能不油然而興起麼！臣愚笨得很，奉旨做這日記，想推求皇上日夜圖治功勞的，刻在美石上面，至於那流連盤桓風物景緻的說話，都留去不說，恐怕褻瀆呢。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

那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司馬季主，漢時善卜者。

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

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

帝。發伏藏也。語類則也。嚏鼻。寒噴嚏。三句喻久則思用。

吾聞之蓄極則

洩，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

六句喻變。極則必用。

僕竊有疑，願受教焉。」

當復用而終不用，故疑而欲卜。

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焉？」

卜以決疑，既已喻之，何待

於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

不知之深難喻，猶疑何可不卜。

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

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善，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

自聽，而聽於物乎？」

泛言不必卜之理，下乃轉入正旨。

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

昔者謂見用之日，今日謂廢棄之時。愚

字輩上三原字應東陵句既廢之常用而不
知既用之當廢之季主點醒他今在此二句

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

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

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編鬼火象白駝峯皆美味。六段
思今思昔現前指點何等醒快昔日之所無，今

日有之，不爲過。暗指皆廢
今用者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暗指皆用
今廢者是故一晝一夜，華開

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句句與東陵
之管相對君侯亦知

矣。何以卜爲？應前作
收緊陪

【評語】通篇只說得一個循環道理，喫緊喚醒東陵處，全在「何不思昔者」一句。以下總發明此意，世之人類

多時命之感，讀此可以瞭然矣。

【白話】東陵侯既廢，到司馬季主地方去占卜。季主道：「君侯爲什麼要占卜呢？」東陵侯道：「睡得長久的想

起來，熱伏長久的想開通，煩昏長久的想噴嚏。吾聽見說積蓄過分，便要發泄，昏悶過分，便要通達，熱度太高，

便要生風，壅塞過分，便要開放。一個冬季，一個春天，沒有屈而不伸的，一起一伏，沒有去而不來的。吾暗地裏

有點疑心，情願來請教。」季主道：「這樣說來，君侯已是明白的了，還要什麼占卜呢？」東陵侯道：「吾沒有

澈底明白這奧妙，情願先生盡情的教導吾。」季主就說道：「咳！天道有什麼親近？只有道德是親近，鬼神有

什麼靈感？靠了人才能有靈感。那著是枯草呢，龜是枯骨呢，彼此都是物呢，人比物靈的啊，爲什麼不聽自己，

卻聽在物呢？並且君侯何不去想一想以前的事情呢？有了以前的原因，必有今日的结果，所以碎瓦破牆，是以

前的歌樓舞館呢，荒榛斷梗，是以前的瓊蕤，當陪玉樹臨風呢，露裏的蠶風中的蟬，是以前的鳳笙龍笛呢，鬼

燐螢火，是以前的金缸華燭呢；秋天的苦菜，春天的甘菜，是以前象白駝峯的佳肴呢；紅的楓葉，白的荻花，是以前的蜀錦齊絨呢。以前的所沒有，現在有了，不算過分；以前的所有，現在沒有，不能算不足。所以一日一夜的循環，花開的謝去，一春一秋的時候，物類舊的變新，急流的下面，必定有深的潭水；高山的下面，必定有深的山谷。君侯也早已明白了，還要來占卜什麼呢！」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

會

出之燁

燥

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

需去聲。金玉

其外敗絮其
中映街外意

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

將衛外以惑

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

提出欺字作去通
篇俱從此發論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

寺

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

子未之思也！

欺世盜名事天下皆是下
說居官之爲欺者以實之

今夫佩虎符，坐臯比

皮者，臯比虎
皮也

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

能授孫

吳

起

之略耶？

欺武將

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

尹臯

之業耶？

文臣欺。忽發二段大議論
文臣武將一處可觀面目

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

修，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

於去

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

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

承上二段細寫見其之屬
世之文得此遂爲附屬

予默默無

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

滑稽談諧也東方朔著談諧說滑稽

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

諷耶！結出立言之旨

【評語】青田此言爲世人盜名者發，而借賣柑影喻；滿腔憤世之心而以痛哭流涕出之。士之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聞賣柑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白話】杭州有個賣果的人，極善收藏柑子，就是隔了寒暑也不壞，拿出來很是燦爛，有玉的質地，金的顏色，剖他的中間，乾燥像破敗的棉絮一樣。吾很奇怪，就問他道：「你所賣給人家的，打算盛在蓬豆中，敬奉祭祀，供給賓客麼？還是顯耀外面，拿來欺瞞笨的人和盲目的人麼？太過分了你的欺心呢！」賣柑的人笑道：「吾做這個行業多年了，吾靠他養活吾的性命，吾賣他，人家拿他，不會聽說有什麼說話；卻單是不足你的方面麼？世上做欺心事情的不少了，卻單是我一個人麼？你沒有去想過呢。現在那佩了兵符，擁了暴皮的人，一貌看去，像是國家干城的才具呢；但是他果然能夠授孫臏、吳起的謀略麼？戴了大冠，拖了長帶的，昂昂然的像是廟堂的大器呢；但是他果然能夠建立伊、皋、伊、陶的事業麼？盜賊起來，不知道抵禦，百姓困窮，不知道救濟，官吏奸險，不知道禁止，法律破壞，不知道治理，徒然耗了倉廩的米粟，卻不知道羞恥。看他們坐了高堂，騎了大馬，吃醉在醇醴的美酒，並且吃飽在肥壯鮮美的食品，那一個不巍巍的可怕，赫赫的可形容呢？又那裏不是金玉他的外面，破敗棉絮他裏面的呢？現在你不到這上面考察，卻單來考察我，是什麼意思呢？」吾聽了這番話，竟默默的不能回答。退下來想他的說話，像是東方明滑稽一流的人物，豈是他悲忿世人，痛恨流俗的人麼？卻寄託在柑子上，拿來諷世麼？」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漢人事關天道，爲一篇議論張本。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

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

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

天道引漢懲秦之孤立。

於是大建庶孽，

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

事人而七國萌篡弑之謀。

景帝三年，魏清是七國強，大請別諸侯都縣，吳王濞謀西

王卬擊東王緄，梁甯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同舉兵反。天道。

武宣以後，稍削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

事人而王莽卒移漢

祚。

天道引漢事二證。

先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

事人而其亡也。

蓋出於所備之外。

天道引東漢魏晉一證。

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

貞觀二十二年

有傳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密問太史令李淳風，始云：自有之乎？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擬似者誰殺之何如？人事。

而武氏日侍其左

右而不悟。

天道引唐事一證。

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見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

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

天道引唐事一證。

此其人承皆有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

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

事人蓋智可以謀人。

而不可以謀天；

魏斯一輩應上天人二意關鎖甚緊

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

拙於謀子也哉？

說

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

又引巫醫以為不能深慮之喻，尤見醒快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

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

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

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

此段總說出工法於天而能為深慮者一篇主意總在此

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

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說

法考

【評語】天道為智力之所不及，然盡人事以合天心，即天亦有可謀處。此文歸到積至誠，用大德，正是祈天永命

工夫。古今之論天道人事者多，得此乃見透快。

【白話】憂慮天下的人，常常在難的方面着想，卻忽略這容易的防備這可怕的，卻漏下了這不疑心的。然而禍

患發生在所忽略中間，那擾亂常常起在不足疑心的事情。豈是他的思慮沒有周到麼？因為思慮所能及到

的，是人事的當然；出在智力所料不到的是天道呢。當秦朝時代，能夠滅亡諸侯，一統天下，秦的心裏以為周

朝的亡國，在乎諸侯的強盛罷了，變了封建制度，天下改做郡縣，方且以為兵革可以不再用，天子的位置可

以世代傳守，卻不知道漢高帝起在田野中間，到底亡了秦的國家。漢朝警戒秦的孤立，那麼大封子弟做諸侯，以為同姓的親近，可以世代繼續下去，沒有變亂了，卻不知道七國存了篡位弑君的謀劃。武帝、宣帝後來，

稍爲削他的地方，去分他的勢力，以爲可以沒有事情了。然而王莽到底奪了漢朝天下，光武帝警戒哀帝，平帝的禍患，魏國警戒漢朝的禍患，晉朝警戒魏國的禍患，各自警戒，這所以亡國的原因，拿來防備，卻是他的滅亡，都出在所備的外面。唐太宗聽說武的女人，將來要殺他的子孫，就求人在將信將疑的中間，去剪除他，卻是武后天天侍在他的左右，竟沒有覺悟。宋太祖見五代時候，各方藩鎮的能夠制他的國君，就盡釋他們的兵權，使力弱容易制服，卻不知道他的子孫，到底被敵國窮困。這種人都有起出常人的聰明，冠蓋一代的才華，對於治亂存亡的幾微，想得詳細，並且防備周到了，但是他的憂慮，見到這裏，卻是禍患與在那邊，終究到擾亂滅亡的，是什麼道理呢？因爲智識可以謀人事，卻不能拿來謀天事。良醫的兒子，多數死在病裏；良巫的兒子，都多數死在鬼裏；豈是會得治人，卻不能夠治自己的兒子麼？這就是會得謀人事，不能夠謀天事呢。古時的聖人，知道天下後世的變動，不是智識憂慮的所能想到，不是法術的所能制服；不敢放肆他的私謀詭計，只有積那至誠的心，用那重大的功德，拿來結合天心，使得天眷顧他的功德，像慈母的保護赤子，不忍放棄他，所以他的子孫，雖有極笨不肖的，可以亡國，卻是天不忍叫他驟然亡國。這是憂慮中之遠大的呢？那如果不能自己結合天心，卻想拿小小的智識，牢籠連絡當代的事務，並且必定要後代的沒有危險滅亡，這是理上所必無的，就難道是天道麼！

豫讓論

方孝儒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就正意 泛論起 苟遇知己，不能扶

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

取也。

時殷隆讓一流人作一篇之留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讎。

趙襄子約韓魏大敗智伯

軍遂殺之盡滅智氏之族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讎

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

寬一

嗚呼！讓之死，

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

二句爲一篇綱領

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

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

初豫讓入襄子宮中

謂非忠可乎？

義而舍之，讓又漆身吞炭，以啗行乞於市，其友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讓曰：「既已衣賈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

申讓之死固忠也

及觀斬衣

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杙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

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

讓子出讓讓伏於櫛下獲之讓子曰子不

管什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仕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

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讓子使兵環之，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擊死不恨。」

讓子義之持衣與讓拔劍三躍呼

天擊之遂伏劍死。申

烏死之道有未忠句。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

盡

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韓康，康子欲弗與，段規曰：「不如與之，彼狙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然則孰得免於難？」

韓康子欲弗與段規曰

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

懼，吾與之，地智伯必疑，彼疑而輕敵，此懼而相親，魏桓子之命必不矣矣。桓子亦與之。」

請規章作陪客

郟疵之事智伯，亦未

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

忠告已無愧於心也。

智伯帥韓魏之兵圍趙城而讓之，蘇緝謂智伯曰：「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蘇緝亦及韓魏，韓魏必反矣。智伯不聽，蘇緝與韓魏約，後使人殺守隘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遂滅智伯。又請却疵作陪客。却疵先啟，韓魏殺之。」

戰國士二字而豫讓可見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

注一：句起下正論。

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

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以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解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一段代爲豫讓畫策，倍手拈來，都成妙理，所謂扶危於未亂之先，而申國士之報者如此。

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簡？智伯既死，而乃不勝，升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安有既命爲國士而旁觀其主縱欲荒暴，不救其亡者乎？如此聲嚴起，令九寒心服。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轉開在面

彼朝爲讎敵，暮爲君臣，覩天視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視面慚親，結處

【評語】此論責豫讓不能扶危於智氏未亂之先，而徒欲伏劍於智氏既敗之後，獨闢見解，從來未經人道破。通篇主意，只在「讓之死固忠矣」二句上，先揚後抑，深得春秋褒貶之法。

【白話】士君子立身事主，既稱知己，便應當竭盡智識謀略，忠告好的道理，銷滅禍患在沒有顯露；保全治理在沒有發生，使得自身安全。君主安寧活在世上，做個名臣，死了後來做個上鬼，垂榮光到百代，照耀史乘。上面這纔算美呢。如果逢着了知己，不能够扶助危難在末亂之先，就不過捐了身體，死了生命在既敗的後來，釣名買譽，眩耀世俗。從君子人看來，多以為沒有可取的。因此曾經論豫讓的做智伯臣子，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讓替他報仇，聲名轟轟烈烈，雖是愚夫愚婦，沒有不知道他是忠臣義士啊。咳，讓的死節固然忠了，惜乎處死的道理，還有未忠的存在呢！是什麼緣故呢？看他的漆了身體，嘴裏吞炭，對他的友人說道：「凡吾做的事，多是極難，實在要拿來慚愧天下後代做人家臣子的，卻存兩條心的呢！」這樣看來，說他不是忠臣，可以麼？等到看他的斬襄子衣服，拔劍三躍，襄子責備他不死在中行氏，卻單死在智伯，讓回答道：「中行氏拿平人來待我，我所以拿平人的節操去報答他；智伯拿國士的禮節待我，我所以拿國士的節操去報答他。」就照這上面論下來，讓有餘恨了。段規的事，韓康、任章的事，魏獻不會聽見，拿國士的禮節待他們呢？卻是規啊，章啊，極力勤他的人，主從智伯的請求，給他地方，拿來罵他的志向，卻是催上他滅亡的路呢。魏獻的事，智伯也不會拿國士的禮節待他呢？卻是魏能夠審察韓、魏的真情，拿來誨智伯，雖因不用他的說話，竟弄到滅亡；卻是魏的忠告，已經沒有慚愧在心裏了。讓既經自以為智伯待他以國士禮節了，（國士是救濟國家的士子呢。）當智伯在請求地方沒有厭心的日子，放縱物欲，荒淫暴虐的時候，做讓的人，正應當說明順美正惡的力，然後能就人臣的位置。諄諄的去告訴他道：「諸侯大夫，各安分封的地，不要互相侵奪，是古時的制度呢。現在無緣無故的拿人家地方，人家不給我，我憤恨的心就要生出來；如果給我，我的驕傲心就要生出來。憤恨了必要爭鬪，爭鬪必要失敗，驕了必要做，做了必要亡國。」忠厚切實，誠懇周到的說明，一次進諫不聽，再諫他，再諫不聽，三次諫再不聽，便拿他刺襄子時的按劍自刎，死在這一天。智伯雖是其頑不靈，感動他至誠。

的心，庶幾能够覺悟；替韓魏講和，解趙國的圍，保全智伯的祖宗，守他的祭祀；如果這樣，便讓雖死，還是像活一樣呢？豈不勝過那斬衣而死麼？讓在這個時候，卻沒有一句說話，開悟主上的心，看智伯的危急存亡，好像趙人看秦人的壯瘦呢？袖了雙手，作壁上觀，坐等他的成敗；國士的報答，真是這樣的麼？到智伯既死，卻不能忍受血氣悻悻的心，情願自己附在刺客的一流人物，有什麼足以稱道呢？雖是這樣說，幸國士來論豫讓，固然不能當了；如果看那朝晨是仇敵，夜裏就變做君臣，老了面皮，很自得的一般人，那又是豫讓的罪人了！咳！

親政論

王鑿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提分蓋上之情達

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下之情壅闕，通而不得上聞，上下閒隔，雖有

國而無國矣，所以爲否也。疏分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

甚者。變承例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

已。虛文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二句推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

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

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上下之此無他，地勢遠絕，所謂堂上遠

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與明目達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此句爲一蓋

聰明目達
聰之治異

此句爲一
驚之概

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

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玉藻禮記篇名蓋視朝而見

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注玉藻四句一段背周制漢制大司馬，左右前

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一段晉漢制唐皇城之北，南三門，

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

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

一段唐官制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

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一則必

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鞵，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一段晉宋制蓋天有

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再提三朝之象，固難作述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

朝獨缺，然非缺也。立管本旨專注內朝故特舉提清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明初之制有正朝外朝而內朝獨缺，乃以

臨卽武英等殿，蓋合內朝外朝俱見精確洪武太且中，如宋濂、劉基、永樂成且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

臣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一殿言明制今內朝未復，臨御常

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

積。上下不交，弊日益甚。孝宗年號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爲，而民

之無祿不及觀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無恨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

庶庶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著察大臣三日，或五日，

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

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

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交泰之象，則自如矣。外朝所

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外朝內朝，朝野結。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收盡唐虞之

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評語】稽核朝典，融貫古今，而於興復內朝之制，深致意焉。人主視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則上

下之情通而奸僞不得壅蔽矣。誰謂唐虞之治，不可見於今哉？

【白話】易經上的泰卦道：「上下相交，他的意志便相同。」這否卦道：「上下不相交，便天下沒有國家。」因上

面的情能夠達到下面，下面的情能夠達到上面，上下一體，所以是通泰。下面的情壅塞，不能傳到上面，上下

間阻隔膜，雖是名爲有國，卻像沒有國家了，所以閉塞呢。上下相交便通泰，不相交便閉塞。自古多是這樣，卻是上下不相交的弊病，沒有像近代再利害的了。君臣相見的時候，不過在上朝幾刻中間，臣子的奏章，君臣的批答，彼此關涉，和刑名法度互相維持罷了。不單是沿照舊例，也是地位形勢使他這樣。是什麼緣故呢？國家常朝在奉天門，不會一天荒廢，可說是勤了，然而寶殿玉階，相去極遠，天子威儀，赫奕美盛，御史糾正朝儀，鴻臚贊禮引導，沒有不照法度。通政司引奏，天子不過看了一看，就謝恩見辭，心裏惱惱的退下來。皇上何嘗治理一件事，情臣下何嘗進一句說話呢？這沒有別的緣故，因為地位形勢，相隔懸殊，所謂天子堂上，遠在萬里，雖要說話，沒有進言的路呢。我以爲要上下的相交，沒有比恢復古時內朝的方法再好。因周的時候，有三種朝見庫門的外面，是正朝，風間和謀劃的大臣在這裏，路門的外面，是治朝，每天上朝在這裏，路門的裏面，是內朝，又叫燕朝。禮記玉藻篇道：「君主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去上朝，退下了到路寢宮辦理政事。」因上朝去會見羣臣，所以正上下的名分，辦理政事到路寢宮，所以通據近的情分。漢朝的制度，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的許多官吏，是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職，是外朝。唐朝皇城，北面南三門，叫承天，元旦日冬至節，受萬國的朝賀進貢，才駕臨乾殿，大約就是古時的外朝呢。他的北面叫太極門，他的西面叫太極殿，初一月半，坐在這裏上朝，大約是古時的正朝呢。再北叫兩儀殿，日常上朝聽治事情，大約是古時的內朝呢。宋朝時候，常朝在文德殿，五天一間，桌上的起居，在垂拱殿，元旦日冬至節，天子聖誕日，受賀在大慶殿，賜宴在紫宸殿，或是集英殿，考試進士在崇文殿，從侍從官以下，隔開五日，一個官員上殿，叫做輪班奏對，便必定進來陳說現時政治的利害得失，在內殿引見也，或有賜坐，或者免穿靴子，大約也有三朝的遺意呢。因天有紫微，太極，入市，三垣，天子仿效他，正朝像極呢，外朝像天市呢，內朝象紫微呢，自古這樣了。本朝天子聖誕日，元旦日冬至節，大朝會，在奉天殿，就是古時的正朝呢，日常上朝在奉天門，就是古時的外朝呢，卻是

獨缺內朝；然而並不是缺少啊。華蓋護身武英等殿，豈不是內朝的遺制麼？洪武年間，像宋濂、劉基的一等人，永樂到現在，像楊士奇、楊榮的一流人，天天侍奉在左右，大臣塞滿夏元吉的一等人，常在便殿奏封，常這個時候，豈有閉塞隔膜的憂患呢？現在內朝沒有恢復，駕臨常朝的後來，臣子沒有再進來朝見，三殿的門，高齋關起，少有人能夠看見的，所以上下的情分，閉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從此屯積。孝宗晚年來，着實有感慨在這上面，屢次召見大臣在便殿，談論天下的事情，方纔要做一番事業，卻是百姓沒有幸福，不能夠看見極治的美事，直到現在天下的人，多以爲一件恨事，卻是要希望陛下，遠的取法聖祖，近的取法孝宗，完全剷除近代閉塞隔膜的弊病，在常朝以外，就在文華、武英兩隻殿上，仿古時內朝的意思，做大臣隔了三天或五天，進來問一次起居，侍從官和御史各擇一員，上殿來輪流對答，百官有事來商量解決，皇上照所見的決斷他，有難決的和大臣當面議他，不時的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行，引見的一類，多可以上殿陳述奏事，虛了心去問他，和顏悅色的替他講，這樣人人能夠拿來詳說自己的意見，陛下雖深居九重，然而天下的事情，很光明的一起陳在面前，外朝所以正上下的名分，內朝所以通遠近的情分，這樣做法，豈有近代閉塞隔膜的弊病呢？唐虞的時候，眼光明亮耳朵聰明，好的言論，沒有藏匿，野裏沒有漏下的賢人，也不過這樣罷了！

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

發乎心，統乎理，守其下三段

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

心性命三字爲一體之字，領心字又爲二物之

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

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一段提出心性命

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

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序也，別也，信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二陳推出一四端五倫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三說疏出六經。心正命之論了曉。凡三見而不易一字。斯盡理學。葛藤下乃到尊經之志。雲淨水空。絕無雜滯。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四六經而歸之於心。纔是實學。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

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一言志吾心，即所以爲經。一言求之吾心，即所以尊經。分作兩層，以得手不至易爲獨探聖賢真種子。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

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一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處處不脫吾心二字。兩語爲一總觀。猶之產業庫藏

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即前喻。兩語爲一總觀。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察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

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齷齪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可謂命得喻。只是喻翻則愈新愈醒，可爲不知聲者教。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不盡。感歎。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

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

逐世壘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舉亂侮賊三項，正與尊經相反，惡似而非，不可不深辨也。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仍照前喻，掠奪尊經，動其快甚。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

西岡，臥龍山在越城內

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大吉，既數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

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據點出曰：

「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

是。入體只此數說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知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已。仍歸心上作結

【評語】六經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經，學道者何事遠求？返之於心，而六經之要，取之當前而已。陽明先生，一

生訓人，一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於此記略已備具矣。

【白話】經是常道呢；他在自然方面叫他做命，他賦給在人叫他做性；他主在身上叫他做心。性啊，命啊，是

一樣東西呢；流通人物，傳達四海，充塞天地，橫亘古今，沒有不完備，沒有不相同，沒有兒變化的呢；這是

常道啊。他應在感想方面便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推辭退讓是非之心，他見在事情方面，便是父子的親近，

君臣的義氣，夫婦的分別，長幼的次序，朋友的信用，這惻隱之心啊，羞惡之心啊，推辭退讓啊，是非之心啊，這

親近啊，次序啊，分別啊，信用啊，多是所謂心啊，性啊，命啊；流通人物，傳達四海，充塞天地，橫亘古今，沒有不完

備，沒有不相同，沒有兒變化的；這是常道呢。拿來講陰陽消長的道理，就叫他做易經；拿來說典章法度，

政事的布施，就叫他做書經；拿來講唱歌吟詠，情性的所發出，就叫他做詩經；拿來說條理品節，文章的著作，

就叫他做禮記；拿來說快活和平的生活，就叫他做樂經；拿來講誠實作爲奸邪正道的辨別，就叫他做春秋。這從陰陽消長的道理，一直到誠實作爲奸邪正道的辨別，多是所謂心啊，性啊，命啊；流通人物，傳

達四海，充塞天地，橫亘古今，沒有不完備的，沒有不相同的，沒有兒變化的；這樣就叫他六經。六經的道

理，沒有別樣；就是吾心裏的常道呢。所以易經的東西，記吾心裏的陰陽消息啊；書經的東西，記吾心裏的典章制度政事的啊；詩經的東西，記吾心裏的唱歌吟咏性情的啊；禮記的東西，記吾心裏的條理品節文字的啊；樂經的東西，記吾心裏的快活和平的啊；春秋的東西，記吾心裏的誠實作偽奸邪正道的啊。君子的對於六經呢，求在吾心裏的陰陽消息，卻照了時候行他，這所以尊易經呢；求在吾心裏的紀綱政事，卻照了時候行他，這所以尊書經呢；求在吾心裏的歌唱吟咏，卻照了時候發動他，這所以尊詩經呢；求在吾心裏的條理品節文字，卻照了時候去著他，這所以尊禮記呢；求在吾心裏的快活和平，卻照了時候去生發他，這所以尊樂經呢；求在吾心裏的誠實作偽奸邪正直，卻照了時候去辨論他，這所以尊春秋呢。因為以前聖人的扶持人道，憂慮後世，去著述六經的意思，好像富家的父和祖，憂他的產業庫中貯藏的積蓄做他子孫的人，或者要弄到遺亡散失，到底困窮，不能够自己保全呢，就登記在簿上，把全家所有的傳他，使他世世代代，守這產業庫中貯藏的積蓄，享用無窮，拿來免除困窮的憂患，所以六經的東西，是吾心裏的帳簿呢；那六經的實際，卻存在吾心裏，好像那產業庫中貯藏的實在積蓄形形色色，都考在他的家裏，那帳簿不過是記這名狀數目罷了。卻是世上的學者，不知道求六經的實際在吾心裏，卻不過思考在如影如響的中間，牽制在文章意義的小事，見淺固執的，以為那就是六經了。這好此那富家子孫，不知道專心守財，享用他產業庫中貯藏的實在，隔了長久遺亡散失，做個窮人或是乞丐，卻還要囂囂然的指他帳簿道：「這是吾產業庫中貯藏的積蓄呢！」有什麼兩樣，和這件事情。咳！六經的學問，他的不明在世上，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了。著重幸福利益，崇尚邪說，這叫做擾亂六經；學習注解，傳授記憶誦讀，沉溺在淺聞小見，拿來遮飾天下人的耳目，這叫欺侮六經；修大放蕩的辭令，競爭詭辨不正的辨論，飾了奸心，盜竊名譽，跟了俗人奪人家的所得，歸自己所有，卻還要自以為通經，這叫做賊害六經。這樣的人是，并他所謂帳簿的，也割碎分裂拋棄毀壞他了，怎能再知道所

以要尊經的道理呢？浙江省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岡，荒廢長久了。郡守渭南人南大吉，既經布行政治在百姓，便慨然的悲哀近代的學業不能條達，將要引進他在聖賢的道理，那麼差山陰縣令吳君濬開拓書院，拿來刷新他，又築個尊經閣在這書院後面，說道：「六經的道理正真，使百姓興盛，沒有好邪藏在心裏了。」開築成後，請我說一句話，拿來告訴許多士子，吾既然不能辭謝，就替他這樣的做篇記。嗚呼！世上的學者，得着吾的說話，卻還轉去在心裏想一想，便也許可以知道所以要尊經的意思呢。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尉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一掃出毀曰：「新之。」一字發聲「新之也，何居乎？」

辨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

尊奉而禋祀焉，舉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蓋嘗毀之。」豈

句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壞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

也，胡然乎？故爲疑詞，跌起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劉向之愛其人而况

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爲舜非爲象也。推出象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

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將帥帝乃殛數文德，舜干羽于不然，古之騫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

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以上從舜德香出當同象之不仁，

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始終二字伏後斷案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罔亦允若。」謂和也。烝，進也。又善也。格，達也。言舜遭人倫之變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溺於大為姦惡也。允，信也。若，順也。則已化而為慈父，象

猶不弟，不可以為諧。奇思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

化於舜矣。一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

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

於舜，再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落列象諸侯之勳，命

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

化之人也。推開一筆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苗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

一為議論只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

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結出意

人正意

【評語】倣弟見化於舜，從象祠想出，從來未經人道破。當與柳子厚毀鼻亭神記參看，各闢一解，俱有關名教之

文。

【白話】靈鷲山和博南山有舜弟象的祠堂。這下面許多苗夷住在這裏的，都以為神道去祭他。宣慰官安君，因為諸苗夷的請求，修新他祠堂的房屋，卻來請我做篇記。吾道：「毀他麼？還是刷新他麼？」一說道：「那是要刷新他的。」一吾道：「你要刷新他，為著什麼道理呢？」一說道：「這個祠堂的開初呢，大約也沒有知他的原因了。然而吾們許多蠻夷，住在這裏的，從吾父吾祖推到曾祖高祖上面，都是尊敬奉重，並且謁誠的去祭祀，相傳下來，不敢荒廢呢。」一吾道：「為什麼道理去祭他呢？有葬地方，象的祭祀，唐朝人曾經毀了他，做人做兒子不孝，做弟子驕傲，排斥在唐朝，卻還存在今日，毀壞在有葬呢？還盛在這個地方啊，是什麼道理呢？我知道了！君子的愛這個人啊，推到那屋上的烏鴉，卻何況那聖人的兄弟呢？那麼祭祀的是舜王，不是象呢？吾想象的死亡大約在干盾，羽翟既經感化三苗的後來麼？不是這樣？古時乖戾凶暴的人，豈是少數呢？卻是象的祠堂，獨能延及到今世？吾在這上，因此可以見得舜王德行的大，入人的深，和那德澤流傳的遠，並且長久呢。象的不仁，大約他起初這樣罷了；又怎知道他終究的不能感化在舜呢？書經上不說麼？『舜能和他的弟，拿來孝養父母，蒸蒸日上的使象能自治，不使他到大奸邪的路，黜也信順。』便已經化做慈父，如果象還不能善事兄長，不能够和睦，但是進他到善的路，就不至於做惡人，不到奸邪的路，便必入善的路，真個象大約已被舜感化了。孟子道：『天子差官吏治他的國家，象不能拿來有所作為啊！』這大約是舜愛象的深，並且思慮的詳細，所以扶持輔佐教導他的周到呢。不是這樣，像周公這樣的聖人，卻是管蔡二叔不能免，這可以見得象的破舜王感化，所以能够任用賢人，量才錄用，卻安住在他的位置，恩澤加到百姓身上，死了後來人家懷想他呢。諸侯的公卿，必出命在天子，是周朝的官制，這也許仿效那舜的封象呢？吾在這上面，因此信人性的本是善，天下沒有不可教化的人呢。那麼唐朝人的毀壞他，是照象起初的行為呢？現在許多苗夷的本肥他，承接象後來的行為呢？這個意義，吾想要拿來表白在世上，使知道人的不善，雖像象的一般，還能改過。

那君子人的修德，到了極點，雖像象的不仁，卻還能够感化他呢。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

正德二年也。生以兵部主事疏救嚴。下獄廷杖貶貴州龍場驛丞。

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

果。安頓一明早，遣人覘

謂平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

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吏死，死而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

二人，傍一人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

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被三人死，死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

也。二童子有難色然。亦懼予曰：「噫！吾與爾猶倖也。」極情處只在此一語二童闕然涕下，請往。

動感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子孟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

繫衣何人繫何人？不識彼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曾以己之姓名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

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先作古有重去其鄉，游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

此，宜也；爾亦何辜乎？再作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

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爾僕乎？嗚呼傷哉！乃五斗爾身，又益以爾子爾僕，皆此爲之性也。爾誠

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

霜露，拔寒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

能以無死乎？瘴癘固能死人，憂鬱之死人更甚。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

然奄忽也。前云以子與僕此云，不謂子與僕轉情深。皆爾自取，謂之何哉！結蓋五斗而來，又不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

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豎如車輪，

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一以一轉有非常之心。自吾去父母鄉

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

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有情歸之無情，深於學問之善。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

際天兮，飛鳥不通；游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惟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

中；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通。言雖身處異域，總同在天之中，不必悲也。又歌以慰之曰：「與

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

予兮，吾與爾遊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酒酒淋漓，足以慰死。吾苟獲生

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一 精誠可以格幽冥。

【評語】先生罪謫龍場，自分一死，而幸免於死，傷心慘目，悲不自勝。作者因爲多情，讀之者能毋淚下。

【白話】在正德四年秋月的第三日，有一個吏目從京裏來的，不知道他的名姓，攜一子一僕，將要到任，路過龍場地方，投宿土苗家裏。吾從竹籬中間望見他，這時陰雨沉沉，天色昏黑，想過去問他北來的事情，不能夠。明天早晨，差人去看他，已經走了。到午時相近，有人從蜈蚣坡來說：「有一個老人，死在坡下，旁邊兩個人哭得很哀切。」吾道：「這必是吏目死了，悲傷得很呢！」到晚時相近，有人來說道：「坡下死的有兩個人，旁邊一個人坐着哭泣。」問他的形狀，便知道他的兒子又死了。明天再有人來說道：「看見蜈蚣坡下，積着三個死屍呢。」卻是他的僕人又死了。咳！悲傷得很呢！吾想這暴露骨殖，沒入收殮，領了兩個童子，拿舂臼的器具去埋藏他；兩個童子，面上有疑難的樣兒。吾道：「咳！吾和你的環境，和他們彷彿呢！」兩個童子，就很悲傷的弔下眼淚，請求同去。就在這旁邊山脚下，掘了三個洞，去埋藏他；再拿一隻雞，三碗飯，嘆氣下淚的告訴他道：「咳！悲傷呢！你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吾是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呢。吾和你多是生在中國地方的人，吾不知道你生的地方，你爲什麼來做這個山上的鬼呢？古時的人，對於離鄉看得很重，出來做官，不過千里，吾因放逐來到這裏，是應當的；你也有什麼罪孽麼？聽說你不過做一個吏目官罷了，俸祿不過五斗，你領了妻子，親自耕種，可以得到的，爲什麼拿五斗的俸祿，換你堂堂七尺的身體？又嫌不夠，還要加上你的兒子和僕人麼？咳！悲傷得很呢！你如果貪這五斗的俸祿纜來，便應當欣然的上路；爲什麼我昨天看見你容貌很憂愁的，像受不住這憂傷的麼？想那銜霜冒露，撥攀山邊石壁，經過萬峯的頂上，飢渴勞苦困頓，筋骨疲倦，因乏卻又要

瘴氣癘癘侵他的外面，憂鬱攻他的胸中；這怎能不死呢？吾固然知道你的必死，然而不會料到這樣的快，又不料你的兒子僕人也驟然的奄奄物化呢！多是你自己招來，講他什麼呢？吾想你們三堆骨殖的沒有依葬，纔來埋葬，卻不知道使吾有無窮的悲感呢！咳！悲傷得很呢！即使吾不來理你，幽崖的狐狸成羣，陰整的蛇虺像車輪也必定能够葬你在腹中，不會得長久暴露，你既已沒有智覺，然而吾心裏怎能過得去呢？從吾離開父母的鄉國，來到這裏已是三年了，經歷癘癘毒氣，卻苟且的能够自己保全，因為不會有一天的不快活呢。現在悲傷到這樣，是爲你着想的重，爲自己着想的輕呢？吾不應當再爲你悲傷了！吾爲你做隻歌，你聽罷。歌道：『山峯相連，和天相接呢，飛鳥不能通過，遊子懷想故鄉呢，不知道西東，不知道西東呢，只有天是同的，異地遠方呢，在四海的中間抱了遠觀，隨處安身呢，不必要自己的房屋，魂呢！魂呢！不要悲痛！』又做隻歌去安慰他道：『我和你都是鄉土的離人呢，檣夷人的說話，彼此不知道呢，性命的死活不知道，吾果死在這裏呢，領你的兒子來跟我呢，吾和你遨遊嬉戲呢，惹了紫彪的馬，又騎文嬌的馬呢，登高眺望故鄉去，太息呢，吾如果能够活着歸去呢，你的兒子，你的僕人，望你們跟我一同去呢，道旁的墳墓相連接呢，多是中國人的，流落離散呢，彼此呼嘯徘徊呢，登的風，冒的露，你們不要飢餓呢，朝晨和麋鹿交友，夜裏和猿猴一同棲息呢，你們安你們的居住呢，不要做厲鬼在這塊地方呢！』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秦圍趙都邯鄲，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平原君遣公子請救於魏，魏侯使將軍晉鄙救趙，晉鄙留軍邯鄲，平原君使讓公子曰：『將所以自附爲婚者，以公子之高義，爲其急人之困也。』公子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夷門監者侯生使公子請如姬竊符，吳封於平之，馭內公子嘗爲如姬報其父仇，果盜兵符與公子，奪晉鄙軍救邯鄲，存趙。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一句立案

夫彊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亡，則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先請六國大將明信陵之功，後說魏光耀此充一步法。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一謂其定主意。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謂魏。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層層入。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伊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又反覆二層。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人心能制。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又發一難，以詰之。信陵直難置喙。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

知有王也。

又生一伎以爲
後中篇類類類本

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辱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

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

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忌於報信陵，曷若

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

矣。

一段代爲激諫反
兼效擊愈類類快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

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

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作一線收深明信陵
之非使之無地逃歸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

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

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同久矣。穰侯秦昭王相魏冉穰侯趙孝威
王相也相也與去趙引魏

國時事作陪襯見列國無
王賢已成則波瀾絕如

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深其爲魏也，爲六

國也，縱竊符猶可；文深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文深雖然，

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上因罪信陵所並甲侯生如姬此處又
以即魏王作波瀾瀟灑映帶議論無窮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

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親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

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

補喻 巧妙

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

立節二語漸 救拾前文

則信

陵安得私樹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

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

易曰履霜，愷至又曰其所來 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

王亦自爲贅旒也。

如此立論方 是究根到底

故罪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罪魏王，可以爲人君失

權之戒。

兩語全局 雙結俱振

春秋書「葬原仲」，「一壘帥師」，「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

莊公二十七年 秋公子友如陳

子友即字子也如陳私行也陳仲陳大夫隱公四年秋陳帥師壘管領羽父也宋公乞壘以不與強其君同請葬原仲公而行無君之心兆矣野葬原仲以成人君之失權此聖人之深慮也○精意微然

【評語】誅信陵之心，暴信陵之罪，一層深一層，一節深一節，愈駁愈解，愈轉愈刻，詞嚴義正，直使千載揚翮之案，

一筆抹殺。

【白話】一般議論的人以竊取魏王的符算信陵君的罪孽，吾以爲這還沒有足以罪信陵君呢。想那強秦的暴虐，太利害了，現在起傾國之兵來攻趙國，趙國必亡。趙是魏國的屏障呢，趙國亡，魏將要做他的後身。趙魏又是楚燕齊諸國的屏障呢，魏亡了，那楚燕齊諸國就要做他的後身。天下的形勢沒有岌岌的像這件事情呢。所以救趙國也就是救魏，救一個國家也就是救六國呢。竊取魏王的兵符拿來解魏國的患，難借一國的兵，拿來分六國的災難，這那有不可的道理。那麼信陵君果真沒有罪麼？說道「又是不對的。」吾所責罰的是信陵君的心啊。信陵君一個公子罷了，魏國卻還有王呢。趙國不請救兵在魏王，卻諄諄的只知道請救兵在信陵君，這是趙國知道有信陵君，不知道不魏王呢。平原君拿婚姻的事情去激動信陵君，卻是信陵君也

自己因爲婚姻的緣故，要緊想救趙；這是信陵君知道有姻婚的親近，不知道有王呢。他的竊符啊，不是爲魏啊，不是爲六國啊，爲趙國罷了；不是爲趙國啊，爲一個平原君罷了。如果禍患不在趙國，卻在別國；就雖是撤除魏國的屏障，撤除六國的屏障，信陵君也必定不肯救。如果趙國沒有平原君，或者平原君不是信陵君的親戚，雖是趙亡國，信陵君也必定不肯救。那是趙王和國家的輕重不能抵當一個平原公子，卻是魏國的臣將所靠。他拿來保護國家的，不過用來供信陵君一個親戚的用場。幸而戰勝還好呢，不幸打仗不勝，做秦國的俘虜，這是傾覆魏國幾百年的社稷，拿來給親戚犧牲，吾不知道信陵君要怎樣的感謝魏王呢？想那竊符的計策，實在出於侯生和那如姬成功他的。侯生教公子去竊符，和如姬爲公子竊符在王的臥室裏面；這兩個人也只知道有信陵君，不知道有王呢。吾替信陵君打算自爲的計策，何不拿魏趙唇齒相連的形勢，直諫在王面前；如果不聽，便拿秦要死在秦師的心，卻死在魏王的面前，王必定明白了。侯生要爲信陵君計，何不去魏王，游說他救趙國；如果不聽，便拿秦要替信陵君死的心，死在魏王的面前，王也必定明白了。如姬有意思要報答信陵君，何不乘王的機會，日夜的勸他救趙；如果不聽，就拿秦要替公子死的心，卻死在魏王的面前，王也必定明白了。這樣做法，就信陵君不負魏國，也不負趙國；侯生如姬不負魏王，也不負信陵君；爲什麼不用這個計策？信陵君只知道有婚姻關係的趙國，不知道有魏王裏面寵幸的如姬，外面鄰近的國家，貧賤像夷門的野人，又多只知道有公子，不知道有魏王。那是魏不過有一個孤王罷了。咳！從世道衰微以來，人家都怕黨在遠背公道，死在黨派的行爲，卻忘記了守節奉公的道理。有重權的宰相，就沒有威嚴的君上；有私人的仇敵，卻沒有正義的公憤。像秦人只知道有穰侯，不知道有秦王；虞卿只知道有布衣的交友，不知道有趙王；左約君主像贅旒一般，虛設位置，已是長久了。從這樣講來，信陵君的罪孽，實在不專門關那符的竊不竊呢。他如果爲魏國想着，六國着想，即使竊符還可原諒；如果只爲趙國着想，爲一個親戚着想，即使求兵符在王面

前，卻公然得到他，也是有罪呢。雖是這樣說，魏王也不能算是沒有罪的呢。兵符藏在臥室裏，面信陵君也怎能偷他。信陵君不避忌魏王，却直接請求那如姬，這是一向看王的疏忽呢。如姬不避忌魏王，竟膽敢偷符，這是素來靠王的寵愛呢。木材朽腐，蛀蟲纔生出來了。古時的君主，拿了權柄在上面，內外的人沒有不肅然起敬的。那麼信陵君怎能夠樹立私交在趙國，趙國怎能夠私下請求救兵在信陵君，如姬怎能夠銜了信陵君的恩惠，信陵君怎能夠施恩惠給如姬。履霜堅冰的由來，豈是一朝一夕的緣故呢。從這樣講來，不特衆人不知道有魏王，王也自己情願做贅廬呢。所以信陵君可以做植立黨派的警戒，魏王可以做人君失權的警戒。春秋上寫「葬原仲」三字，表明魯季子的植黨，寫「帶帥師」三字，表明魯君的失權。咳！聖人的思慮，可以算深遠了。

報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者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餽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附魏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其交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去語不才，相愛情深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過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二句伏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管子字一轉生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尊嚴立廢中僕馬之閒，惡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

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相公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曲筆一技，刺書惡致。夜披

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櫛，洗也。櫛，手櫛梳髮。走馬推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

一可受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不場客心恥之，至此亦強

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

中。故意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塔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

上所上壽金。主者固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整句然後命吏納之，則又

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歷敘揖門者曰：「官人幸願我，他日來，幸勿阻

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

厚我！」且虛言狀。寫馬上兩厚我，急語神情過官。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

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下上相孚也。以冷語長者謂僕能之乎？以下

乃實不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問聲去道經其門，則亦掩耳

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

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一已語出自

勝多筆
力請助

【評語】是時嚴介溪攪權，俱是乞哀昏暮，駱人白日一輩人。摹寫其醜形惡態，可謂盡情。末說出自己之氣骨，兩兩相較，薰蕕不同，清濁異質，有關世教之文。

【白話】幾千里以外，得着長者時常賜一封信，拿來安慰長相思，就已經幸甚了，怎當得還要降了尊貴，饋賜贈道，那吾沒有才能的人，將怎樣來報答呢？書中的情意很是殷勤，就是長者的不忘老友，知道老父念長者的深呢。至於那上下互相信任，才情德行，稱這位置的這句話來告訴不才，那不才在這上面，著實有感想呢。想吾才情德行不相稱，固然自己知道了，至於上下不能彼此信任的道理，便不才尤其是利害。並且現在所謂上下信任的，是怎樣呢？朝朝夜夜，騎了馬，恭候在權貴的門上，管門的人，故意不肯進去通報。使用了甜的話，諂媚的辭，令做婦人形狀，袖中出金，拿來私給他，管門的人，方纔拿了名片進去，卻是主人又不立刻引見。立在馬棚裏，在馬夫馬匹的中間，臭惡的氣味，侵襲衣袖，就是受飢受寒，受毒熱的氣，不可忍耐，也情願不去的。到了晚時，那以前所受贈金的人出來，回答客人道：「相公疲倦，謝絕再見客人了，客人請明朝來。」就是到了明天，又不敢不來。夜裏已披衣起來，聽得雞啼就起來，洗面梳髮，上了快馬，跑到那門上，門上的人動怒道：「是那個！」便道：「昨天的客人來了。」便又動怒道：「為什麼客人這樣的勤呢！豈有相公在這個時候出來見客呢！」客人到了這裏也覺得難受，勉強忍住了，和他說道：「我沒有方法了，姑且容我進來。」管門的人又得所贈的金，便起來放進他，又立在以前所立的馬棚中，幸而主人出來，南面的召見，便担驚走上，匍匐在階下，主人說道：「進來！」便拜了兩拜，故意的遲遲不起。起來了，就進呈所上壽的金子，主人故意不受，便再三請他受，主人故意再三的不受，便又再三再四的請他受，然後纔命手下的人納他，便又拜了兩拜，又故意的遲遲不起，起來作了五六個揖，纔出來。出來對管門的人作揖道：「官人請你照顧我，他日再來希望不

要阻止我呢！管門的人還一個個，方纔大喜奔出來，馬上碰着了素來認識的人，就揮揮鞭子說道：「方纔從相公家裏來，相公看重我，我看重我。」並且虛造說話和形狀，就是素來交游認識的人，也心裏害怕相公看重他了。相公又是偶然和人講起道：「某人很好，某人很好。」聽得的人，也大家心裏想彼此稱贊他。這就是世上所謂上下彼此信任的呢。長者看來，說吾能夠做的，麼上面所謂權勢的門上，從年節伏臘時候，投了一個名片以外，就常年不去的。問或路過他的門前，便也掩了耳朵，閉了眼睛，加馬快鞭疾走的過他，像有什麼追逐的一樣。這是吾的極急心腸，因此終究不能見悅在長官，吾卻更加不顧呢。常常大聲說道：「人生自有命運，吾只知道安分守己罷了。」長是聽這番說話，能夠不厭吾的迂闊麼？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先提清吳山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蠡巖、吳之故宮在焉，尙有西子之遺跡。靈跡屬吳山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尙方支磯，別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蘇太

又另寫妙。以上蘇次山本作陶齋寫錯多致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玩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

蘇出題山之由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忽此一舉文情排宕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

將擇勝於巖^巖之閒，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又拓開一筆}昔蘇子瞻稱韓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韓公美用}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點作}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耶！^{結有餘韻}

【評語】因令贈圖，因圖作記，因贈圖而知吏之不能忘情於民，因記圖而知民之不能忘情於令，婉轉情深，筆墨在山水之外。

【白話】吳縣、長洲的兩縣，同在蘇州府的範圍內，分了境界治理；那郡西的許多山，都在吳縣。這最高的烏、鹽、陽山、鄧尉、西、香、劍井，卻是靈巖山有吳國的故宮在上面，還有簡施的遺跡，像虎邱、劍池以及天平、尚方、文、福都是名勝的地方呢。那太湖的水勢，汪洋有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個山峯沉浸在湖的中間，真是海內的奇觀了。吾的同年友魏君用晦，做吳縣令不到三年，因了高、及、策，名了做給事中，君的做縣令，有惠政愛及百姓，百姓挽留他不能有效，卻是君也不忍棄他的百姓，因此好事的人畫一個吳山圖拿來贈別，想那縣令的對於百姓，算是重要了。縣令如果賢明的，這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受他的恩澤，卻有榮耀了。令如果不賢明的，這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受他的禍殃，卻有恥辱了。君對於吳地的山川，實在增加他的聲價了。將來吳縣百姓要揀個勝地，在岩石峯的中間，築個駕人祭祀，在和尚老子的宮，確是應當。然而君卻已經去了，還要再念念不忘在這山麼？以前蘇子瞻稱韓琦離開黃州四十餘年，卻是想他不忘，竟拿來做思黃州詩，子瞻替黃州人

刻在石上，然後知道賢者在他所到的地方，不單使這人家的不忍忘記罷了！也確有不能自己忘卻在人家呢。君現在去吳縣，已是三年了；有一天和吾同在內廷出示這張圖，展開賞玩，太息長久，因此命吾記他。咳！君的對於吾們吳縣，有情到這樣，怎能夠使吾們百姓能夠忘記他呢！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

浮圖釋氏之稱
文瑛僧之號也

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

名舜

滄浪亭地也。

據明
來歷

亟求余作滄浪

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

吳國王錢鏐治安人唐末據杭州梁封爲吳越王
武肅以國四世至宋太祖時入朝國亡。落楚甚遠。

治園於其偏，迨淮南納土，

入趙

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

遺跡在蘇州
廢學東

最後禪者居之，

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

亭廢

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

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

庵僅爲亭
下毀感慨

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

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

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

合說庵與亭一
筆寫得淡然

雖然，錢鏐

流

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

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

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

頓

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漸

漸
湖冰凍也。一篇曲折
文字主意只在此一句

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讀書喜詩，與吾徒遊，呼之爲滄浪僧云。」一語點

【評語】忽爲大雲庵，忽爲滄浪亭，時時變易，已足喚醒世人。中間一段點綴，憑弔之感，黯然動色；至末一轉言士之垂名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不在乎亭之猶存也。此意開人智識不淺。

【白話】和尚文瑛住在大雲庵，四面環水就是蘇子美滄浪亭的地方呢。屢次求吾做滄浪亭記，說道：「以前子美做的記，記亭的勝境啊，請你記吾，所以築亭的緣故。」吾道：「以前吳起有國的時候，廣陵王鎮守與中治，理園亭在小城的西南面，他的外戚孫承佑也治理園亭在他的邊頭。到了淮南歸到宋朝，這個園仍舊不荒廢，蘇子美方纔築個滄浪亭，到最後和尚住在這裏，這是滄浪亭所以變做大雲庵呢。有庵到現在二百年來，文瑛尋古時的遺事恢復子美的建築在荒涼殘廢埋沒的剩餘下來，這大雲庵所以就是滄浪亭呢。想那古今的變化，朝廷市面常常改變，吾曾經登姑蘇的臺，望五湖的渺茫遼遠，翠山的青蒼翠色，太伯虞仲的所建立，闔閭夫差的所競爭，子胥所蓋的所經營，現在多沒有了。庵和亭算是什麼呢？雖是這樣，錢鈔因了亂世，權竊確位，保有吳越的地方，國富兵強，傳到四代，許多子孫和姻戚，送了時會，奢侈僭位，官館樹固，窮極一時的興盛，卻是子美的亭竟被釋氏的人所欽佩，石重到這樣，可以見得士人的要傳名氣到千載，不和形體澌然同盡的，確自有道理在呢。文瑛讀書，喜歡做詩和吾輩交游，名他滄浪僧呢。」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名鍊字純甫，會稽人。

由錦衣經歷，上書誡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

薄其譴，徙之塞上。

先生抗書言嚴嵩父子譴國請親之，以謝天下誦榜之數十，謫出塞外。

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橫橋一已而君

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

上引小弁卷伯此引屈原伍胥諸人俱以孔子夾寫極力厚諷

君既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

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

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

二十二字作一氣讀

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

謹識之。

字收

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

不著。

詩有餘波

【評語】先生生平大節，不必待文集始傳；特後之人誦其詩歌文章，益足以發其忠孝之志，不必其有當於中聲也。此序深得此旨，文亦浩浩蒼涼，讀之凜凜有生氣。

【白話】青霞沈君，從錦衣尉經歷官，上書譏諷宰相，宰相著實恨他，方在極力羅織他的罪孽；幸蒙天子仁聖，特地減輕他的罪，徙他到邊疆地方。當這時候，沈君的直諫名聲，已經滿天下知道了。後來沈君上了刑具，攜了妻子，遷家到邊疆地方。恰巧這時北面的敵人屢次到裏面侵犯，卻從帥府下面都是東了雙手，高閉營門，任這敵人的出沒，竟不去飛一枝箭的抵抗；其且等敵人退了，就去割中國人戰死在疆場的頭，和野裏行人的耳朵，拿來獻功。卻是父的哭他兒子，妻的哭他夫，兄的哭他弟，子的人隨處都是，沒有地方控告呼籲。沈君既然上面憤恨疆場上，一天一天的弛懈，卻是下面又痛心一般的將士，每天只知道殘害我們的百姓，拿來蒙蔽國家呢。常常嗚咽歎息，卻拿他所有憂鬱的心思，發揮他在詩歌文章上面，拿來泄他的憤抱，就是文集中所載的許多首詩呢。君本來因直諫被當時人所看重，卻是他所做的詩歌文章，又多有譏諷諷刺稍稍的傳

播開來，上下的人都震動恐懼，方纔出死力去煽動構陷，卻是君的禍患，因此發生了。君既死，後來那一時治軍在外面的，所互相拿來說君讒言的人，不多幾時，就犯了罪孽，罷官歸去，又隔不多時，舊時宰相的仇君的人，也報告罷官，卻是君的門人給事中俞君，那麼就聚集整理他生平所著的若干卷，刻了傳他，他的兒子以敬來請我做個序，放在書的前面。予子受了誦讀，並且題他道：「像君的人，豈不是古時志士的一類人麼？孔子刪詩，紛從小弁篇怨親，巷伯章的譏刺，譏人以下，這忠臣寡婦，幽人怨士的許多詩，一統列他做國風，疏他做大雅小雅，不能細細計算的，豈多是古時中和的樂聲呢！然而孔子不驟然刪去他的，不過哀憐他的人，悲傷他的志向，還說道：『發動在情，止在禮義，說他的人沒有罪聽他的，人能夠拿來做警戒呢！』吾曾經按了次序從春秋到現在看一般人的言行，屈原的離騷，疑似在怨恨伍行的諫議，疑似在脅迫賈誼的奏章，疑似在激烈叔夜的詩，疑似在憤恨劉蕡的對答，疑似在太過，然而推想孔子刪詩的宗旨，去聚集整理他，也未始必定沒有可以取錄的呢！沈君死亡後來，天下的大人先生，到現在談及沈君的，沒有不酸鼻流涕的。咳！文集中所載的鳴劍詩，邊許多篇數的詩，假使教後世的人讀他，也許可以寒賊臣的膽量，並且躍起邊疆上戰士的馬，興起殺敵的憤慨呢！真是這樣了！他日采訪風俗的使者，出來游覽參觀的，怎能漏下他呢？吾謹謹慎慎的記他，至於文章詞令的工不工，以及能夠當古時作者的宗旨合不合，不是所以拿來論沈君大的方面呢！表所以不論及。」

蔣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蔣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獨以為信也。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主使蔣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志償城，欲使其從者蔣璧從，徑還。

亡璧歸趙，蔣璧從徑還。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

謂情

詳趙之請也秦非欲謀趙其情正欲取趙之璧

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

予璧畏也復懼以稱挑其怒也。此段言止有子與弗予陳說不當既予而復歸

且夫秦

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

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

相如謂趙王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此言趙弗予璧亦無所曲以辨其趙不許曲在趙之詞

夫

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

秦王從相如之言齋成五日設九賓視於庭引相如受璧物不得不與趙城也。作一闕

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

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

也。

既不可以城易璧

大王弗予城而給璧，璧上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

大王之失信。

又不可以璧易信

秦王未必不返璧也。

此段代爲相如說璧可

以還趙而直亦不在秦。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

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僂相如於市，武安君

秦將

十萬衆

壓邯鄲，而責璧與信。

邯鄲

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

獲全於璧也，天也。」

言相如歸璧而獲全無害善乃一時之幸非人力也

若其勁瀨池，

魏王與秦王會瀨池秦王請道玉鼓

柔廉頗，

一旦位在廉頗之右廉頗羞爲之下欲辱相如相如實其進之廉頗自期諒罪卒相與難是柔廉頗也

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周曲全之哉！

餘說

【評語】相如完璧。趙一節，至今凍凍有生氣，固無待後人之贊議也。然完璧歸趙之後，相如得以無恙，趙國得以免禍者，直一時之僥倖耳。故中間特設出一段中正之論，以爲千古大臣保國保身萬全之策，勿得視爲迂談而忽之也。

【白話】蔣相如完璧歸趙一件事，人家多稱贊他，吾實在不敢以爲可信呢。想秦國拿十五個城池的空名，欺騙趙國，並且硬要那塊玉，這時說要拿玉的是實情呢，不是要想窺探趙國呢。趙知道他的實情，就不給他；不得他的實情，便送給他；得他的實情，卻是怕他，那就送給他；得他的實情，卻不怕他，那就不送給他；這是只要兩句說話，就可以解決了。爲什麼既是怕他，卻還要挑動他的怒呢？並且那秦國要玉，趙國不給他，玉兩方面是沒有什麼曲直呢？送了玉，秦國不給他，曲在秦國；秦國拿出城來，卻是玉仍還轉，曲在趙國。想使得曲在秦國，那就不如棄了這塊玉，怕拋棄這塊玉，那就不如不送給他。想那秦王，既然照了地圖送給城池，又設了九寶齋戒沐浴的受他的下，其勢不能不給城。如果送了玉，卻城池不給，相如就可以到秦王面前說道：「臣本來知道大王的不能給城呢，想那塊玉豈不是趙國的玉麼？那十五個城池是秦國的寶貝呢？現在如果大王因爲玉的緣故，失去這十五城，十五城的子弟，大家都要埋怨大王，拿來拋棄吾們像草芥的一般呢。大王弗給趙城，卻是騙取趙國的玉了；因爲一塊玉的緣故，竟失信在天下，臣請求就死在這裏，拿來表明大王的失信。」這樣做去，秦王未必不還那塊玉呢。現在卻怎麼差跟來的舍人，藏了玉逃回去，卻歸直道在秦國，幸而這時候，秦的意思不要想和趙國絕交罷了，不幸當時秦王動了怒，卻殺相如，在市朝上面，武安君領了十萬大兵，壓邯鄲的境界，並且責問那塊玉和失信。一次打勝，相如族滅，二次打勝，卻是那塊玉到底入秦國了。吾所以說道：「相如的能够保全這塊玉的，實在有天保佑呢。」至於他灌池會上，用強硬的手段，在廉頗手上，用柔軟的手段，那是越做越有神妙的手段了。所以能够保全趙國的緣故，上天真在是曲全他麼？」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

輒蹶。

輒蹶二字者，蹶，蹶也。

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

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

傲之，議有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

其才其品，固足增重。

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

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

然竟不偶。

應戰奇一結。

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

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崩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倒，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

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

其所見至此，其所見至此。

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

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嘖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

詩評

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

巾幗，婦人冠也。極抑揚之。

致。此等論其詩是文長公之文印。

是徐天池之文，非漢清所說。

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擬模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

流亞也。

他論

其文。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

不出於越，悲夫！

總承詩文一節
正見數奇不偶

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

婉婉如

蒼勁中媚姿躍出。歐陽公所

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

世論

閒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

世論其甚。文長詩文字
畫皆自性中流出，不假人

工雕琢
者也

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

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

極窮不可
一非之狀

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

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

寧爲玉碎無爲
瓦全可傷可痛

周望言晚歲

詩文益奇。

又挽詩
文鈔

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

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數奇不偶
一語收住

石公曰：「先生數奇

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

聞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

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

哉！

一生則見於世，臣沒則見於
後世，身雖不貴，未嘗不遇也

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

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

難

也。悲夫！

說語亦極
酸歎之致

【評語】文長固數奇不偶，然而致身幕府，爲天子嘉歎，不可謂不遇矣。而竟抱憤而卒，何其不善全乎？非石公識

之殘編短簡中，幾埋沒了古矣。

【白話】徐渭字文長，做山陰的諸生，聲名很好；薛公蕙做浙江考校的時候，奇他的才情，有國士的看待，然而運氣不好，屢次考試，常常不得志。中丞胡公宗憲聽見了，請他做個幕客；文長每次見面，便著麻布衣服，帶黑色頭巾，縱橫談論天下事情，胡公大喜。這時候，胡公督領邊兵，威鎮守東南，著軍服的將士，跪了講話，蛇行匍匐，不敢仰起頭來，卻是文長拿部下一個諸生去驕傲他，一般議論的人，比他做劉真長、杜少陵呢，恰巧胡公得着一隻白鹿，請文長做一張表章，表章上世宗大喜，胡公因此愈加奇他，一切條陳奏章都出他手下，文長自負有雄才大略，喜歡用奇計談論兵事，都屬中肯，看世上一切的事情，沒有可以合意的，然而終究不遇時。文長既已不得志在官的方面，就此放浪，酒裏恣情，在山水中間走，齊魯燕趙的地方，窮竭遊覽，北方的沙漠，他所見的山崩海裂，沙起雷行，雨鳴樹倒，幽的山谷，大的都會，人物魚鳥，一切可怕可嚇的形狀，一切都發揮在詩上。他胸中還有蓬蓬勃勃不能磨滅的氣概，和英雄失路，立腳無門的悲痛，所以他的詩，像是動怒，像是嬉笑，像水勢在峽中鳴叫，像種子從泥裏出來，像寡婦的夜裏哭泣，像旅客的寒夜起來。雖是他的體格，時常有卑下的，然而巧思獨出，有王者的氣度，不是那作婦人態去奉事人家的，所敢比擬呢。文長有卓絕的見識，氣度沈靜，卻是規法嚴正，不拿模仿比擬，損他的才情，不拿議論傷他的格調，轉愈甘棠的一流人物呢。文長既常常不和時調相合，當時所謂文壇盟主的人，文長都大聲呼叱去罵他，所以他的名望不出浙江。悲傷得很呢。文長喜歡寫字，筆意像馬的奔馳，像他的詩，在蒼老有力中間，跳出嫵媚的姿態。歐陽公所說：「妍媚女老，自有餘態的呢。」間或拿他空下來的時候，旁出畫花鳥，都是超然物外，自有風致，到底因為疑心，殺了他的穢室，下獄論死罪。張太史元汴極力排解他，纔得出來。晚年憤恨愈深，假裝顛狂，愈加利害顯貴的人到門上，或者拒絕不納。時常攜了錢到酒店裏，呼下賤的人和他一同飲酒，或者自己拿了刀斧，擊破他的

頭，血流到面上，頭骨都折斷，磨他有聲音的；或者拿了快的錐子，刺他兩隻耳朵，深入一寸多，竟不能死。周望說：「他晚年的詩愈文加奇特。」沒有刻本文集藏在家裏。我的同年有到浙江做官的，託他抄錄，現在沒有到。吾所見的徐文長集，不過殘缺不全的書兩本罷了。然而文長竟因為不能得志在當時，抱了憤恨死亡。石公道：「先生的運蹇不停，就此變做狂疾，狂疾不停，就此下在監獄；古今來文人的牢騷困苦沒有像先生一樣的。」雖是這樣說，胡公是世上少有的豪傑，世宗是個英主，幕中的待遇特別加重，是胡公知道有先生了，表章上去，人主快活，是人主知道有先生了。不過自身沒有貴顯罷了。先生的詩文，崛起一派，一掃近代荒蕪污穢的積習，百代以下自有定論，有什麼不遇呢？梅客生曾經寄我一封信道：「文長是吾老友，患在比人家奇特，人奇特在詩上。」吾說：「文長沒有地方不奇特的呢？沒有地方不奇特的，所以他沒有地方不運蹇呢！悲傷得很呢！」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五人手便讀出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閣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碑點墓嗚呼！亦甚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史公曰：死或電於秦山，或輕於鴻毛，良然。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

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

吳民好義如此，好義如此，好義如此。

題 騎按劍而前，問誰

爲哀者，衆不能堪，扶叱而仆之。

扶擊也。

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

毛一

爲魏之私人，周公之

遠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

一時表勇如見

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諫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

皆吳人於名。卽

今之僮然在墓者也。

其句

然五人之常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

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

豆

而函之，卒與屍合。

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察五人之說

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不能易其志者，四海之大，

有幾人歟？

文情

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

哉？

此言五人之死義爲不顧

且矯詔紛出，拘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

閹亦遂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

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韓宗即位，謂魏忠賢感陽春皇陳忠賢行，或早城知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

韓指魏忠賢

一旦抵罪，或脫身

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

重固何如哉？

將此輩與五人兩兩相比，尤姓在不說然

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

僕

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

人亦得以加其上封，列其姓名於大陸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五人中，唯子推一人，謂五人之不也。

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

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彙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

反掉一說，文勢愈奇。

故予與同社諸

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點出作記。

賢士大夫者，固鄉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點出賢士大夫，大略起作結。

【評語】議論隨敘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盡致，當與史公伯夷、屈原二傳並垂不朽。

【白話】這五個人，實在因爲鬱洲、周公的被捉，激動在義氣死在這上的呢。到了現在，吳郡的賢士大夫，請求在當道面前，就除去魏太監廢祠的地址，拿來葬他，並且立塊碑石，在這墳墓的門前，拿來裹旌他的所爲。咳！也真是難得了！那五個人的死，離開現在，做了墳墓去葬他，這中間的時候，不過十一月罷了。想那十一月的中間，凡富貴的人和慷慨得意的人，他們生病死的，死了埋沒聲名，不足稱道的，也實在不少了。何況在草野中，沒有名聲的人呢？但是這五個人，光榮赫赫的，是什麼道理呢？吾還記周公被捉的時候，在丁卯三月的月半，吾社裏行爲做上人先導的，替他聲名大義，聚積資財，拿來送他的行。哭聲震動天地，逮捕的人提劍上前，問：「那一個是哀憐他的一衆人，不能忍受這氣勢，動手打架，把他打倒地上？這時候大中丞做蘇州撫臺的，是謝忠賢的私人，周公的逮捕就是他指使的，蘇州百姓正在心裏痛恨他，那麼就這這大聲呼叱的時候，大家便鬧起來去驅逐他，中丞藏在廟所邊，籬笆下面，逃免個死。後來吳民的擾亂，請朝上發令查辦，按了法律，誅戮五人名，叫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浩、周文元，就是現在高高的在墳墓中間的呢。然而五個人當臨

刑的時候，意氣揚揚飛騰，呼中丞的名字去罵他，談談笑笑，從容的就死，斷頭放在城上，顏色沒有一些變動。有賢士大夫，拿出五十金，買五人的頭，藏在水匣中間，到底和屍合葬，所以現在的墳墓中，完全是五個人呢。魏太監的亂，大人先生，能够不變他志向的，四海這樣的大，有幾個人呢！卻是那五個人，生在編氓行伍的中間，素來不聽見詩書的教訓，激昂慷慨在大義上，走到死路上，自己不顧，也爲什麼緣故呢？並且假的上諭，紛紛傳來，牽引同黨的逮捕，滿布天下，到底因爲吾吳郡的發憤一擊，不敢再有株連窮治的慘事發生。魏太監也伸伸縮縮的，怕大義非常的謀略，難在驟然的發生，到了聖人出來，魏太監就弔死在路上，不能不說是五個人的力量呢。從這樣看來，那就現在的高爵顯位，一旦抵了罪，或者脫空身子逃走，不能容納在遠近地方，且還有剪了頭髮，閉了門戶，假作顛狂，不知道走向那裏去的，這羞辱的人，卑賤的行，比較五人的死亡，輕重究竟怎樣呢？所以蘆洲周公，忠義顯白在朝廷，天子贈他美顯的諡法，榮耀在身後，那五人也能够加上他的墳墓。凡是四方的人，過他墓前，沒有不拜跪並且哭泣的，這真是百代的遭遇呢！不是這樣，如果這五個人保全他的頭顱，拿來老死在戶屬的下面，拿來盡他的天年，人家多能够拿奴隸差使他，怎能屈豪傑的一流，挽了手腕的，在墓道上太息，發他志士的悲傷呢！所以吾和同社的許多君子，哀這墳墓，只有一塊碑石，因此替他做篇記也，拿來明白生死的大，匹夫的有重在國家呢。所謂賢士大夫的人，就是閻、顧、名、因、之、吳、公、太史、字、文、起、的、文、公、和、孟、長、姚、公、呢。